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读报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元

小神厨
造梦旅馆
文艺青年相个亲

2020.3
【上半月】
总第552期



王春秋作品选



王春秋简介

王春秋，又名炅秦，号邀月草堂主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国画院院士，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

早年随周宾恭先生学画，后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受业于著名画家黄均、潘洁滋、陈谋、姚有多，被黄均收为入室弟子。作品《秋风纨扇图》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女特警队员（国画）

昭君出塞（国画）

西游记（国画） 王春秋 / 作

乞丐

◇文/戴玉祥　图/段明



伍中去宾馆见小艳。

路过街角，发现一个乞丐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伍中一激灵打个寒颤，心也慌乱起来。干脆拐上另一条街，绕到宾馆偏僻的后门。没想到，幽灵一样的目光早已等在那里。伍中害怕起来，觉得这个乞丐像是知道自己去宾馆要见谁，转身走了。

小艳在宾馆里等急了，打伍中的手机。

伍中说："小艳，到此为止吧！"

小艳呜呜地哭起来，伍中劝了几句，把手机挂了，再也没和她联系过。

几天后，伍中拎着皮箱去银行，路过街角，发现一个乞丐目光直勾勾地盯着他。伍中一激灵打个寒颤，心也慌乱起来。干脆拐上另一条街，绕到远一点位置偏僻的银行。没想到，幽灵一样的目光早已等在那里。伍中害怕起来，觉得这个乞丐像是知道自己去银行要干吗。转身要走，乞丐说了话。

"等等！"乞丐的声音非常有震慑力。

伍中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硬着头皮抽出一张百元钞票扔了过去。乞丐捡起，又扔给伍中。伍中明白是嫌少了，便随手打开皮箱，拿了沓钞票，放到乞丐面前。

乞丐目光如炬，扫了一眼伍中，又把钱扔给他。

这下，伍中害怕起来——

伍中说："你……想要多少？"

乞丐说："一元不嫌多，一角不嫌少，都行。"

伍中蒙了，摸出一元钱放到乞丐面前。

伍中说："你怕钱多？"

乞丐忽然神秘地笑笑，说："一个乞丐，一次能讨到一元钱就很不错了，多了，可是要惹来杀身之祸的，你见过天上掉馅饼吗？"说着将布袋子背到肩上，走了。

剩伍中愣在那里。

后来，伍中将那些钱退给了建筑商。七号办公楼，公开招标修建。

年复一年，伍中再没见过那个乞丐，但始终坚持着不受贿，按规章制度秉公办事，因为清廉，他被提拔做了市长。

上任后，他修建了一家福利院，将那些流浪街头的乞丐，安置到里面，组织学习，传授技能。

一天，伍中到福利院看望那些流浪汉，没想到竟见到了当年那个乞丐。

伍中握着乞丐的手——

激动地说："我伍中能有今天，都是老哥你的提醒呀！老哥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乞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伍中想了想，说："我要求恢复我外星人的身份。"

这时，院长在旁边小心翼翼地说道："他可以学习技术做些简单工作，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

"什么，他有病？"

他的病却是自己的药，伍中忽然一身冷汗。

选自《喜剧世界》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3（上）【总第552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乞丐　戴玉祥　1

拍案惊奇

惊悚停尸房　修晓丽　4
画中局　刘津东　8
断碑　于小渔　10
小神厨　于德北　14
斗风筝　王应良　17



惊险故事

魔鬼肯尼　孔燕　20
一双翡翠筷　郁林兴　23
黑狼　林华玉　26
一箭双雕　曾丛莲　28

世说新语

家门口的陌生人　九马　31
祸起刀疤　晓晓　33
砸白菜　陆惠明　35
你说幸运不幸运　宋炳成　37
让你看个够　马奕彦　38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宝中劫 流苏 42
温泉惊魂 46
人算天算 白驰 48

开心岛

抓贼 张卫红 51
闹趣 大饼 52
文艺青年相个亲 黄久辉 53

异度空间

勾魂骨 许建立 55
荷仙 邢东 59
绝不放过你 曾子健 63
造梦旅馆 王祉璎 64



古今异事

回乡 莫言 66
找马奇遇 晨曦 68
老信差迷走金竹寺 70



侠客传

看剑 啸歌九天 72
壁虎漫步 刘金龙 75
谁来杀我 李远见 79

故事段子

婚礼变奏曲 胡英 19
照片 22
美食家 侯长喜 25
考虑周到 余人 58
穷亲戚 67
一碗米粉 佚名 71
自投罗网 张静娟 74
没白费功夫 乔凯凯 78

八戒笑坛

五年级水平 等 40



惊悚停尸房

◇文/修晓丽　图/段明

一

一连好几天，火葬场的门卫老王头都感觉心里发毛。那天晚上，他拎着大手电，准备照例巡视一圈，再回屋喝点酒睡觉。

走到后院，他突然发现，有一间平日里亮着灯的停尸房漆黑一片。那是一间专门停放无主尸体和因交通肇事打官司一时半会儿没有结果的尸体，大铁门十天半个月都不开一回，所以，老王头叫它“老鬼房”。

这里的灯一般是常明的，可一连几天了，一到天黑灯就灭，别的停尸房都亮着灯。

老王头就奇怪了，决定和领导汇报一下。

别说，领导还很重视，主要是怕停电尸体会毁坏了，可电工一检查，线路完好，一切正常，当场开灯，一片雪亮。

电工不愿意到老鬼房干活，嫌晦气，就怪老王头多事，说他是老眼昏花，疑神疑鬼。老王头有苦说不出，难道自己真的是看花眼了？

从此，老王头不敢再提了，怕人家嫌他多事。不提归不提，可老王头心里还是放不下，晚上出来老忍不住用手电照一下。

这天半夜，老王头醉醺醺地出来撒尿，就听到后院有动静，他战战兢兢地提上裤子，往后院走，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壮着胆喊：“有人吗？快出来！”喊完自己都害怕，这地方能有人吗？真要有人出来，吓死的一定是他老王头。

还是那间老鬼房，老王头分明看见屋里

有亮光一闪，随着自己的喊声又灭了，好像还听到里面有动静。

这不是闹鬼了吗？老王头毛骨悚然。

后院阴森森的，连树叶的影子都不动，诡异地映在昏黄的灯光里。一阵风吹过，树叶突然“哗啦啦”地响起，像有人在怪笑。

这时，老王头好像听到老鬼房里大铁门“吱呀”响了一声，那声音好像是人被辗轧时发出的痛苦的喊叫。老王头吓得两腿打颤，转身就往回跑。

回到屋里，老王头赶紧插门，蒙头便睡。可怎么也睡不着，老感觉门外有人。正迷糊的工夫，门忽然“吱呀”一声开了，一个人背朝着他进来说：“给口热水喝吧！”

老王头屋里难得来个人，他赶紧下地倒了一大茶缸子热水说：“你坐下慢慢喝。”

那人背朝着老王头说：“我喝完就走。”

老王头搭讪着：“深更半夜的你着什么急啊！你是谁呀？哪儿的人？”

那人边喝边说：“我和你是一个单位的。”

老王头笑了：“你净说瞎话，我在这儿打更五年了，一个单位的人没有我不认识的。你转过脸来我看看你是谁。”

那人说：“我才来半个月，你不认识我。”

老王头很好奇，就歪头看那人，那人总是躲闪，而且，喝水的声音特别怪，好像拿吸管吸水的声音，细细的。趁他往桌子上放水杯的时候，老王头猛一扭头看清楚了：天啊，那是一张什么脸啊！鼻子、嘴都是窄窄的一条线，好像一张面饼，那眼睛一只在面饼上面，一只在下面，舌头还出来了，整个一个鬼脸啊！

老王头吓得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揉揉眼睛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噩梦。可桌上真有半缸子水，还有点热乎，不知道是自己忘了喝还是刚倒的，吓得他再也不敢睡了。

二

一连几天，老王头都感觉心里堵得慌，想找个人说说，可又不敢，怕人家笑话他胆小，说他老了，不用他了……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可以和自己唠唠心里话，就是介绍自己来这里的张成。

张成上大学之前是和老王头一个村子的，按辈分要管老王头叫五舅，这小子今年都三十五了，也在火葬场上班，可还没有成家。说来也是奇怪，张成好胳臂好腿的，人又憨厚老实，怎么就单着呢？听说他以前处过一个对象，两人好得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分手了。

下午四点多，老王头买来猪头肉、熏大肠、花生米、酱鸡爪子，还有两瓶二锅头，准备和张成好好喝一杯。

他悄悄来到后院，在鬼屋旁边化妆室的休息室里找到张成，告诉他下班以后到门卫室来，爷儿俩喝一杯。

“五舅，我不喝了，我晚上有事。”张成推辞说。

老王头急了：“成子，你不给你五舅面子是不？你有个屁事啊？和我一样是个光棍，回家不也一个人吗？就当陪五舅我了，行不？”

“可我不会喝酒啊，再说我心情不好，也不想喝。”张成还在推辞。

老王头乐了：“小子，你说对了，就是因为心情不好咱爷儿俩才要喝一杯，这叫一醉解千愁！对了，我还有话和你说呢，我在门卫室等你啊。”

老王头回门卫室了，他知道张成平日里根本不喝酒，谁家有事他也不去，怕人家忌讳。老王头又出去买了几瓶啤酒预备着，都藏在了床底下，等喝完酒再煮点儿面条，齐活！

天黑了，老王头把大门一锁，和张成开始喝酒。

一看老王头准备的晚餐这么丰盛，张成很不好意思，说：“五舅，您太破费了！”

“哪儿的话啊。来，成子，五舅敬你一杯。要不是你引见，我能在这儿干活吗？有吃有喝的。快尝尝正宗的猪头肉和熏大肠，味道很地道的！”老王头两杯白酒下肚，眼睛放光，他发现，张成很有酒量，几杯啤酒下肚什么反应都没有，就说：“成子，换白的，不喝那个了，像马尿似的，没劲，喝多了还要去撒尿！碰上闹鬼还吓人！”

老王头给张成倒上白酒，张成笑了：“五舅，您不是号称王大胆吗？怎么也怕鬼啊？”

“嘿嘿，那是年轻的时候……对了，成子，你念过书，你说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啊？”

张成看着老王头反问：“您说什么呢？”

老王头添枝加叶地把这几天的怪事和张成一一道来，最后问：“成子，那老鬼屋就在你那化妆间隔壁，还有门通着，你没发现什么吧？”

张成没说话，一仰头把白酒喝下半杯，然后神秘地一笑说：“五舅，要说，这世上还真的有鬼……”

老王头一听吓坏了，“真的？我那王大胆的外号是年轻的时候和他们吹牛皮的，你不要吓唬五舅。”

“没有吓唬你，我给你讲个真事吧。”张成说，“上学的时候，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半夜上卫生间的时候，突然一声惊叫，昏死在卫生间里，醒来后一个劲儿地喊鬼！鬼啊！问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后来送到了精神病院……”

老王头听得脸都白了，赶紧低头喝酒。张成继续说：“听说，屈死的鬼是要找替身的，这个大院里每天烧那么多人，也许就有屈死鬼啊！”

窗外突然一道闪电，下起了大雨。

三

那天喝过酒后，老王头干脆就很少去后院了，可不知道为什么，张成却眼见着瘦了，连眼圈都发黑了，脸色灰蒙蒙的。

有一天早晨，老王头明明没看见张成上班，可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出现在大厅里了。莫非晚上没有回去？老王头想想又笑了：怎么可能，那不是有病吗？化妆室边上是有个休息室，可谁敢在那里睡觉啊！

领导告诉老王头，让他晚上把老鬼房门前的草拔拔，半个多月前送来的那个交通肇事的尸主案子结了，明天要火化。趁天没有黑，老王头赶紧去拔草，免得天黑了害怕。

老王头正在拔草，突然，他听到老鬼房里面传来哭声，开始是呜呜咽咽的，不一会儿就变成很压抑的号哭，好像还堵着嘴，听得人毛骨悚然。

尽管老王头在火葬场听惯了哭号，可这哭声来自根本没活人的老鬼房，能不让人害怕吗？老王头撒腿就跑，边跑边想：妈的，明天就和领导说，不干了，这个地方还真闹鬼了！还要提醒一下张成，也转个单位吧，这小子最近总是蔫头耷脑的，不会是让女鬼给缠上了吧？

第二天，天还没亮，火葬场就涌进一大伙人，原来二十天前那个交通肇事的案子判完了，今天火化老鬼房里的那具女尸。那女尸才二十多岁，还有一个刚刚三岁的孩子，真是可怜。

女尸的家属早早过来，是为了让化妆师给尸体化妆，让亲人遗体告别时不太难受。两个女人躲在门卫室外唠嗑：“李姐，一会儿遗体告别的时候我不过去了，实在是太害怕了。”“是啊，我也不想看，出事那天我就看到了，脸都轧扁了，怎么化还不是那样？惨啊！”

听了她们的谈话，老王头忽然想到自己头几天做的那个噩梦，才恍然大悟，难怪梦到了那么吓人的鬼脸，是因为送来这具女尸时，自己当时看了一眼，结果就深深印在了脑袋里。

不一会儿，开始遗体告别仪式了，结束

后就要推入火化炉中。可遗体告别结束后，家属群里一片嘈杂，原来女尸的妈妈非要见见给女儿化妆的化妆师不可。工作人员解释说："您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可以转达，化妆师刚忙完，在休息。"可那女人哭着非要见化妆师一面，不让见人就不入炉！

张成很快被找来了。一见面，张成刚叫了一声"阿姨"，那女人就扑上来抱住张成号啕大哭，吓得大家纷纷搀扶劝解。老王头怕张成吃亏也赶紧凑上来拉扯，可那女人断断续续的话让大家听得一头雾水："谢谢你，孩子啊，没有白好一场，你让她体体面面地走了，你也送送吧……"

老王头看了一眼女尸，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鲜花丛中的女人仿佛只是睡着了，漂亮动人，一头乌发，长长的眼睫毛，还戴着耳环、项链，就像睡着了一样，比照片上还年轻、漂亮！他奇怪地发现，张成手扶灵车，也是满脸泪水。这是怎么回事？

送葬的人们议论纷纷地走了。老王头来到张成的化妆室，只见张成手里捧着一张年轻姑娘的照片在哭，那声音和昨晚老王头在老鬼房门外听到的一模一样。

老王头有几分明白了，问道："成子，她是？"

"五舅，她就是我处了两年的女朋友，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干的是抬尸工，她妈妈宁死也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们只好分手了。没想到，才五年啊，她就走了，还是这样的走法。那天人一送来，我一看名字就傻了，真是她啊……可我还是认出了她。这些天，这些天……"张成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老王头恍然大悟，接着说："这些天下班后，你根本没有走，天天晚上把那屋的电闸拉了，让尸体稍稍解冻，然后，半夜三更把尸体抱到你那化妆屋里，一点点地给她修复。头发和首饰都是你给她买的，对吗？"

张成说："您怎么知道的？"

老王头说："我知道个屁！我差点没让你给吓死！我还打算和领导说不干了呢，没想到是你小子捣的鬼！你还讲鬼故事吓唬我！"

张成苦着脸说："我不是故意吓您，是这件事不能让领导知道，死者家属没请我修复，按规定我是不能私自修复的。可她毕竟是我爱过的人啊，我就用棉花一点点地撑开、填充她轧扁的脸，每天都要花细功夫……再说，那故事我还没讲完，我那女同学看到的根本不是鬼，是……"

老王头一摆手，"我不想听了，我明白了，世上根本没有鬼，是活人心里有鬼，都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成子，别难过了，一辈子打心里喜欢过一个人就没有白活，你对她够意思！今儿晚上，咱爷儿俩再好好喝两杯！"

选自《民间文学》2019.11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人：邢国琳0311-87065018；安立芬0311-87046170。

画中局

◇文/刘津东　图/段明



明朝初年，苏州城里有个商人叫李擎苍，靠买卖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积攒下一份家业，并在城西湖畔斥巨资造了一座豪宅。

这天，李擎苍听闻京城名捕马洛回乡探亲，便以故交之名请他来家中饮酒叙旧。李擎苍把酒宴设在后花园的湖心亭里，这里只有一条长廊可以通行，风景不错，又非常安静。二人推杯换盏间，李擎苍说道："贤弟，你从小就好打抱不平，长大了又成了名捕，除暴安良。来，敬你一杯。"

马洛也举杯笑道："惭愧惭愧，名捕可不敢当。倒是李兄从小就有神童之称，九岁写诗，十岁作画，远近闻名。"

李擎苍喝完杯中酒，摆摆手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只可恨没能考取功名，光耀门楣啊！"

喝到半酣，李擎苍发现壶中已空，就叫来一旁伺候的家仆："李福，你去西院的酒窖里，把那坛十年的状元红取来。"李福离开后，李擎苍也晃悠悠地站起来对马洛说："贤弟，你稍候片刻，我去方便一下。"说完他就沿长廊向北走去。

过了一会儿，见李擎苍还没回来，马洛有些担心，便起身去寻。走出长廊不远，再穿过一片林子，就是茅厕了。马洛轻推了一下门，发现门好像从里面闩住了，他轻声喊了两声"李兄"，却无人应答，便只好

回到湖心亭。

此时，李擎苍早已返回，见到马洛愣了一下，很快站起来说道："贤弟，你轻功了得，这是从何处晃了一圈啊，吓了我一跳。"

马洛笑着说："李兄又说笑了。"这时，李福也回来了，他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坛美酒和一盘香喷喷的松鼠鳜鱼。李擎苍忙招呼道："贤弟，快来尝尝我这府上的松鼠鳜鱼，味道可好？"马洛也不客气，吃了一口后，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李兄，前几日苏州知府顾大人是否从你这儿买过画？"

李擎苍说："顾大人来是来过，但没有买画，而是拿了一幅宋朝的《溪山楼观图》让我鉴别真伪，我仔细看了，倒是燕文贵的画作。"然后他又压低声音说："听说顾大人想把这幅画送给朝里的王公公……"

马洛"哦"了一声，正想接话，忽然看见岸边的一间屋子着了火，火苗迅速地从窗口蹿出来，黑烟也在上空翻腾。李福惊叫道："老爷，不好！是小人的房间着火了！"说完，他撒腿就跑去救火，马洛和李擎苍见状，也急忙跟了上去。还好发现及时，火很快就被扑灭了。

马洛走进失火的房间，看到屋内陈设简单，却明显被人翻过，抽屉和被褥也散落了一地。他很快锁定了火源，是一支被人从烛台上拔下来的蜡烛，被点燃后放置案头，蜡烛燃尽后引燃了桌子。

李擎苍听了马洛的分析后，生气地说："李福，你快带人把这里收拾收拾。今天有贵客，我暂且不细究，但凡我查到是谁搅了酒局，还差点烧了宅子，我一定不轻饶！"然后他转身对马洛一脸歉意地说："贤弟，实在对不住，现在已无大碍，咱们继续饮酒吧。"马洛点点头。

回到湖心亭，二人再无心喝酒。马洛沉吟片刻，抬头对李擎苍说："李兄，你刚才说去茅厕方便一下，其实并没有去，对吧？"

李擎苍微微一愣说："贤弟，此话从何说起？"

马洛微笑了一下，站起身来说："李兄，不妨先跟我一起去找一样东西。"说完他就向茅厕走去。

到了茅厕，马洛推门进去，李擎苍也跟了进去。马洛仔仔细细地上下查看，终于发现有一块墙砖稍稍突出，就踮起脚尖，把那块砖轻轻抠了出来，再伸手进去，取出了一个用布包着的卷轴，然后马洛也不解释，和李擎苍又返回湖心亭。

马洛把布打开，把里面的卷轴交给李擎苍说："李兄，你应该在找这个吧？"

李擎苍满脸诧异地接过来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幅《溪山楼观图》。

马洛解释说："刚才我勘察过了，李福的房间在起火前，有人去过，应该是翻找某样东西，然后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又故意纵火。凶手利用了蜡烛燃尽的时间，巧妙地洗脱了自己的嫌疑。"说完他看了一眼李擎苍，继续说道："而且这把火目的还在于打草惊蛇，想让李福匆忙中把自己重要的东西从火中抢救出来，可是我们都看到了，李福只拿出了自己的一些银两和衣物。"

李擎苍张口结舌地说："贤弟……即便如此……又说明什么呢？"

马洛摇了摇头说："你向来喜好杯中之物，书房之中便有几坛好酒，但你却要李福舍近求远去别处取酒，明显是为了支开他。"马洛又指着李福说："你应该觉察出你家老爷会去找这幅画，就先一步回房取了并藏于茅厕，再去取酒端菜。"

马洛又转向李擎苍，说道："李兄，可是问题就巧在，李福拿画藏画，你去找画，我去找你，三人都相互错过了没有碰上，只是我在找你时，茅厕的门被人在里面上了闩，想必是李福正在藏画。"

听到这里，李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道："二位老爷，请饶命！我家中老娘病重，无钱看病。我想老爷这儿字画多，先借

一幅去当铺当了，等治好我娘的病，再存钱把画赎回来。我见这幅画不是挂着也不是摆放在书架上，而是置于墙角，就自作聪明认为不是什么名画，想当些银子给我娘治病，就……”

李擎苍叹了口气说：“贤弟，实不相瞒，我初出茅庐时重金收了一幅《溪山楼观图》的赝品。前几天顾大人带了真画来，被我一时财迷心窍用假画掉了包。不承想真画昨天不见了，我寻思只有李福出入我的书房，但又无凭无据，也不知道他把画藏在什么地方，就想出了这么个主意……”

马洛扶李福起来，掏出五两银子递给他说：“你也是一片孝心，但再也不要干这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又对李擎苍说：“画也找回来了，你就别怪罪李福了。”

李擎苍忙点头说：“好好，就听贤弟的。贤弟与顾大人熟络，这幅真画就拜托贤弟了，请千万要帮我美言几句把假画换回来。有劳贤弟了。愚兄事后再谢。”马洛点头说好，接过画轴就离开了。

自从马洛走后，李擎苍就天天盼着马洛的消息。

这天，李擎苍正在家中，有人登门说受马洛之托来送个东西。李擎苍打开一看，有一封信和一幅画。马洛在信中说道：“李兄，那日离去后，我始终觉得此事有什么地方不妥，后来发现破绽有二：一是放火引蛇出洞，如果真画在大火里付之一炬，你怎会舍得冒此风险？二是若顾大人手上是假画，为何不能任凭大人处置，反而是李兄一定要把它换回来呢？恐怕你费尽心机想要换回来的才是真迹吧！你设下这个局等我来钻，我若信了你，用赝品换了真作，你可就大功告成了。如今你的大作我已收下，作个纪念，也奉上一幅在下的拙作以示感谢。”李擎苍定睛一看，只见马洛画的是三国故事里的《蒋干盗书》，还附了一首打油诗：“李兄计谋赛周郎，幸亏我比孟德强。还好识破连环计，没被假画骗一场。”

原来，那天顾大人拿着《溪山楼观图》真迹来找李擎苍鉴别，李擎苍爱不释手，事后竟凭着记忆和高超的画技，画出了一幅足可以假乱真的赝品来。在得知马洛在苏州探亲，而马洛又与顾大人熟识后，李擎苍便动了坏心思，想要利用马洛“帮忙”换得真画，但终究还是被马洛识破了。

选自《故事会》

明朝正德年间，北直隶通县张家湾出了个能人，名叫刘九章。刘九章天生聪明，一学就会，过目不忘，15岁考上童生，18岁中了秀才，21岁中了举，意气风发地到京城参加会试，也金榜题名。刘九章家离京城近啊，他一看中了进士，就高高兴兴地回家等消息了。

再说朝政被大太监刘瑾把持着呢，他可是个贪心的主儿，不放过任何捞钱的机会，这任命官职当然是最好的时机，他哪能放过呀，看谁送的钱多就给谁个肥缺。等了许久，也不见刘九章来送礼，他一生气，就让刘九章当了个旧县知县。

刘九章得着信儿，真是又急又气。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大的本事，居然给派到那个穷县去当了个七品芝麻官。他懒得去上任，接了告身和官印，却终日在家中饮酒。

这天，他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位五十来岁的干瘦小老头儿，一双眼睛却熠熠有光。他自称名叫范德光，乃是旧县的县丞，到张家湾来，就是特地请刘九章去上任的。刘九章怏怏地说：“我近日身体不好，待身体好了，再去上任不迟。”

范德光不慌不忙地说道：“我原本也不想打扰大人的，可我听到小道消息，说皇上想到江南去游历，那

断碑

◇文/于小渔　图/段明



就要经过我们县。若是皇上得知你未上任，只怕会治罪呀。”

一听这话，刘九章给吓得跳起来，简单收拾了几件衣裳，就跟着范德光去上任了。

来到县衙外，刘九章见凉亭里立着块青石碑。碑是新打的，还一个字都没刻。刘九章就问范德光，这块碑是怎么回事。范德光犹疑着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早先，这凉亭中是空的，可两天前的早上，他忽然发现凉亭中立了块石碑。问过了更夫，也没见到是谁立的，更想不出能有何用。刘九章看了看那块碑，觉得有几分诡异。

到任后的几天，刘九章走遍了属地内的村村镇镇，也了解了本地的风土人情，更是失落。这旧县坐落在平原上，土地肥沃，盛产粮食，但除了粮食，就啥都没有了。自己的满腹才华，就要被这里的黄土埋葬了。刘九章越想越泄气，整天沉迷于饮酒中。

这天早上，刘九章还睡着觉，范德光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惊慌失措地说道：“大人，大人，你快去看呀！”刘九章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问道：“什么事啊？”范德光结结巴巴地说：“那块青石碑，骂你呢！”刘九章惊得跳起来：“你说啥，石碑会骂我？”范德光只顾着点头，却说不出话。刘九章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跑出县衙去看那石碑。

石碑当然不会开口骂人，但却刻上了字。字很简单，刘九章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若是让上面看到了这些字，他哪里还有命在？他跑回县衙，寻了个铁锤，来砸石碑。砸了十几锤，那石碑就断裂了。刘九章还嫌不解气，又把刻字的半截石碑砸成了粉末，这才停了手，对着围观的众人喊道：“谁再敢胡言乱语，可别怪本官不客气啦！”

三天后的早晨，凉亭里又立起了一块青石碑，碑上刻着字：知县刘九章到任二十九天，每日酗酒，不理政务，砸毁石碑，妄言报复。刘九章看了，气不打一处来，又抡起铁锤，把石碑砸碎。可是，他也不知道是谁立的石碑，跟百姓们发威也没用啊，他决定先查出立碑者。

晚上，他就躲在门后，偷窥着门外的动静。

接连看了两宿，都没异常，半截石碑立在那里，静静的。第三天夜里，他强打精神，仍是躲在门后。刘九章本已十分疲惫，不知不觉间，就闭上了眼睛。耳听得三更鼓响，范德光忽然惊慌地叫道："天哪，闹鬼啦！"他竟跪倒在地，冲着外面磕起头来。刘九章隔着门缝一看，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见半截石碑，正从半空中飘飘悠悠地飞过来，然后稳稳地落在了那半截石碑上。刘九章怎么会信？他揉揉眼睛，凝神看去，凉亭中的石碑又是一整个了，这不由得他不信了。

范德光磕完了头，虔诚地祷告着："菩萨啊，你就饶过我们吧。我们知错了，再也不会砸石碑了。"刘九章把他拉到后堂，一个劲儿地给他行礼："范叔，你快帮我想个办法吧。上头看到这块碑，我就得被治罪呀。这碑又砸不得，你说该怎么办吗？"范德光想了一阵子，忽然说道："眼下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刘九章忙着问道："什么办法？"

范德光说，民间有句话：玉石碑，青石碑，都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只要你当好了官儿，赢得了老百姓的好口碑，那石碑上的字自然不攻自破。如果上面看到那碑文就要治你的罪，我自可组织全县百姓来给你求情。刘九章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只能如此了。

第二天一早，刘九章就开始升堂问案了。

用了五六天的工夫，刘九章就把几起积案审结了。他饱读诗书，自然知道要想当个好官赢得老百姓的口碑，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带着范德光，再次深入县境，可半个多月下来，仍是一无所获，让他愁眉不展。

这日行得晚了，赶不回县衙，就在村中借宿。刘九章看月色皎洁，就信步走出院子，沿着村中的土道走着。出了村子，就是运河。此时，月在中天，河中有一轮倒影。范德光也悄悄跟了来，塞给他一个酒葫芦，劝道："大人，你也别太心焦。咱这地方，唉，难有作为呀！"

刘九章喝了一口酒，说道："我倒没想着有什么大作为，只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范德光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可咱旧县，除了黄土地和这运河，就一无所有了。"

刘九章也喃喃地念叨着："黄土地……运河……"可他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黄土地上除了能种粮食，还能干啥。唉声叹气了半夜，他和范德光喝到半酣，只得回农家住了，浑浑噩噩地睡去。

一连在乡下转了十来天，他还是一无所获，只好怏怏地回到县衙。快走到县衙时，远远地就看到凉亭里围着一群人，正对着石碑指指点点，还小声说着啥。他心里不觉一怔，大步走进凉亭，百姓们见他来了，慌忙让开。刘九章凝神看去，却见石碑上的字不见了，却刻上了一幅画，那画上只有一个瓜。

那瓜圆圆的，有拳头般大小，瓜上有几道皱纹，瓜蒂上还留着一片瓜叶，倒是很灵动。刘九章叫过范德光，问他可认得这瓜。范德光小声说道："大人，这是咱们旧县特产白沙蜜啊！"刘九章一愣："白沙蜜？我怎么没听说过？"范德光窃笑着，小声说："这瓜是藏着种的，不能让大人看到啊！"

刘九章觉得这事儿很新奇，连县衙也不进，就让范德光带他去找这瓜。范德光只好带路。他们出了城，来到邻近的一片庄稼地里，却见庄稼中，有丈把宽的一片地方，种着瓜。刘九章扒拉开瓜叶，见到瓜蔓上长着几个瓜，正跟那青石碑上刻的一模一样。他摘下一个来，掰开了，咬上一口，顿觉满嘴都是瓜香。他不觉脱口叫道："好瓜，好瓜啊！此味只该天上有，何时飘落到人间啊！"三两口，就把半个瓜都吃完了。这时，他才仔细地端详手中那半个瓜。只见这瓜白皮白肉黄橙橙的瓤，吃到嘴里，微微带沙，却甜如蜜，真应了那个白沙蜜的名字。这半个瓜，他却



吃得很仔细，越品越是香甜。

吃完了瓜，他看着范德光，惊疑地问道：“这么好的瓜，为什么要偷偷地种呢？若是大量种了，拿到市上去卖，必然会很受青睐，更能卖个好价钱啊！”

范德光跟他讲，太祖留下了规矩，祖上是做啥的，他家世世代代都要做啥，不然，就是犯法，要拿去治罪的。而这旧县，原本多是粮户，也就要世世代代都种粮。十多年前，有一个西域来的使团，乘船进京拜见皇上，行至旧县附近的运河时，忽遇狂风，船体倾斜，船上的许多物品都掉进了河里，其中就有两袋白沙蜜。白沙蜜掉进河里就散了，也没办法打捞，使团只好丢下走了。村民捞起白沙蜜，感觉特别好吃，就留籽种下，之后就扩散开了。但百姓们都是粮户，也只能偷偷种几棵，结的瓜都自己吃了。

刘九章沉吟片刻，忽然说道：“此瓜名为‘粮’。”

范德光愕然地睁大眼睛，结结巴巴地问道：“大人，你说……你说啥？”

刘九章重复道：“此瓜名为‘粮’。”

范德光也是个聪明人，瞬间就明白了刘九章的用意，拍手道：“妙啊，妙！”

很快，百姓们就都传开了，这种白沙蜜的学名为“粮”，而他们都是粮农，粮农种“粮”，天经地义啊。他们再也舍不得吃那些瓜了，都让它们熟得透透的，来年好做瓜籽。

从那以后，旧县的很多粮农都开始种白沙蜜了。这白沙蜜品质上乘，细腻甜蜜，一到市上，很快就被抢空。白沙蜜的价格一涨再涨，百姓们乐得嘴巴都快合不拢啦。

范德光年岁大了，申请退休。刘九章特意备了一桌酒席，为他送行。两个人虽然年龄差着不少，但私交很好。几杯酒下肚，话匣子也就打开了。范德光犹豫了片刻，还是说道：“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不然，我会心有不安。”

刘九章一愣，问道：“大伯，何事啊，看你神色还如此凝重？”

范德光说道：“那块青石碑，是我专给你立的。”

刘九章惊得说不出话。

范德光接着说，当年他听说吏部已任命了刘九章到旧县来当知县，但刘九章自恃才高，才给了这么个没有前途的小官，心里郁闷，迟迟不肯上任，他只好亲自去请。他料到刘九章上任后也不会好好干活，那倒霉的就是百姓们了。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给刘九章建块劣迹碑，以此来要挟他。于是就在凉亭中竖了那块青石碑，然后在上面刻了刘九章的劣迹。

刘九章一怒之下砸断了石碑，还要偷窥是否还会有人刻写他的劣迹。范德光灵机一动，又刻了半截石碑，先藏于一侧，再用灰纸糊了半截石碑的样子，用绳索从树上放下来，夜里看去，就如从空中飘来一样。趁着刘九章吓跑的工夫，再用石碑换下纸碑。刘九章以为这是神旨，不敢再违拗，倒真想做事了。但刘九章毕竟是个书生，面对田野，想不出好办法来。范德光早就想到百姓们可以靠着种白沙蜜赚钱了，就在石碑上刻了一个瓜，点醒刘九章。刘九章聪明绝顶，居然给白沙蜜取名为“粮”，允许百姓们大量种植，也算完成了他一个心愿。

刘九章愣了愣神，忽然开怀大笑：“好你个县丞，竟把本官当木偶耍了！”范德光愧疚地说：“看着乡亲们受苦，我实在心有不甘呀！”刘九章端起一杯酒，大声说道：“大伯，我敬你！”

两个人干了一杯酒，刘九章又倒上一杯：“大伯，若不是你点醒我，我还是那个消沉的酒鬼呢，又怎会有今日的荣光？”他跟范德光的酒杯碰了一下，一仰脖，一杯酒喝了个底朝天。就在这一瞬，他对官职的认识，又重了几分……

选自《故事林》



小神厨

◇文/于德北　图/段明

四海酒楼生意好，是因为四海酒楼的菜好；四海酒楼的菜好，是因为有一个好厨子。这个厨子叫香十三，他的年纪刚好是十三岁。

香十三的菜好，自不必说，从选料到改刀，从上勺到出锅，急火慢火，冷汤热汤，一点儿也不马虎。即使是一个脚夫要了一碟炒香干这样的小毛菜，他也烧得极其考究。至于什么色香味，辫子巷两边的墙都有话要说。

香十三是个孩子，是孩子难免有顽皮的时候。他来四海酒楼的第一天，就站在辫子巷雪白的墙边发了好一会儿呆，最后跑到老板那里要了一支秃笔，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字：好香。

那以后，四海酒楼的门口就常备了笔墨，每一个有兴致的人都会对香十三的菜有一番评说。其中最幽默的一条是关外的一个秀才写的：我的大牙哪儿去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大牙哪儿去了。也许掉到菜盘子里去了。香的！

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是唐朝一个姓孟的诗人定的规矩，每个想去扬州的人都把这句话奉为金科玉律。农历三月十九这一天，四海酒楼来了两个装束奇怪的客人。一个个子极高，一张脸阴森森的，没有一丝微笑；另一个个子极矮，倒是个爱说爱闹的主儿。

他俩走进四海酒楼的时候，正是晌午，四海酒楼的客人极多，本来大家吵吵嚷嚷的，惟恐自己说话别人听不见，可是，这两个人走进酒楼的时候，酒楼内突然出现片刻的沉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向这两个人的身上望去。

高个子一身白，腰里挂了一把墨铁剑；矮个子一身墨，背后却背了一对亮银钩。他们的手里拎着个沉甸甸的包裹。高个子不说话，矮个子打圆场：“幸会幸会，诸位慢用，慢用，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好像这一屋子人都是他请的客。很多人笑了，觉得这两个人挺滑稽，就接着吃饭、喝酒。

两个奇怪的客人坐定，叫过跑堂的伙计，点了两凉两热，二荤二素，二十个白面馒头，两壶烧刀子。真是好饭量。

后来不知怎么着，就惊动了官府的人，把两个人给拿了。扬州城的人都知道，来拿这两个奇怪客人的捕快一个叫尚网，一个叫夏载。尚网爱和人面对面地斗，而夏载多半在人后做文章。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绝对是扬州城内一等一的高手。尚网和夏载出来一个人，就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案，要是两个人都出来，那这个案子不通天才怪。

尚网和夏载到四海酒楼，没动一刀一枪就把那两个奇怪的客人给锁了。这倒不是他们的武功高出对方多

少倍，实在是因为他们来的时候，那两个人已经不会动弹，形同死人一般。要不然，绝对是一场恶斗。

那一高一矮两个汉子在酒桌旁刚刚坐定，就一人显摆了一手。那个矮的用手轻轻一拍桌子，两双筷子齐刷刷地落到二人面前的小碟上，无声无息，像棉花落进池塘里。而那个高的要夸张一点，他一剑把在他们眼前飞来飞去的一只苍蝇劈成了两半，不是拦腰，而是从头到尾。这两半苍蝇是那么的均匀，即使机器分割也难以达到如此标准。

这样四个人遇到一起，还不把四海酒楼闹翻天喽！可四海酒楼的生意依然红火，其他客人没有受到一点点惊扰。

只是有点好奇，不知道这两个奇怪的客人是什么来路。

尚网说："他们就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整个酒楼的客人都拍手。

尚网说："这功劳我们哥儿俩可不敢当。"

夏载说："这功劳是小兄弟香十三的。"

众人听得糊涂。

这时跑堂的伙计耐不住了，他跳上一把椅子，气喘吁吁地说："是我报的案！"

尚网和夏载忍不住笑了。

原来，香十三正在厨房上灶，忽然闻到一股人血的腥味，这种味道很淡，应该是十几天前溅到人身上的。香十三的鼻子就这么灵敏，店里来了什么样的客人，他吸吸鼻子闻一闻就会知道。

和畜血相比，人血显得格外的甜。

香十三不但闻到了人血味，还闻到了银子和珠宝上的羊膻味。这样的客人让人不能不思量。何况，那起要案事主在扬州城外被劫杀的消息比春风还快，把扬州人的脸都吹绿了。

何等凶残的江洋大盗，竟栽在一个十三岁的厨子手里。这不能不让人啧啧称奇。

其实，香十三不过往那两个人的菜里多加了两味"佐料"！

既然称奇，就挡不住有人慕名而来看的。来看的还算谦逊，更有些达官贵人让下人捧着帖子请香十三过府一聚的，都被香十三婉言拒绝。

香十三的生活三点一线：卧房——天井——厨房。卧房里睡觉，天井里玩，厨房里上灶。

要说他玩，玩得也出奇。别的孩子玩一种游戏，玩几次也就厌了，可香十三不同，每种游戏他要是不玩精了，绝不肯罢手。

大人们都说，香十三是一个固执的孩子。固执的孩子难免犯死心眼儿。可死心眼里要是通路了，说不定就会遇到哪路神仙。

四月初八是庙会，扬州城显得格外热闹。

且不说瘦西湖上画舫游弋、小舟如织，也不说大小庙宇人声鼎沸，单说这四海酒楼，订桌的恨不得排到后半夜去。

香十三格外地忙。

人忙鼻子也忙，二楼南窗一桌是四川老客，菜里额外加了一把辣子；一楼北窗三桌是山西的钱商，菜外加送一碗陈年香醋……只有二楼小包房一直空着，可二楼小包房早在一个月前就订下了。

这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辫子巷外悠悠然走进五个人，为首的是一个中年汉子，人高马大，眉宇之间透着少有的一股英气。他的右首是一个老者，胸前一把长髯，几乎把衣襟都遮盖了。他的左首是一个女孩，年纪也就十二三岁，长得伶俐漂亮，一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三个人的后边是两个面沉似水，很难看出年纪的男人。

他们五个直向着四海酒楼。二楼小包房就是他们订的。小伙计认得那个老者，上次来订桌的就是他，只不过今天换了一身衣服。

偌大个四海酒楼灯光通明。来了五个人，和走了五个人没有什么不同，说的、笑的、吃的、喝的、醉的、醒的，没有人注意四海酒楼多了五个人，因为这五个人的装束实在太普通，像一家三代五口，玩累了来宵夜，图的是一个闲。

小伙计问："几位吃点

儿什么？”

一张菜谱递过来。

老者笑笑说：“照单子上来吧。”

小伙计没听明白，睁大眼睛愣在原地。

女孩也笑了，说：“你店里有什么上什么。”

小伙计更糊涂了。

为首的中年汉子不语。

后边倒恼了一位，他厉声喝道：“你菜谱上写了什么，就让香十三做什么。”

这一声喝不要紧，桌上的菜谱呼地一下展开，齐刷刷平展展飞进小伙计的怀里。

小伙计险些哭了。

中年汉子终于说话了，他安慰似的说：“你不要怕，我们是来吃菜的，不是要闹事的。”

小伙计往后厨跑。老板往前堂奔。两个人撞了个正着。

老板问：“刚才进来的那几位呢？”

小伙计指了指楼上。

老板的脸色都变了，双腿一个劲儿地抖。小伙计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他往后厨去，只见老板娘和平日里只在后边帮忙的几个伙计抬桌子的抬桌子，扫院子的扫院子，洒水的洒水，挂灯的挂灯，一时间忙乱成一团。

小伙计知道店里出了大事，双腿也禁不住抖起来。

楼上的五位被老板请到后院落座，此时的后院，如同换了一番天地，廊净檐清，地上纤尘不染，除了风过梧桐，四周阒静无声。

中年汉子不知老板是何用意。

而老板此时只会张嘴，不会出声。

五个人虽纳闷，倒也随意，依次坐下。

只是两个年纪模糊的男人的位置和在二楼小包房时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

后院不大。

仿佛只够摆上一张大八仙桌。

后院很小。

但坐下五个人后，并不显得十分拥挤。

八仙桌是黑的，乌乌的发亮。桌上除了五副杯碟碗筷，正中放了一个白亮亮的大盘子。门帘一响，从厨房走出一个小孩，一条小辫子盘在头上，头发乌黑发亮。因为头发太黑，所以显得面庞白净，牙齿微微咬着下唇，心里似乎憋着一股按捺不住的劲儿。

他左臂弯挎了一个小竹筐，里边是青青红红几样时鲜的蔬菜，右手拿了一把飞薄的小刀片。

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中年汉子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他却不看中年汉子，眼睛直盯着八仙桌上的大盘子。

突然，他的身体动起来，随着他身体的转动，臂弯里的蔬菜飞起来，手中的小刀像月光一样流泻下来。

小孩子刚动起来的时候，两个男人也似乎动起来，可当小孩完全动起来的时候，他俩反而安静地坐下来。

蔬菜像落花一样落入大盘子。

不飞不溅，不多不少。

一条腾空飞舞的巨龙呈在众人面前。

中年汉子一拍手，禁不住叫了一声：“好！”可他的“好”字刚出口，就停住了，人整个怔在那里。

因为在巨龙的下边又出现四个金黄的大字：吾皇万岁！

皇上一边往辫子巷的墙上写字，一边对身边的老者说：“神了，真神了，那满汉全席我吃都吃不过来呢，居然让这小子给闻出来了！”

老者笑而不答。

皇上在辫子巷的墙上题了三个字：“小神厨！”

据说，“小神厨”三个字出现不到三天，其他的字都被人纷纷刷去，想一想没有别的原因，皇上的字一出现在墙上，谁还敢让自己的字和他并驾齐驱。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那个关外秀才的字没有人涂。

也许太远了，没有人告诉他。

或者有人告诉他，他凑不齐来扬州的盘缠。

不过，“我的大牙哪儿去了？”和皇上的“小神厨”倒也相得益彰，相映成趣。

四海酒楼的生意更火了！

选自《民间故事》2019.11

斗风筝

◇文/王应良　图/黄胜



斗筝订婚

安徽潜山一带的老百姓，几乎人人都会斗风筝，当地自古以来就有“十月小阳春，弥陀山上斗风筝”的习俗。

那年，潜山有张、许两家。张家是当地有名的猎户，常年雇着百多名猎手，打下的山珍野味、硝制的貂狐皮毛，上销武汉三镇，下卖徽宁两地；许家开着偌大的竹器作坊，雇的工匠也不下百名，生意遍布大江南北。

张家三公子张鹞原本在武汉念书，那年因武汉沦陷，只好回潜山老家，张家老爷决定趁此机会给他完婚，看中的媳妇就是许家姑娘许鸢。

这许鸢也念过新式学堂，性子又刚烈，眼看婚期临近，她突然提出要和张鹞斗风筝：以三日为限，不管用什么方式，张鹞赢，她就自备嫁妆如期过门，若他输了，宁可出家当姑子，也不嫁到张家。

这么多年来，年年斗风筝，年年胜的都是许家，这妮子提出这条件，不明摆着是想悔婚吗？可张鹞听了喜不自禁：“斗就斗！这丫头向来说一不二，不趁此机会压压她的气焰，将来还不定怎么骑我头上哩！”于是，张家重金请来县城的斗筝高手，选箭竹作龙骨，皮纸糊两翅，还让铁匠用精钢打鹰嘴，花了三天三夜，做了一个扎扎实实的“鹞子筝”。

斗风筝那天，张鹞一大早就到弥陀山上抢占有利位置，许鸢也不计较，选了一个与张鹞相对的山嘴站定。张鹞神气活现地将鹞子筝放上云端，许鸢胸有成竹地一抬手，一只状如彩凤的鸢筝也随风扶摇直上青天。大家纷纷叫好，也将自家风筝送上了天。一时间，碧海长空之上，彩蝶飞舞，百鸟朝凤，场面颇为壮观。

张鹞鼻子里“哼”了一声，将手中的筝

线猛一收，只见空中那只鹞子筝立刻朝着彩鸢筝扑了过去，将正在天上飘摇的各式风筝撞得翼折线断。原来，那鹞子筝的筝线，是在满是碎玻璃细尘的糨糊中煮过的，普通筝线一碰就断。许鸢不慌不忙地将手一松，手中的筝线碌子立刻就像风车一样转起来，彩鸢筝一眨眼冲上了云霄，把鹞子筝远远抛在了下面。

张鹞猛收筝线，又突然快速放线，让鹞子筝急速下坠后在空中不断地绕圈。许鸢一时躲避不及，那彩鸢筝的筝线和鹞子筝缠在了一起。许鸢轻舒手臂将手中的筝线碌子逆向旋转，彩鸢筝立刻灵巧地反转起圈来，在空中留下一道又一道优美的弧线，最后重新冲上了云霄。而张鹞一时收势不及，鹞子筝反倒扑腾几下后就直直坠落下来。张鹞气急败坏地说："算你狠！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鹞鸢相争

第二天，许鸢来得早。经昨日一比，她知道张鹞不可小觑，所以特地让作坊里的工匠帮忙，将坊里的百节龙筝扛了来，那个放龙筝用的筝线碌子比纺车还大。许鸢依然选在昨日的山嘴位置，安置稳了筝线碌子后就开始奋力摇起来。片刻工夫，百节巨龙摇头摆尾地冉冉升空，引得看热闹的人无不啧啧赞叹。

张鹞也来了，可他竟然没带风筝，而是带着他家的猎手，个个身背火铳，腰挂弹丸葫芦。只见张鹞两手按了个喇叭状，嬉皮笑脸地朝许鸢大声喊："媳妇儿，你不是说，不管我用什么方式，只要斗下你的风筝就算赢吗？那就看我今天如何收拾你吧！"说完，他从猎手手中拿过一杆猎枪，瞄准百节龙筝的头"轰"的就是一枪。

许鸢气得柳眉倒竖，如果不是她出手如电，一拨手中的筝线将龙头避开，差点就着了张鹞的道儿。张鹞见一枪不成，急了眼，挥手让猎手们举枪齐发，一时间，弥陀山上就像爆竹铺子着了火，声响震得满山的鸟雀惊飞而起。许鸢不敢掉以轻心，她一手放筝线，一手稳稳把着龙头，百节巨龙在空中闪挪腾移。到晌午时分，许鸢放尽了手中的筝线，此时百节巨龙已经远远飞出了火铳的射程外。张鹞没了辙，只好悻悻而归。

到了第三天，整个潜山可谓万人空巷，大伙儿都来弥陀山上瞧热闹。

这一次，张鹞拿出了拼命的架势，大清早就已经带着大队人马赶到弥陀山上排兵布阵起来。张鹞的大哥官至炮兵少将，眼下正带着部队在潜山一带打秋风。没想张鹞为了娶得美人归，竟然动用起他大哥的人马来。大家不禁为许鸢担忧起来：炮一开火，就连铁打铜铸的家伙也会被炸得支离破碎，何况这竹扎纸糊的风筝？

许鸢坐着胶皮大车来了，大车用青布遮得严严实实。车停在山嘴口，许鸢从青布下拿出一只黑翅白肚的喜鹊筝，只轻轻一抛，喜鹊筝就鼓风而上，不一会儿就成了米粒大小。大家有些纳闷：就凭这能斗赢张鹞？

张鹞猜不透许鸢唱的是哪出戏，但他不敢大意，赶紧下令开火。那一发发炮弹果真就从弹膛里蹿出来，团团火舌在大伙儿头上呼啸而过，震得弥陀山地动山摇。喜鹊筝哪经得起如此狂轰，翅膀早被打成了筛子。

眼看被打成了筛子的喜鹊筝摇摇欲坠，许鸢赶紧从青布下又拿出一只带风车的喜鹊筝，往筝线上一扣，风车迎风一转，喜鹊筝转眼就飞上了天空，正好将"筛子筝"稳稳托起。大家看得又惊又喜：这不正是传说中的斗筝绝技"送筝"吗？

远走高飞

张鹞和许鸢一直打到黄昏，谁也不服

谁。许鸢提出斗风筝，也是想借此机会显显身手，让张家今后不要小瞧了自己。现在，她目的达到了，索性将剩下的十几只喜鹊筝都挂上孔明灯，一起送上了天空。

可就在此时，云层里突然钻出一只灰色的大鸟风筝来，翅膀上两盏灯笼一闪一闪的。许鸢心里一惊：这是张鹞在玩什么名堂？

而此时张鹞也看到了大鸟风筝，本来他见许鸢放空了车上所有风筝，就想顺坡下驴把人马带回去，没想许鸢这又玩什么新花招？张鹞二话不说，朝他的人马大喊一声："还愣着干啥？只要是天上飞的，都给我打！"随着他一声令下，弥陀山上重又炮火齐发，"火鸟"猝不及防，瞬间变成一个大火球，从空中直落下来，一头栽进了弥陀山下的清水湖中，激起冲天巨浪。

张鹞和许鸢，还有那些看客，觉得情况不对，也顾不得斗风筝了，蜂拥至清水湖边，这才发现：那分明是一架鬼子飞机！露出湖面的翅膀残骸上刷着白底红心的太阳旗。

当天深夜，电台播出一条惊天新闻：一架日军飞机在安徽潜山弥陀山上空被一股不明武装力量炮火击落，机上乘员无一生还，死者中有一名是在中国战场上职务最高的陆军军官。

张、许两家人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这对小冤家，斗风筝竟斗出弥天大祸来，日本鬼子哪会轻易放过他们？两家人连夜将张鹞和许鸢送出潜山，让他们远走高飞了。

多少年以后，潜山老百姓中还有津津乐道于此事的。甚至传言说，张鹞和许鸢在学校念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他们事先已经知道鬼子飞机那天要经过潜山上空，所以才故意导演了一场斗风筝的大戏。有好奇者曾就此事多次采访至今还健在的张、许夫妇，可他们总不置可否，笑而不答。

选自《大河文摘报》

婚礼变奏曲

◇编译/胡英

婚礼仪式上，牧师问大家对新郎和新娘的结合是否有什么异议，假如有人认为婚礼不该继续下去，现在就可以站起来表态，否则就永远保持缄默。

台下鸦雀无声。就在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站了起来，手中抱着个婴儿，她开始慢慢地朝牧师走去。现场随即陷入一片混乱。

新娘狠狠扇了新郎一耳光，怒气冲冲地跑出了教堂。

新郎的母亲晕了过去。

伴娘们飞快地朝门口跑去。伴郎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帮忙挽回局面。

牧师问那个年轻女人："能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到前面来吗？"

女人回答："我坐在后面什么也听不见……所以想换到前面。"



选自《喜剧世界》



魔鬼肯尼

◇文/孔燕　图/山公

肯尼是一名网络视频主播，他制作了一档名叫“魔鬼肯尼”的节目。节目中，肯尼会假扮各种身份，随机按响别人家的门铃，然后对主人说，自己带来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的内容五花八门，诸如“你太太出车祸了”“你儿子被绑架了”“你被法院传唤了”，等等。消息当然都是假的，不过人们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思考，所以许多人都会中招，而肯尼在身上暗藏的摄像机就会趁机把人们手足无措的表情拍下来。

接下来，肯尼会向主人道歉，说自己只是在制作一档测试心理承受力的节目，并且奉上提前准备好的小礼物。大多数人抱怨几句也就不再计较，偶尔遇上脾气火暴的，肯尼会立刻溜之大吉。

这档节目播出后大受欢迎，点击量超过百万次，肯尼一时间名利双收。有人大肆吹捧肯尼拍摄视角独特，也有人不齿肯尼的行径，要起诉他，不过肯尼高薪聘请了一位律师，遇到麻烦总能摆平。

这天晚上，肯尼正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男人打来的：“你妻子希尔达在我手上，想救她的话，半小时后一个人到郊外的灌木林来见我！”

紧接着，话筒里传出希尔达的哭喊声：“肯尼，救救我！”

肯尼吓得一个急刹停了车：“你是谁？你想要什么？”

“废话少说，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记住，别报警，别告诉任何人！否则我就让她脑袋开花！”男人一边说，一边把手机切换到了视频模式。

视频画面里，希尔达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声啜泣着，

一把枪顶在她的太阳穴上。肯尼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男人已经挂断了电话。

肯尼赶紧拨打希尔达的手机，果然已是关机状态。肯尼知道报警是最理智的选择，可是他不敢拿妻子的性命开玩笑。最终，肯尼一咬牙，调转车头往灌木林开去。

然而让肯尼意想不到的是，他刚开了几分钟，手机又响了，接起来一听，竟然是希尔达的声音。

“肯尼，亲爱的，我杀了他！”希尔达哭着告诉肯尼，她假装昏倒引起歹徒的注意，然后趁着歹徒弯腰检查她鼻息的时候夺过枪，一枪打死了歹徒。

肯尼惊得目瞪口呆：“上帝呀，马上报警！”

“不，不能报警！没有监控录像，没有目击证人，我没法证明自己是正当防卫，警察不会相信我的，而且我不想影响你的事业！”

希尔达的话让肯尼犹豫了，他本来就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如果妻子卷入杀人案，以现在的网络连锁效应，肯定会让他深陷泥潭。

正在此时，希尔达的声音再次响起：“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埋了，这里到处都是灌木林，非常隐蔽，不会有人找到的！”

肯尼还在犹豫：“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他罪有应得，我们犯不着为了一个绑架犯把自己的前途搭进去！”

“好吧！”肯尼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

紧接着，希尔达说自己的手机被歹徒扔到河里了，她和肯尼约好在灌木林里见面，可是当肯尼一路狂飙赶到时，却只见到一个挖好的深坑和几排歪歪扭扭的脚印。

希尔达去哪儿了？歹徒的尸体又在哪儿？肯尼正着急，突然瞥见不远处停着一辆车，于是想过去探察一下。可是他刚走几步，背后就响起一个低沉的男声：“别找了，你妻子不会来了！”

肯尼转过身，眼前是一个身穿黑色风衣、戴着帽子的男人，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他手里举着一把枪，正对着肯尼。

肯尼哆嗦着问：“你把希尔达怎么了？”

“你妻子杀了我儿子，我杀了她。她中了两枪，这会儿早就沉到水底了！”男人拿枪指了指不远处的河面，继续说，“你妻子的计划不错，不过她大概死也没想到最后填坑的会是她丈夫！”

肯尼惊叫道：“不，请别杀我！我和你儿子无怨无仇，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男人冷冷地说：“你还记得西蒙吗？”

男人这么一说，肯尼想起来了，西蒙是他拍摄的某期视频的主角，是一个腼腆害羞的小伙子。当时肯尼按响西蒙家门铃后，谎称西蒙的女朋友要跟他分手，西蒙一时难以接受，当场大哭起来。肯尼把西蒙的视频传到网上，引来不少网友的评论和吐槽，说西蒙性格懦弱是个爱哭鬼，结果西蒙的女朋友看到后觉得丢人，竟然真的跟他分手了。

西蒙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还患上了抑郁症。此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有些正义的网友组织了一个“向西蒙道歉”的话题小组，在网上向肯尼施压，要求他通过网络向西蒙公开道歉。肯尼当然不肯，自己现在可是名人，怎么能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道歉？

想到这里，肯尼痛哭流涕地请求男人放他一条生路，并且说只要能活命，让他干什么都行。男人想了想，把肯尼带到了车前，然后拉开后车门，对肯尼说：

“向我儿子道歉，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你会删除直播账户、退出网络，以后再也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后车座上西蒙的尸体被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大片殷红的血迹触目惊心，肯尼哆嗦着跪倒在地，开始虔诚地说起道歉的话并且起誓。

可是，当肯尼说完之后，男人却哈哈大笑起来：“魔鬼肯尼，看来你的心理承受力也不怎么样嘛！”说完，男人一把掀开了后车座上的白布，只见里面赫然躺着一个塑胶人体模特，而那些血迹，自然也是假的。

肯尼猛地站起身：“我妻子根本就没死，是不是？还有西蒙，他们在哪儿？”

“不出意外的话，你妻子正在旧金山开会，至于西蒙嘛，当然是在医院里！不过说实话，你对你妻子也太不关心了，她可是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发布了动态，说要飞往旧金山去参加一个会议，开会期间无法开手机。”

听到这里，肯尼肠子都悔青了！他平时忙着拍视频参加活动，根本没时间去关注妻子的网络动态，想不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失误，竟让他栽了大跟头！

“可我妻子的视频是怎么回事？还有她的声音，我不会听错！”

肯尼此时已经猜到是男人策划了整个“绑架案”，可还是有些疑惑。

男人微微一笑说：“你妻子长了一张大众脸，我只是在网上随便找了个绑架视频，再把女主角的脸加工一下，就和你妻子十分相似了。至于声音嘛，你妻子、西蒙，还有西蒙的父亲，都来自一个人，就是我。”

男人说完摘下帽子，露出一张年轻人的面孔，与此同时，他的声音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就是‘向西蒙道歉’话题小组的组长迈克，顺便告诉你，你刚才道歉的视频已经被我传到了网上，点击量一直在飙升呢！”

原来，迈克从头到尾目睹了关于西蒙的网络暴力，他十分同情西蒙，于是趁着肯尼的妻子希尔达出差的机会策划了这一场“绑架”。

迈克是个口技达人，尤其擅长模仿别人的声音，经过一番苦心练习后，他那精湛的口技最终骗过了肯尼。

肯尼气得直咬牙，恨不得冲上去把迈克揍一顿，可无奈迈克手里有枪，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迈克上了车。

迈克摇下车窗，冷笑道：“还有，枪是假的，是我花五美元在百货店买的，留给你作纪念吧！”说完，他把枪从车窗里扔出来，然后启动汽车绝尘而去。

选自《故事会》

照　片



他亲吻着照片，身子突然间颤抖起来。

“你留着吧。”她说。

“不。”他赶紧把照片从窗口递了出去。

“想女儿时看看。”她说。

“不。”他咬着嘴唇说。

“这可是你最喜爱的一张照片。”她疑惑着说。他不吭声，只是摇手。

“你怎么了？”她问。

“我一个人呆在监狱里就够了。”他说。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一双翡翠筷

◇文/郁林兴　图/段明

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37年7月，百老村的郎中李百泉家的大门突然被踹开，原来，日军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突击守军软肋——南苑学生兵团驻地，三个日本兵如狼似虎地闯进了李百泉家门。李百泉和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吓得缩在一旁不敢动弹。鬼子兵进了屋就乒乒乓乓到处乱翻，看见稍好一些的东西就抢。李家老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墙角闭着眼睛不住念佛。突然，哄啷一声，一个鬼子把佛龛砸坏了，一件东西滚了出来。

那是一双很粗的木质筷子，颜色古朴，质地粗糙，除了格外粗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鬼子拿起筷子用力砸向佛龛，咔一声轻响，筷子外层的木头断了，露出里面一抹翠绿！

这下子，其余两个鬼子的注意力也都被吸引过来，挤在一起把木筷子的外皮剥掉，瞬间他们三双眼睛的瞳孔都放大了。

那是一双光洁滑润的筷子，通体翠绿，竟然没有一丝杂色，筷子的一头镶嵌了两寸来长的金块，另一头包着闪闪发亮的白银，通体雕着精美绝伦的花饰，一看就是一件宝贝，何况还被这样精心伪装藏在了佛龛里！鬼子兵们激动得哇哇乱叫。

老太太一见这情景，突然疯了似的扑了上去，死死抓住筷子不放。鬼子一脚踹开老人，抬手就是一刀，老人惨叫一声倒在了血泊中。李百泉一看老母亲被活生生地劈死在眼前，如发了疯的老虎扑向鬼子，鬼子狂笑着再次抬枪……

突然，窗外传来几声枪响，屋子里的三个鬼子都中了枪，他们顾不得对付眼前的庄稼汉，一起往门外闯，可枪声持续响起，三个鬼子如同串糖葫芦一样，倒在一起，顷刻间气绝身亡。

这变故实在太突然了，还没等李百泉反应过来，一高一矮两个中国军人已经闯了进来。在确认三个鬼子都已经死亡以后，他们这才抬眼看到，老太太早就气绝身亡，屋子里弥漫着

刺鼻的血腥气。李百泉扑通一声跪在母亲身前，轻轻为她合上睁大的双眼，哭道：“娘，你傻呀，那筷子再金贵，留得住吗？”

一阵声嘶力竭的哭喊后，他转过身子，给眼前的两个救命恩人磕头谢恩。两人搀扶起了李百泉，这时李百泉才发现，高个子士兵的一条胳膊软软地垂着。

原来，高个子在和敌人血拼时，被鬼子的枪托砸在胳膊上，胳膊当时就断了。

李百泉在乡下行医时，倒是经常帮人接骨，他用手摸着高个子胳膊的断茬，用力一捏，高个子惨叫一声，断骨的茬口对上了，可要想顺利痊愈，必须用夹板固定住才行。此刻外面的喊杀声依然此起彼伏，屋子里乱成一团，地上摆着四具尸体， 鲜血糊满了小小的房间——李百泉一眼扫到了沾满了母亲鲜血的筷子，他跪在地上给母亲磕了三个头，悲声说：“娘，儿子不孝，要拿走您最心爱的宝贝，给帮您报仇的恩人治伤了！”他捡起一根筷子擦干净，随手从衣服上撕下布条，把筷子固定在高个子的伤处，再用布条紧紧缠裹好，一次无比简陋的接骨手术就算告终。

其实，老母亲之所以拼死抢夺这双筷子，确实那双筷子非同寻常。原来，李百泉的老母亲曾在宫里当过宫女，服侍的正是晚年的慈禧太后。李母温柔细心，知书达理，很得老佛爷的欢心。在伺候慈禧太后西逃时，大队人马仓皇如丧家之犬，途中经过一道山溪，李母毫不犹豫，背起老佛爷渡过了冰凉的山溪。慈禧回銮以后，厚赏有功人员，赏赐给她的就是这双翡翠筷子。后来老太后薨逝，宫女们陆续被放出宫，李母也出宫嫁了一个郎中，生下了李百泉这个独子。老太太早就说过，这双筷子要作为李家的传家宝世代保存，再难也不能变卖，所以看到鬼子兵居然要抢走筷子，急火攻心之下就拼了命上前抢夺，哪想到因此丧了命。

此时，两个士兵对战况忧心如焚，同时起身告辞。他们必须趁夜色出去，找到自己的部队。仅仅半个夜晚的相处，生死与共的几个陌生人已经难舍难分。李百泉看看剩下的一根筷子，仔细擦干净后塞到了矮个子士兵的手里：“拿着吧孩子，世道这么乱，宝贝在普通人手里，又怎能保全呢？像我老娘……唉！你拿去做个念想，也算是我替老娘报答你们的报仇大恩。”

那个叫林殊的矮个子士兵赶紧推辞，可已经被李百泉硬推出了屋子，他只好把筷子揣在怀里，搀扶着叫朱云杰的高个子，一脚深一脚浅地跑了出去。

此时，枪声还在不停地响着，却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暴烈，鬼子兵叽里哇啦的叫声和狂妄的笑声不时随风传来，他们的心里升腾起了绝望的情绪，整个南苑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两人拖着沉重的步子，想尽快离开，可一队鬼子兵正由远而近地冲过来。林殊一把把朱云杰推到一堵矮墙的后头，自己向反方向跑去，还故意把脚步迈得很重。朱云杰知道，这是战友有意吸引敌人，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眼看着鬼子兵追着林殊越跑越远，他抱着左胳膊，起身跳过矮墙，不料墙下一声惨叫，竟然踩着个鬼子兵！

朱云杰一听到脚下是个哇啦哇啦的鬼子兵，怒从心头起，扑过去用右手死死扼住了他的脖子。那个鬼子兵被掐得喘不过气，但是朱云杰毕竟只有一只胳膊，鬼子兵片刻惊慌过后，很快就翻过身来，朱云杰和他翻滚在一起，两个人上下轮换了几个回合，终于，朱云杰又翻到了鬼子兵的身上。他用膝盖死死顶住鬼子的胸口，却苦于手里没家伙，突然，他的右手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东西，是那根固定断臂的翡翠筷子！他想都没想就拔出筷子，对着鬼子兵的咽喉狠狠插了进去。

愤怒之下的人爆发出来的潜能是巨大的，那翡翠筷子像尖刀一样，一下扎进了鬼子兵的喉头，只见鬼子兵的腿使劲蹬了几下，又一阵剧烈的抽搐，咽了气。朱云杰也虚脱一般倒在地上，只觉得全身直冒虚汗。他的断臂已经麻木得不知疼痛，头脑里只有

一个意识：赶紧出城，去找自己人。

他不敢耽搁，身上稍微有了点儿力气，就起身准备离去。微弱的月光照在死去的鬼子兵身上，脖子处发出淡淡的光芒，是那根置他于死地的翡翠筷子在放光。朱云杰回身用力拔出了筷子，在鬼子兵尸体上擦了擦脏污的血迹，踉踉跄跄地走了……

天亮时分，朱云杰出了城，遇上了一小队溃败的国军，一起撤回了北平城。他这才弄清楚战况，南苑守军7000余人，阵亡5000人之多，大部分牺牲在这次战斗中。那引开鬼子的好战友林殊呢？遗憾的是朱云杰四处打听，都杳无音讯，不知道这个舍生救自己脱身的好战友还在不在人世。

直到新中国成立，早已解甲归田的朱云杰思念林殊的思绪越来越强烈。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拿出那根不同寻常的筷子，回忆当初的一幕。他知道，另一根筷子应该就在战友林殊的手上。虽然过去了好多年，或许相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只要林殊还活着，有这样一双筷子为证，生死与共的好战友重逢一定不会认错。

那天，他得知正在建设中的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在收集富有意义的纪念物。朱云杰又拿出那根翡翠筷子，思绪万千，心想，这根筷子，如果捐给军博，比放在我手中意义要大得多。要是林殊还活着，也许他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朱云杰整整一夜没合眼，等天一亮，他就来到军博，献上了那根筷子。

听完他的故事，接待人员让他稍等，很快，从里面捧出一个长长的木盒子，里面孤零零地躺着一根一模一样的晶莹翠绿的翡翠筷子……

选自《上海故事》2019.11

美食家

◇文/侯长喜

接待处长迟达开，是位久经饭局锻炼出来的美食家，对吃非常有研究，全国各大菜系如数家珍。你问他川菜都有什么名菜，迟处长一口气能说出几十道。什么川菜、粤菜、杭帮菜、私家菜全都门儿清，什么菜用什么食材才正宗他都知道。

一次，他到外地出差，中午找了家饭店用餐，他要了一只烤鸭，没等多长时间服务员就送来了，迟处长一看鸭子：“等会儿再片，我摸摸。”说完用手一抠鸭子屁股，“你这只鸭子不对，你这是长江的江鸭，这种鸭子适合做成水板鸭，南京的特产，烤鸭不能用，给我换。”服务员端回去了，一会儿又端来一只，迟处长一看：“我还得摸摸。”说完用手一抠鸭子屁股：“这只鸭子是鄱阳湖的湖鸭，因为这种鸭子脖子长，肉厚，而且细嫩，它是武汉鸭脖子的最好材料，烤鸭不能用，再换吧！”



服务员一会儿又端来了，迟处长打眼一瞟：“还不对，我再摸摸。”用手一抠鸭子的屁股：“这鸭子更不对了，这是白洋淀的麻鸭，这种鸭子适合做熘鸭片。我告诉你，烤鸭应当用北京白鸭，小鸭子出生，填食，填两个多月，长到二斤左右，用果木炭烤，烤出来红金色，外焦里嫩，吃起来肥而不腻。换白鸭吧！”

服务员又端回去了，不一会儿，厨房大师傅跟着服务员跑来了，大师傅见了迟处长又鞠躬又敬礼：“先生您真了不起，您有特异功能吧？今天遇到您是我的福气，因为我是个孤儿，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哪儿的人，您能看看我是哪儿的人吗？”

选自《特别文摘》

黑狼

◇文/林华玉　图/山公



杨柏林是山东日照县杨家村的一个普通村民。1936年，他二十多岁，年轻力壮。这一年初秋时节，他和父亲一起到文山前的一块地里割穆子。穆子的果实有点像谷子，只是外壳比谷子又光又亮。杨柏林为了让年迈的父亲少出力，就挥舞着锋利的镰刀，拼命地干。就在割到地中央的时候，杨柏林忽然发现，那里穆子倒了一大片，中央还有一个大洞，好奇心促使杨柏林探头朝洞里看去，却见洞里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只听到里边传来吱吱的叫声。杨柏林喊道："爹，快来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杨父急忙来到儿子的跟前，他用镰刀拨拉一下那个草窝，一只毛茸茸、黑乎乎的小狗吱吱地叫着向他爬来。杨柏林喜出望外，连忙抱起小狗说："咱家大花正好刚没了，咱就养着它看门护院吧！"杨柏林的爹把那只小狗接过来看了一会儿，摇头说："这不是狗，这是狼崽子。"杨柏林看着狼崽说："我怎么看这狼崽和狗崽一样呀？你看这眼睛、这鼻子都是一样的，咱就养着吧！"杨父说："狼这家伙护犊子，可不好惹。"接着他讲起一段往事来：日照县城曾经有一个姓王的有钱人，在文山游玩时，遇到了一窝狼崽子，他二话不说，就把狼崽子给摔死了。过了三年，他有几个朋友从外地来，他们久慕文山风景优美，就让姓王的带着他们来文山玩。因为贪恋文山风景，他们不知不觉就玩大了，直到天色已晚才向山下走去，半路上，就被那一对大狼拦住了去路，几个人吓得狂奔而逃，那对大狼谁也不追，只对姓王的那人穷追不舍，直到将他扑倒咬死。原来那姓王的在杀死小狼崽后，留下了自己的气味，被狼崽的父母嗅到并牢牢记住了。

父亲的意思是千万不要动野狼的小崽子，否则它会寻仇的。杨柏林听完，这才将小狼崽恋恋不舍地放回狼窝。

杨柏林和爹用最快的速度割完了穆子，然后父子二人推着穆子回家去了。

第二天下午，杨柏林老是惦记那只小狼崽，它找到它的娘了吗？它还活着吗？

杨柏林干完活后拿上一把镰刀约上好友大壮，去穆子地里看狼崽。杨柏林

走在前面，大壮扛着一把铁锹紧跟其后。不一会儿，二人来到穆子地的狼窝那儿，隔老远他们就停住了。他们看到一头母狼直挺挺地躺在那儿。二人走上前去一看，那只毛茸茸的小狼崽在母狼的肚子处乱拱。大壮说："这母狼看起来是病死了，母狼死了，狼崽肯定得死。不如一铁锹铲死得了。"杨柏林说："那可不行，它也是一条命啊，抱回去我把它养大。"大壮说："有养猫养狗的，哪儿还有养狼的。老人们说过，狼是最没有良心的动物，你把它养大了它就会把你吃了，狼心狗肺就是这么来的！"杨柏林说："哪儿能啊，老人们还说草木无情呢，可是咱们种的粮食不都是草吗？盖房子不都要用木头吗？没有它们，咱们活不了！"

杨柏林把狼崽抱回家后，喂它啥它都不吃。杨柏林的爹说："快扔了吧，养个白眼儿狼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杨柏林的娘忙拦着说："别扔了，好歹是条命，不如让他三叔家的大黄狗奶着得了。"那只大黄狗五六十斤，才生了一只狗崽。杨柏林听了娘的话高高兴兴地抱着狼崽去了三叔家。

三叔早已听说侄儿抱回一只狼崽。杨柏林一进门就喊三叔，三叔看见杨柏林抱着狼崽，说："你小子弄个狼崽干啥，快扔得远远的。"杨柏林说："三叔，我想让大黄狗给它当妈妈。"三叔说："净瞎扯，让母狗奶一只狼崽。"杨柏林平时就爱摆弄大黄狗，他一边摸大黄狗的头，一边把狼崽放在母狗的乳头上，那只狼崽竟然拼命地吃起狗奶，大黄狗性格很温顺，也没有拒绝狼崽，没过几天，大黄狗就把狼崽当成了它自己的孩子。因为小狼崽通身黑色，杨柏林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黑。

小黑在大黄狗的哺乳下长得很壮实，断奶后杨柏林经常拿些青蛙、蚂蚱喂它，小黑还经常独自去野地，捕捉一些兔子、老鼠之类的充饥，倒也没饿着肚子。慢慢地小黑长成了大黑，个头不亚于一头小牛犊，它顶着一身油黑发亮的毛发，威风极了。村里最年长的杨四爷说："看这狼崽子的派头，要是放回山中，是个狼王的材料！"

有一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杨柏林一家在三月三这天去海边的亲戚家串门，回来后一敞开大门，他们惊呆了——家里养的鸡鸭全被小黑咬死了。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损失，而那个血腥的场面叫人毛骨悚然。一气之下杨柏林拿起一根棍子追打小黑。小黑东躲西藏的，还是挨了好几下。俗话说狗急跳墙，小黑被打得急了，竟然一蹦老高扑向杨柏林，那血红的大口和恐怖的眼神叫人害怕。杨柏林正在胆战心惊之际，小黑一下子跳出了矮矮的围墙，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1938年5月12日，杨柏林的爹去赶南湖集，这竟然成了和家人的诀别。日本人驾着飞机轰炸了南湖集，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集上的人乱成了一团，四散而逃，被炸死的、踩死的就有三四百人之多。杨柏林在集上找到了爹被炸烂的衣物和残缺的肢体后，把爹埋葬了。第二天，杨柏林给娘磕了三个响头就到甲子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去了。

1943年8月15日这一天，已是侦察排排长的杨柏林和战士张茂堂、李兆芝奉命到石臼港侦察敌情。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在返回的路上他们和十个鬼子遭遇了。经过一番惨烈的战斗，张茂堂和李兆芝当场牺牲了，杨柏林的胳膊也受了伤，他凭着对地形的熟悉，钻进青纱帐一个劲儿地往甲子山方向跑，跑到日照城西的一大片玉米地后，杨柏林再也跑不动了。他在玉米地里坐了下来，看了一下自己受伤的胳膊，黏糊糊的沾满了血。

天色已晚，外边的情形又不清楚，杨柏林决定躲在玉米地里，度过一夜，明日

再作打算。他望着天上黯淡的月光，想起牺牲的两个战友，心里难过极了。就在伤感之时，他觉得背后冷飕飕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杨柏林回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七八只狼眼里冒着绿光把他圈了起来。他的汗毛顿时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头皮也开始发麻。他知道狼是闻到了他胳膊上的血腥味而来的。杨柏林想这下完了，今夜非葬身狼腹不可。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狼群并没有立即对他发动攻击，一只个头很大的黑狼围着他转了两圈，还用鼻子使劲嗅着他。杨柏林觉得这家伙有点眼熟，再细一看，他认出来了，这正是当初自己养大的那只狼崽小黑。看着它那双放着寒光的眼睛，杨柏林叹道："日本鬼子要杀我，你要吃我，你们都是丧尽天良的畜生。"就在这时，一路追赶的日本鬼子已经发现了杨柏林的踪迹，把杨柏林包围了。因为天色已黑，他们不敢擅自进玉米地，就在外边喊着什么，估计就是缴枪不杀之类。杨柏林的子弹打完了，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心说："这下完了，连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本钱都没有了！"

正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小黑突然发出"呜"的一声长啸，接着就带着狼群调转身体，向玉米地外的日本鬼子冲去，日本鬼子哪里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慌乱之中，他们举起枪朝着狼群射击，群狼顿时倒下了好几只，但剩下的几只依旧疯狂地扑向他们。看这不要命的架势，鬼子们哪里还敢恋战，他们回头四散而逃，但他们这两条腿的禽兽哪如四条腿的禽兽跑得快，狼群很快就追上了鬼子，咬他们的脖子、胳膊、大腿……鬼子兵顿时发出一声声惨叫，好几个鬼子倒下了，剩下的几个屁滚尿流地向日照县城逃去。

战斗完毕，几只狼对着鬼子的尸体大快朵颐，而小黑却转头向着杨柏林跑过来，还没等跑到他身边，就摇晃一下倒了下去，杨柏林不知出了啥事，赶紧走过去抱住了小黑，却见它胸前鲜血淋漓，原来它刚才挨了鬼子一枪。杨柏林把小黑抱在怀中，热泪盈眶，连说："小黑，我误会你了，我误会你了……"

全国解放之后，在战争中因伤致残的杨柏林复员回到老家日照县，他出钱请人在小黑的殉难处竖起了一块高高大大的石碑，上书：兄弟小黑之墓。

选自《故事大王》

一箭双雕

◇文/曾丛莲　图/黄胜

小土匪蚊子背着盐袋急匆匆朝山寨走去，心知如果不及时把盐巴送到厨房，耽误了寨主巫雕晚上的六十寿宴，后果不堪设想。

转过一个坳口，就是上寨子老鹰嘴的山道，蚊子看看太阳还未落山，下意识地松了口气。正在这时，变故突生，从路边草丛中跳出一个高大汉子，伸手捂住蚊子的嘴，把他拽离路边。

瘦小的蚊子就像一个提线木偶般被汉子拎到草丛后，这才看到现场另外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虎视眈眈地望着他，顿时吓出一身冷汗，结结巴巴地求饶道："好汉饶命。"

抓蚊子的汉子放开手，冷哼一声道："我们是红军，我是高队长，这次来是



为了消灭巫雕这个匪首。只要你好好配合我们行动，就饶你不死。”说完，从蚊子肩上夺下盐袋，又从怀里掏出一个药包，把里面的药粉倒在盐袋里，颠了几下搅拌均匀。随后背起地上的一筐腊肉，叫蚊子头前带路，一边走一边叮嘱他，到了寨门口就说买了一筐腊肉来为寨主贺寿，因为太重，只得雇了一个帮工帮忙背上山。

蚊子战战兢兢地回答，陌生人从来不让进寨门，这是寨主订下的死规矩，谁也不敢违反。

高队长告诉蚊子盐袋里已下了毒药，倘若他混不进去，待寿宴开始后，蚊子必须立即送菜来给守寨门的土匪吃，乘机打开大门，放他们入寨。如果不照办，取他性命易如反掌。

果不其然，两人走到戒备森严的山寨大门口时，守寨的土匪只放了蚊子进去，让高队长把腊肉放下赶紧滚，不然就开枪。

蚊子冲高队长努努嘴，表示一定照他指示行事，然后吃力地背起腊肉筐，直奔山上的厨房。

厨师陈大嘴等盐下锅正等得心焦，看见蚊子回来，抢过盐袋，抓起盐就往锅里放。蚊子忙坐在灶边往灶里添加柴火，借以掩饰内心的不安。

“咦，这盐里怎么有这么多粉末？”陈大嘴在放第二把盐的时候，忽然起了疑心，用手指沾了一点盐就往嘴里放。

“陈大叔，不能吃。”蚊子站起身按住陈大嘴的手，一脸惊惶。

陈大嘴瞬间明白盐里有问题，叹口气道：“蚊子，我知道你的父母是被土匪高山雕杀的，你来投奔巫雕，是因为巫雕和高山雕一向势不两立，你希望有机会借巫雕的手去消灭高山雕，报仇雪恨。我和你一样都想杀这些害咱们亲人的土匪，但是巫雕吃饭前都会用银针试毒，这样做是白白送死。”

蚊子却胸有成竹地表示，一定会让巫雕相信他的话，让陈大嘴不要担心。

到黄昏时分，老鹰嘴已是灯笼高挂，红烛满堂，夹杂着土匪们大呼小叫的欢呼声，突显出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宽阔的山寨大厅里，此刻人头攒动，大小土匪围桌而坐，就等着上酒上菜，好给寨主贺寿。

巫雕斜靠在正中的虎皮交椅上，看看人已到齐，把手一挥，酒菜顿时如流水般端上了桌。

巫雕身旁伺候的小土匪拿起银针，还未扎入菜里，蚊子忽然冲了出来，跪在地上道："启禀寨主，这菜里有毒。"

土匪们顿时一片哗然，纷纷掏出手枪对准蚊子，要他立刻说出下毒元凶。

蚊子就把买盐回寨途中被劫持的事情说了出来，并说劫持他的人就是高山雕，此刻正率领手下埋伏在寨门外，等大家服毒后，要他打开大门攻入寨内，将老鹰嘴一举拿下。自己之所以答应下毒，是希望寨主利用此机会，来一个瓮中捉鳖。

巫雕盯着蚊子，脸上阴晴不定，半晌方冷笑道："好，就照你说的办，如果有半句假话，今晚就剁了你来炖汤。"随即吩咐土匪们光喝酒不吃菜，声音越大越好，闹一会儿后佯装中毒，等候号令。

蚊子照计划提着酒菜来到寨门口，对寨楼上站岗的几个土匪大声说，寨主特意命他送来好酒好菜，犒劳守夜的弟兄。土匪们顿时兴高采烈，叫蚊子把酒菜端上去，喝酒看门两不误。

不一会儿，吃了菜的土匪果然中毒昏迷，蚊子赶紧把大门打开，发出信号。早已守候在外的高队长带领数百人一拥而入，直奔山寨大厅。

蚊子待全部人进去后，佯装殿后，再次站在门口发出一长两短的口哨声，不一会儿，夜幕中又钻出十几个背枪的人影，跟着蚊子迅速进入寨内，首先把站岗的土匪控制住，这时山上接连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看来高队长已和巫雕交上了手。

在寨楼上火把映照下，只见后进寨的这群人各自穿着一身灰色军装，头戴镶嵌着红五星的帽子，显然这才是真正的红军战士。为首的大个子一边吩咐战士们在大门四周埋伏好，一边对蚊子竖起大拇指，夸他事情办得漂亮。

蚊子高兴地说："武班长，如果不是你神机妙算，事情也没有这么顺利。可笑高山雕竟然想冒充红军来骗我，在事情败露后好栽赃嫁祸，不曾想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认得。"

原来武班长他们是红军长征途中西进入川的一支队伍，在前不久的土门战役中，因为掩护大部队撤离，班里的几个战士受了重伤，辗转来到此地休养。足智多谋的武班长听闻了巫雕和高山雕的桩桩罪行后，决定利用两伙土匪之间的矛盾，让他们狗咬狗，两败俱伤，好为民除害。经过多方打探，武班长知晓了蚊子的独特身世，便趁他下山买菜的机会，偷偷与他见面谈心。蚊子当土匪本就是另有苦衷，有了武班长的指引，自然愿意选择走上一条阳光大道，便配合武班长"一箭双雕"之计，故意在集市上散布巫雕庆祝寿诞的消息，果然引得高山雕上钩，威逼蚊子实施他下毒的阴谋，却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就在这时，山上一群人一边打一边退下寨来，蚊子一眼看到跑在最前面的就是伪装成红军队长的高山雕，当即举起枪扣动扳机。武班长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立即开火，很快就把高山雕的手下全部消灭。

随后追来的巫雕亲眼看到高山雕全军覆没，忍不住哈哈大笑，得意扬扬地率领剩下的土匪来到寨楼下，刚想招呼蚊子下来论功行赏，蚊子抬手又是一枪，正中巫雕的脑袋。其余的土匪惊得目瞪口呆，还未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四周射来的子弹送上了西天。

剿灭了这两伙长期祸害老百姓的土匪，武班长又要继续踏上长征之路了。不过离开时队伍却多了两个人，那就是人小胆大的蚊子和厨师陈大嘴。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家门口的陌生人



◇文/九马　图/段明

最近，陈俊才发现，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小伙子坐在他家门前的路灯下看书。

现在家家户户都不缺照明，哪还有在路灯下看书的呢？

经过多次观察，陈俊才发现这个年轻人果然不是在看书，手里虽然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可眼睛却时常注视着陈俊才家的窗户。陈俊才断定，这小伙子肯定是另有所图。

这天晚上，陈俊才聚餐回来，一进弄堂就发现，小伙子又在路灯下装模作样地看书。回到家，陈俊才把妻子晓云拉到窗前，指指下边问：“路灯下那个小伙子你认识吗？”

晓云瞅了瞅，摇摇头说：“不认识。怎么啦？”

陈俊才说，这人这几天老坐在这里看书，挺奇怪的。晓云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说你是曹操你还不承认。现在的年轻人出来打工不容易，或许是出租屋没有网线，坐在路灯下不一定是看书，也有可能是蹭Wifi的。”

这也有可能。陈俊才转身进了书房，“啪”的一下拔掉了网线，再去窗口看，小伙子竟然不见踪影了，看来真的是来蹭网的。

可谁知，这天晚上那年轻人又来了，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抬头望着陈俊才家的窗户发呆。

陈俊才实在受不了了，便打电话报了警。

没过多久，来了辆警车，下来两个警察，把年轻人请到车上带走了。陈俊才目睹了这一幕，心里总算舒坦了。

第二天晚上，他从外边

回来，那个小伙子竟然还在路灯下。这下他火了，打电话到派出所质问道："昨天晚上我报警，有人坐在我家门前不怀好意，怎么今天他又来了，你们到底管不管？"民警对陈俊才解释道："我们了解了，人家只是坐在路灯下看书，既不扰民，又没有作案的嫌疑，我们有什么理由干涉呀？再说，人家也是学法律的，是市法院的一位法官。"

一听是位法官，陈俊才的心里更慌了。半年前，米女镇水利站王站长因收受贿赂被检察机关逮捕了。据说，王站长出事前，也发现家门口经常有陌生人出没。陈俊才是市里派来接替王站长的，为了工作方便，他和妻子在这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一个月前，有个包工头送给陈俊才十万元钱，难道这事被人发现了？陈俊才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眠，第二天早上终于想出一条妙计。

陈俊才有个同学是米女镇路灯办的业务主任，一大早他就给老同学打电话，说他家门口的路灯太亮了，晚上根本无法入睡，能不能先把路灯关掉几天，等他习惯了再恢复。老同学听了有点为难，说路灯关了怕周围居民有意见。陈俊才说路灯太亮影响他休息，他让老同学想办法安排，最起码他家门口的路灯不能这么亮。

晚上下班回家时，陈俊才看到家门口的路灯杆上贴着一张告示，说路灯出了故障，等零件配好后马上修理，请附近居民谅解，等等。

回到家里，晓云已准备好晚饭，陈俊才开了瓶葡萄酒，夫妻俩对饮了起来。

晚饭结束，天色已擦黑，陈俊才拉开窗帘，只见窗外黑乎乎一片，心里舒服极了。谁知，没过多久，窗外射进来一丝亮光，陈俊才冲到窗前一看，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那小伙子和往常一样坐在路灯下，路灯杆上竟然绑着一个台灯。

陈俊才拿起拖把就要下楼，被晓云一把抱住了。晓云说："你这样下去要被邻居笑话的，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真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这一天，陈俊才下班回到家，刚进门就闻到一股香味，走进餐厅一看，桌子上放着炒好的菜，还有一瓶白葡萄酒。这时，晓云端着一碗汤从厨房出来，说："回来了，快吃饭吧。"

陈俊才没有心思吃饭，晓云责怪道："老公，其实这事和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你太多疑了。"

晓云说，昨天晚上，她见小伙子拉了个拖线板下来，她就悄悄出门沿着电线寻找，结果发现线是从楼上的401拉出来的。等到晚上十点半左右，她又悄悄地跟着小伙子上楼，看见是一个年轻女人开的门。白天她去物业打听，这个小伙子大家都不认识，而401的户主，就是原来水利站的王站长。王站长出事后，家里只有他老婆和老妈两人住。晓云说："我估计这小伙子是王站长家的亲戚，暂时借住在他家。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非要把它想得那么复杂！"

看来这事确实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但陈俊才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半瓶酒下肚，他的思绪便活跃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叫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王站长出事已有半年多了，他老婆年轻漂亮，肯定寂寞难守。这小伙子不是王家的亲戚，而是来和王站长老婆幽会的！"

晓云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拦住他道："老公，你别胡说。就是幽会，也不会在家里当着她婆婆的面。"

陈俊才非常肯定地说："如果真的是王家亲戚，他怎么老是躲在楼下看书？看书还不专心，常常朝楼上张望，等到夜深人静时才悄悄上楼。我可以肯定，这小伙子躲在楼下就是等王站长老妈睡熟，然后才上楼和王站长老婆幽会的。"

虽然老公的分析有几分道理，但晓云还是不能相信，一个年轻的法官，会干出这样见不得人的事情？可

陈俊才却深信不疑，想着待会儿一定要好好出出心中的闷气。

看时间已过了十点半，那小伙子也上楼一会儿了，陈俊才借着酒劲儿，拉开门就往楼上跑，晓云感觉不妙，想拦却已来不及了，忙跟着上了楼。

陈俊才“噌噌”几步就到了401门口，“砰砰砰”地敲开了门。

门开了，那个小伙子站在门口，问陈俊才有什么事。陈俊才以为要敲一会儿门，里边的人才衣冠不整地出来开门，没想到门开得这么突然。他一时没反应过来，便结结巴巴地说：“刚才我看见一个陌生人跑上楼去，就跟上来看看。”说着，陈俊才就借机挤进了屋，可到了屋里一看觉得不太对劲儿，客厅里有张折叠沙发，看来小伙子就是睡在沙发上的。

这时，里屋走出来一位年轻姑娘，她压低声音说：“小声点，我妈刚睡着。”

晓云见状，赶紧解释，说我们是楼下的邻居，问姑娘是不是王站长的妻子。一听是邻居，姑娘也热情了，说她叫王慧，是王站长的妹妹，那个小伙子叫陆云非，是她的男朋友。

陈俊才想，既然上来了，如果不把事情问清楚心里还是不踏实，于是就对陆云非说：“听说你是个法官，特别爱看书，还经常在我们楼下用功呢。”

陆云非被说得不好意思，摇摇头说：“我在路灯下不是看书，而是在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什么特殊任务？这么神秘。见陈俊才一脸的不解，王慧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王站长出事后，他老妈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一直是她嫂子照顾，非常辛苦。王慧是中学教师，最近放暑假，她就让嫂子回娘家去了，好好休息休息，她留在这里照顾老妈。

可是，王慧发现，每天晚上老妈总是站在窗口不肯睡觉，嘴里还喊着哥哥的名字。王慧想起，当年哥哥读书时经常坐在家门口的路灯下做作业，晚了，妈妈就会在窗口喊他上楼睡觉。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王慧才让自己的男朋友坐在路灯下看书，果然老妈晚上就能安心地睡觉了。

弄清了真相，陈俊才羞愧难当。第二天，他就把包工头给的十万元钱打到了政府的廉政账户上。

选自《民间文学》2019.11

祸起刀疤

◇文/晓晓

老周怎么也没想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竟然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他用手摸着脸上从左横到右的刀疤，那疙疙瘩瘩的肉像钉子一样，刺得手生疼。

刀疤第一次亮出来时，老周被镜子里的自己给吓到了。好好的一张脸，咋就成了这个样子？可事实已经如此，习惯了就好。

没想到的是，一进小区就惹祸了。小孩子见着他就躲就叫：“坏人来了！”连大人见了都要让开几步。

老周只好不出门。

可总不能天天在家闷着吧？老伴儿有办法，让老周出门就戴上口罩。老周先是

不愿意，经不住老伴儿再三地劝，只好从命。其他季节还好说，但夏天那么热，捂得出气困难不说，一会儿汗就湿了口罩，难受得不得了。

而且，总有取下口罩的时候吧？比如到饭店吃饭。时间一长，老周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连亲朋好友的邀约也一概拒绝了，成了足不出户的孤家寡人一个。

可现在不行了，一岁半的孙子回来了，一进门，就被爷爷脸上的刀疤吓哭了，不愿从爸爸怀里下来。好不容易哄睡着了，放到床上，还在一抽一抽地哽咽。

看电视时，儿子皱着眉说："我下半年要出国学习，小爱要上班，孩子完全交给保姆不放心，我打算放在家里。现在看来，不行。"老周明白儿子的意思，不知道怎么接话。老伴儿说："要不在家也戴口罩？"

儿子说："那哪行，已经够难为爸了。"

电视上正在放青春偶像剧，一个女孩儿为了喜欢的男孩儿，把自己整容成男孩儿喜欢的女明星的模样。老伴儿把老周的肩膀一拍，说："有办法了，你去整个容，把疤给整掉。"

儿子一琢磨，还真可行。两双眼睛望着老周，就等老周表态。老周愣了一下，半天才醒悟过来，头一通横摇，说了三个字："乱弹琴！"掉头回了房间，剩下老伴儿和儿子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老周进了房间，坐在床沿上发呆，一会儿，从衣柜里取出一个雕花木盒。打开木盒，从一堆证书和奖章里拿起一枚二等功奖章，久久地看。

那是老周临近退休的时候，接到上级命令，牵头侦破一起团伙拐卖儿童的案件。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摸排和踩点，抓捕行动开始了，老周冲在最前面。一个穷凶极恶的叫老歪的家伙，拔出尖刀，负隅顽抗。老周为了保护孩子，被刀子刺在了脸上，直到战斗结束，才到医院救治。由于受感染严重，伤口愈合后，刀疤形成了。

局里要替老周做除疤整形手术，老周笑了。糟老头儿一个，又不愁娶不上老婆嫁不了人，做哪门子整形手术？现在想来，当时要做了倒好了。

老伴儿进来，柔声细语地劝："你就委屈一下，为了孙子，再吃回苦头儿，好不好？"

老周不作声，默默地把奖章放回木盒，放回衣柜。从脸上的表情看，明显是动摇了。

竟有那么巧的事，老周到整容医院办好手续检查时，遇见了一个人。

谁？那个用刀刺伤老周，导致刀疤出现的老歪。老歪刑满释放了，来做手术，把脸上的大块刺青给除掉。

"哟！这不是周警官吗？怎么成了人见人怕的样儿了？比我还可怕呀。我现在可是要做好人，咱俩换角色了。哈哈！"话说着，老歪一脸不怀好意地狞笑，老周恨不得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一个月后，到老周做手术的时间了，进手术室前，又遇见已经手术痊愈正要出院的老歪，他光洁如新的脸上，闪过一丝诡异的笑。人躺上手术台上，老周脑子里还在煮粥似的想些有的没的。

就在雪白的布单盖上身体时，老周猛地一伸手呼啦给扯掉了，人也坐了起来，下了手术台直接回家。

老周对儿子说："如果你信得过爸，就让我以这副真实的面目面对孩子。丑和美是相对的，但丑恶的是心，不是面容。对孩子正好也是个善恶的启蒙教育，你说呢？"

儿子考虑再三，点了点头："爸，委屈你了！"听了儿子的话，老周的眼睛有些湿润。

老周不再戴着口罩出门了，而且每次出门都是头抬得高高的，胸挺着，胸口的衣服上，挂着那枚二等功奖章。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砸白菜

◇文/陆惠明　图/段明



三年困难时期，村前的河岸上种了好多大白菜，大白菜成熟后圆鼓鼓的，非常喜人。这天，队里安排老王和林一峰去市里卖大白菜。

平日里，大伙儿进城办事都是摇船，这次也不例外。大白菜装了满满一船，船很沉，虽然天很冷，但两个人都摇得出了汗。几个小时后，船进了市区。就在这时，河面上突然蹿出来一条船，砰地一头撞了过来。老王见势不妙，急忙用篙子去撑。可没想到，对方船上一瘦一矮两个人，拉着老王他们的船不肯放，非要叫他们赔钱不可。

那年代谁的口袋里会有钱？林一峰说：“真是笑话！你们撞的我们，况且船又没有损坏，还要我们赔钱，哪有这种道理？”

瘦子见老王他们不肯赔钱，立马破口大骂。林一峰见对方蛮不讲理，就跟他们对骂起来。

双方越骂越凶，瘦子叫嚷着让矮个子上船教训一下林一峰，自己还朝老王他们船上砸起了小石子。老王之前一直没加入“骂战”，可这一下，他突然抓起手边的大白菜砸了过去。林一峰见状，也跟着抓起大白菜砸过去，一时间，大白菜像雨点似的砸向对方。突然，一棵大白菜飞向瘦子，只听到啊的一声，瘦子就倒在船舱里了。

林一峰吓了一跳，老王趁机将船撑开，迅速摇走了。

进了市区，老王他们顺利将大白菜卖给了收购站。回来的路上，经过之前吵架的地方，林一峰说：“不知道那个被砸的人怎么样了……”不过很快，他又气呼呼地说：“是他们活该！”老王想了想，说：“应该没啥问题……”

回去后，林一峰常跟大伙儿说起他们用大白菜砸人的“壮举”，并以此为傲。

多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全国，村办企业应运而生。老王这时已当上了村支部书记，他也想办企业，让村里人富起来。老王多次找到镇上办事处的主任，主任最终被老王打动了，很上心，没过多久就告诉老王：“市帽子厂要办一个分厂，厂里挑了好几个村进行考察，你们早做准备，能不能成功就看你们自己了。”

老王听说几个村都在

筹钱建新厂房，可他们村哪有钱建新厂房啊？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礼堂来改造。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帽子厂的人来考察验收了。

没过多久，帽子厂来了三个人，带头的是刘厂长。刘厂长转了一圈后挺满意，但说最后结果还要看其他几个村的综合情况。

不管怎么说，第一关总算过了，老王很高兴，非要在家里设宴招待刘厂长他们不可。刘厂长他们盛情难却，就去了。老王还叫来林一峰作陪。大家落座，老王和林一峰轮流举杯敬酒，刘厂长的目光一直不离这两个人。几杯酒下肚，大家兴致都高了，纷纷说起了“想当年”。轮到刘厂长时，他说了自己亲历的一件难忘的事。

刘厂长说，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啥吃的都没有。有一天，他和兄弟又是几天没吃饭，他问兄弟想不想搞点吃的，兄弟饿得脸都绿了，一听这话，连忙点头。接着，他就把兄弟带到了一条空船上。他们等啊等，终于等来一条装满大白菜的船，他和兄弟拼命地摇船并撞了上去。

听到这里，林一峰看了看老王，老王却没啥反应。这时，刘厂长继续说：“那条装满大白菜的船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起篙子想要把船撑开。我们好不容易等来这条船，怎么能轻易让他们跑掉？我和兄弟死死地拉住那条船不松手，硬要叫他们赔钱，他们不赔，我们就破口大骂。后来，我故意用事先准备好的小石子砸他们，还让兄弟到他们船上去撒泼。其实我做这些啊，就是想激怒他们，好让他们用大白菜砸回来！我兄弟正要过去的时候，那个年纪大点儿的人终于沉不住气了，用大白菜砸了过来，接着，那个年轻人也跟着砸了起来。没一会儿，我们船上就积了一堆大白菜。最后，我假装被砸倒，吓得他们赶紧撑船逃走了。那些大白菜救了我们全家人，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后来，我和兄弟都参加了工作，日子慢慢好了，但我心里一直记得这件事……”

林一峰听得目瞪口呆，刚想说那两个人就是他们，老王却摆摆手，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日子都苦，缺穿少吃是常事，也许他们知道你们有困难，故意将大白菜‘砸’给你们，让你们救急的。”

刘厂长看看老王，笑着说：“是啊！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真的很感谢他们的大白菜。”

刘厂长走后，林一峰直盯着老王，问：“你当时就知道他们是来骗大白菜的？你咋不告诉我？”

老王微微一笑，说：“一条空船，平白无故地撞过来，两个年轻人瘦得跟猴子似的，一看就是饿几天了。他们想尽办法跟我们起冲突，甚至朝我们砸石子，肯定是想让我们砸回去呗！如果我当时就告诉你，他们是来骗大白菜的，你还舍得扔吗？后来，你一直对这件事津津乐道，把它当作你的‘英雄事迹’，我也就没好意思再提了。”

林一峰一时答不上来，但马上他又埋怨起老王：“那刚才你为啥不告诉刘厂长那大白菜就是我们给的呢？如果刘厂长知道了真相，也许帽子厂的事情就能落实下来了。”

老王却反问道：“你当初是用大白菜‘砸’人家，还是想扔些大白菜给人家救救急？而且，如果刘厂长是个公平公正的人，我们说了也是白说。如果他念及此事而行了方便，那对其他村公平吗？所以我想，就当此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听了老王的一番话，林一峰羞得涨红了脸……

其实，那天考察完，刘厂长就怀疑老王和林一峰是当年砸大白菜的人，所以故意讲了当年的故事来试探，见老王没承认，他也就没再问了。不过后来，市帽子厂的分厂还是开在了老王他们村，这当然不是刘厂长行的方便，而是老王他们村努力争取的结果。

选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你说幸运不幸运

◇文/宋炳成

阿莱进城打工，一直没找到一个固定的活儿，只好天天去劳务市场等机会打零工。有时候几天都等不到一个活儿，哪还能挑肥拣瘦，阿莱逮住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即使这样，阿莱一个月拼死拼活也挣不到3000元。不过，这几天阿莱交了狗屎运，活儿接连找上门来。

一天，阿莱让一个瘦高个儿看中，去他家里搬砖，说好了，干一天给100元。找个活儿不容易，阿莱干得很卖力，午饭后都没休息。傍晚结账，瘦高个儿给了120元，人家说，阿莱干活儿实在，那20元算是奖励。

第二天，阿莱被一个胖子喊去卸煤，卸一卡车60元。阿莱接连卸了两卡车，每一辆卡车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胖子很满意，直夸阿莱是个实在人，胖子掏出150元递给阿莱，说不用找了，那30元钱算是感谢。

阿莱心里美滋滋的，虽然这样的好事儿不常有，但已经很让人满足了。

第三天，又有好事降临到了阿莱头上。有个包工头到劳务市场找会刷墙的农民工，干一天100元，活儿轻快不说，中午还管顿饭。包工头从那么多人中总共挑了3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阿莱。你说幸运不幸运？

开工前，包工头一再叮嘱，要绝对保证质量，活儿不急，只要能在一周内完成就中。

摊上了好活儿，阿莱心里高兴，手上也麻利，唰唰唰，只一袋烟的工夫，阿莱刷好了一大片，那两个人加起来也没阿莱刷得多。阿莱正得意，却发现那两个人对望了一眼，扔下手中的刷子向阿莱走了过来，他们怒视着阿莱说：“你这样，还让不让别人干了？”阿莱明白他俩的意思，只好学着他们的样子慢条斯理地干起来。

中午，人家办公室主任亲自安排，5个人上了8个菜，有鸡有鱼有排骨。家里来了客人也没上这么多好菜啊。阿莱心里很过意不去，饭后，趁两人躺在地板上打盹的空儿，阿莱拿起了刷子，干得正起劲，包工头不知什么时候走了过来。阿莱想，得好好表现一番，给包工头留个好印象，说不定以后有了什么活儿还会找他干。想到这儿，阿莱干得更欢了。

包工头问：“怎么不休息？”

阿莱说：“我们半天只干了那么一点儿活儿，人家却招待得这么好，心里亏得慌，得抽空儿补补。”

包工头阴沉着脸说：“行了，歇会儿再干吧，不用那么急。”

下午，包工头看着刷好的半个墙壁直皱眉。他掏出200元分给另外那两人，叮嘱他们明天再来。他又掏出100元递给阿莱，说明天你不用再来了。阿莱傻了，问包工头为什么？

包工头不满地说：“你这样干，一周的活儿3天就干完了，我还怎么向人家多要点儿钱？我见过干活儿实在的，可没见过你这么实在的！”

望着包工头远去的背影，阿莱心里满是委屈。都说实在人不吃亏，可你看看，多出了力，这不还是遭人嫌嘛。

一路上，阿莱深一脚浅一脚的，像踩在棉花上，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出租屋的。

第二天一大早，阿莱正准备再上劳务市场等活儿，刷墙那家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却匆匆找上了门。主任说，昨天，他留意看阿莱干活儿，是个难得的实在人。他已向领导请示，想聘阿莱专门给单位看仓库，不用出力流汗，一个月3000元，如果阿莱同意，现在就去上班。

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活儿稳定又轻快，比打零工可是强多了，这么好的事儿，打着灯笼也难找啊！阿莱满口答应着，心里乐开了花：“嘿，还是俗话说得好，实在人不吃亏啊！”

选自《故事林》

让你看个够

◇文/马奕彦　图/周欣欣



汉斯在商业街区开了家土耳其烤肉店，每天都顾客盈门，让他眉开眼笑。不料，没高兴多久，隔壁的芝士披萨店也改行卖起了土耳其烤肉。这一来，汉斯的生意被抢了不少，他很不满地对隔壁老板麦克说："你怎么学我样啊？"

"那又如何？你咬我啊？"麦克耸耸肩，不屑地挥舞着拳头。真是不可理喻的家伙！汉斯摇摇头，拿无赖的麦克毫无办法。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不久之后，一家家烤肉店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自己店的周围，很明显，这是一股照猫画虎的仿效潮啊！这一下，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汉斯的烤肉店都快经营不下去了。

不行，必须另谋出路才行！汉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干脆改行卖起了鲜花。因为他注意到，这个商业街区并没有其他鲜花店，这个生意没人对着干，一定有市场。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鲜花店，每天门庭若市。

正当汉斯春风得意之际，隔壁麦克又不管不顾地学他卖起了鲜花。

"你怎么能这样，你就不能有自己的主见！"汉斯火冒三丈，再度向麦克表示抗议。

"那又如何？你打我啊？"麦克还是耸耸肩，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真是个嚣张跋扈的家伙！汉斯简直束手无策！紧接着，历史再度重演了，因为周围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花卉店，很显然这又是新一轮的同业竞争啊！

岂有此理，不能总是这样被人争先效仿啊！不想再当冤大头的汉斯皱着眉头苦思冥想……

几天后，他关门歇业乒乒乓乓搞起了装修。

此事，立即引起了总是窥探他一举一动的麦克的注意。

麦克很好奇汉斯到底要搞什么名堂，但汉斯口风很严，根本得不到任何可一窥究竟的信息，就连装修材料都故意遮遮掩掩，让麦克干瞪眼。不过麦克的好运气来了，因为这天晚上，他探查到了汉斯那处在装修当中的店，运进了一批设备，这些设备由于体积比较大，基本上能看出外观像锅炉的形状。麦克悄悄用相机把设备

拍了下来，将相片传给一个叫汤姆的朋友，让他判断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是电热锅炉！”专门搞设备贸易的汤姆很肯定地告诉了麦克。“你确定吗？”麦克问。“当然了，这种电热锅炉一般是用来做一站式汗蒸房的，我已经卖过了不少了。”汤姆拍着胸脯回答。

这么说，汉斯是准备再改行做汗蒸房的生意。哈哈，麦克咧嘴一笑，这个汉斯是个眼光独到的经营人才，跟着他学保准没错的！于是，麦克迅速向汤姆订购了一批价格昂贵的电热锅炉后，同样也关门歇业搞起了装修。为了加快进度，甚至多给了一倍的装修费。结果，他竟然赶在了汉斯之前，开起了一站式汗蒸房。

重新开张这天，他得意地邀请汉斯进店参观。“我说汉斯，你瞧，我的汗蒸房怎么样？你要不要体验一下？”麦克说完，就忍不住暗自窃笑，哈哈，这回我可是比你领先一步了，看你还敢说我学你吗？嘿嘿，等你汉斯的汗蒸房开张后，我麦克还想反咬一口抗议你效仿我呢！

正等着欣赏汉斯难看的表情时，却见汉斯根本没有过激的反应，只是不咸不淡地丢了一句：“很不错，祝你生意兴隆啊！”然后转身离开了。

“等等，你的店什么时候重新开张呢？”见汉斯的反应这么冷静，有点意外的麦克急忙问。

“哦，还在调试设备呢！”汉斯情绪不高地回答。

哈，明白了，捕捉到汉斯一丝无奈和郁闷的表情后，麦克有点幸灾乐祸了，他猜测汉斯一定不慎进了一批质量不好的电热锅炉，这才给他钻了空子。可以想象，汉斯一定很懊恼被人抢了先，可刚才他的表情又是那么镇定，这涵养功夫的确到家，麦克不得不佩服。因为自己这个大老粗可做不到哦。

但麦克发现，虽然自己领先一步，但生意很一般啊！更让人恼火的是，周围的许多店也关门歇业大动干戈搞起了装修，一打听，原来也是要改行做汗蒸房的生意……

嗷，麦克气得嗷嗷叫，他讨厌这种羊群效应，他终于体会到了之前汉斯被人效仿的滋味了。

很快，大大小小的汗蒸房布满了整个商业街区。汉斯的店也焕然一新终于重新开张了。正准备看热闹的麦克傻眼了：“汉斯补觉馆”！这新招牌是什么意思？这时，汉斯一改之前的沉默寡言，大大方方地邀请麦克进店参观。

“这是什么呢？”麦克指着那一排外形像锅炉又很奇特的设备惊讶地问。“呵呵，这是打盹太空舱……”汉斯耐心地介绍。他说，这是一家“睡眠研究机构”的新产品，顾客进入这个智能系统调控的舱室后，半小时之内就能达到深度睡眠的效果。我已经调研过了，这商业区分布着大量的写字楼，很多上班族因为工作太繁忙，总是休息不够，身体经常处于亚健康状态，我这个打盹太空舱正好为他们提供补觉服务，他们完全可以利用工作之余，短暂的时间来获得充足的睡眠……

噢，原来有这么好的经营项目啊？这一定能赚大钱！麦克十分懊悔自己之前看走了眼，误把“打盹太空舱”当作电热锅炉了，因为两者的外形实在太像了。麦克懊恼之余，忍不住在心里打起了小九九：上帝啊，长痛不如短痛，大不了，我把这个看上去已经没有经营价值的汗蒸房舍弃了，然后……

“什么，汉斯跟那家‘睡眠研究机构’还签订了本地区唯一的独家经营权！”接到帮忙打探消息的汤姆打来的电话后，麦克急得团团转：噢，我的上帝，这下想学也没门了！

汉斯的补觉馆因为是独家经营，那生意是好得没话说了。这一天，他乐呵呵地对醉得东倒西歪的麦克说：“其实啊，我知道你那天晚上在窥探我的设备，我是故意让你看个够。你瞧，我汉斯这个人就是这样有绅士风度……”

选自《上海故事》

五年级水平

今天上三年级的孩子回来特别高兴，说老师夸他作文水平达到五年级的水平了！兴奋得不得了！

我默默地走到阳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拿着作文本的手在微微地颤抖，这篇我亲自修改了六遍的作文，原来只有这个水平！

选自《上海故事》



妈妈的味道

女友那天心血来潮，包了一顿饺子，吃了一口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女友问：“怎么了？”

我：“我尝到了妈妈的味道。”

女友高兴地说：“真的吗？”

我：“真的，记得我妈年轻时，也有一次把喂兔子的草当成菜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环视四周

一位盲人牵着一只导盲犬，进了杂货商店。突然，他抓起导盲犬脖子上的皮带，把它提了起来，拎着这只导盲犬在头上绕起了圈。

商店老板跑了过去，问这位盲人：“您这是在干什么？”

盲人说：“我只是想环视一下四周。”

（孙开元）

选自《故事会》

案后有案

一对夫妇从商场买完东西，发现他们崭新的轿车被偷了，于是报案。

为搜集证据，警察驱车把他们带回停车场。让他们大为惊讶的是，轿车已归还，车上贴着一张字条：“我为开走您的车而深表歉意，当时我妻子即将临产，我不得已启动了您的车，飞快地把她送到医院。不便之处，请原谅。这里有两张今晚莎尼亚音乐会的门票，请笑纳。”

夫妇俩很感动，不再追究，晚上去听了音乐会。当他们回到家时，却发现家中已被洗劫一空，卫生间的镜子上有一张字条：“我还得供孩子读完大学，不是吗？”

选自《特别关注》

不敢坐

爸妈是相亲认识的。据老妈回忆，相亲那天，老爸穿了一身崭新的中山装，局促地在那儿站着。

老妈问："怎么不坐呀？"

老爸回答："如果把衣服压皱，下次相亲穿就不好看了……"

选自《中年读者》



狂奔

一个男人手拿纸匣在路上狂奔，恰巧被一位巡警遇上。

巡警怀疑他可能偷了什么东西，于是就上前把他拦住了："喂，站住！匣子里是什么东西？"

男人一惊，忙回答道："是一套时装。"

巡警："哪里来的？"

男人："时装店里刚买的。"

巡警："到哪里去？"

男人："回家给我老婆。"

巡警："为什么要这样狂奔？"

男人："迟了，恐怕样式又嫌旧了。"

（冯静）

选自《良友周报》



玩扑克

我和小外甥玩扑克，我跟他说："这次你要是能赢，我家里的东西任你拿一件。"

没想到他真的赢了，在屋里走了一圈，拿起我的手机看了看，没兴趣；去抱我的电视机，抱不起来……

最后他走到我老婆面前说："跟我走，舅舅把你输给我了。"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一个好工作

他乞求上帝满足他一个愿望。

上帝："什么愿望？"

他："请给我一份不用操心费力，又有人自愿给钱的工作。"

"做狗。"

"不行，得看门守夜，也没人给钱。"

"做乞丐。"

"不好，风吹日晒的，人们还瞧不起。"

"那……你回去吧，包你满意。"

现在，他居住于佛殿之上、神像之前，成了功德箱。

选自《特别关注》

插图：彭建辉



宝中劫

◇文/流苏　图/山公

楔　子

夜黑如墨，陈宇站在跨江大桥下的涵洞里，巨大的桥身挡住了城市里霓虹的灯火。在他对面，站着一个穿着兜帽衫的年轻男子。男子身形瘦削，宽大的兜帽遮住了他的半张脸。陈宇很想看清面前的人到底长什么样，奈何光线不好，除了一团黑色的影子，什么都看不到。

其实看到也没用，因为面前的这个男子，他根本没有固定的脸。他是人称“千变脸魔术师”的珠宝大盗M，很多人都见过他，可是每个人对M的描述却不尽相同。

没有人知道他的脸，正如没有人知道他的盗窃手法一样。

但无论M的身份多么离奇，有一点是不变的，M从来都没有失过手。他既没有失手目标珠宝，也从来没有被警方抓到过。而这两点，正是陈宇需要的。

“目标？”年轻男子开门见山地问。

“一个黑色丝绒礼盒里装的10颗钻石。”陈宇回答道。

“只要拿到钻石就行？”

“不全是。8月10日，在南城梧桐老街的金玉珠宝店里，会有一笔交易，当交易完成后，你才能去盗取买家买走的10颗钻石。”

“哦……”年轻男子若有所思地笑了，“您这样好吗，不怕买家找上门啊？”交易之后反水害人，再次盗走财货，在道上屡见不鲜。

“所以才要靠你啊！”陈宇说，“如果成功，酬金我们对半，如果不成功，你什么都得不到。”

交　易

李昊是南城梧桐街道金玉珠宝店的员工。作为一个急需转正的实习生，李昊每天都兢兢业业地工作，他这辈子就只想老老实实干活，从来没想过有什么飞来的横财。

直到8月10日早上，他收到了一个快递。快递单上没有寄件人的信息，而快递盒子里

面是一个密封的黑色丝绒礼盒。李昊原以为是自己空闲时候订的快递，没太在意，等他看到黑色礼盒下面还压着1万块钱时，李昊倒吸了一口凉气，开始认真审视当前的情况。

在1万块钱中，还有一张白色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中午12点，会有买家来金玉珠宝店，声称要买药。届时把这个黑色礼盒给他，并从他手中取走同样的黑色礼盒。交易达成，你将得到1万块钱的酬劳。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差事。有人特地快递了东西让李昊代卖，李昊大概就是一个中介。可到底是交易什么东西，中介费能有1万元？

耐不住好奇，李昊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黑色的丝绒礼盒。晶莹璀璨的光从礼盒中流溢出来，李昊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礼盒中所谓的“药”——那是10颗如鸽子蛋大的光彩夺目的钻石。

这回李昊是真不淡定了。李昊在珠宝店工作，钻石他没少见，可是这样纯粹的原石，还是鸽子蛋大小的，他真是第一次见到。这里面每一颗钻石，都值成百上千万。

这还叫中介吗？李昊觉得，这件事情里面肯定有猫腻。

这时候，他看到黑色礼盒的盖子上贴着一张纸，李昊把那张纸撕下来，发现是张照片。上面两男一女，是李昊的全家福。李昊浑身的血液都凉了。在他父母的脑袋上，被画上了一个红色的叉。这是威胁！对方意图很明显，如果李昊完成任务，他会得到1万元的酬劳；如果敢报警，那么他的父母就会遭殃。

8月10日，一整个上午，李昊都死死地盯着墙壁上的挂钟。时针走到12点的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心跳恍惚漏掉了一拍。几个穿着西装的男人走进珠宝店，李昊本能地抓住礼盒退到一边。这时候，为首的西装男走到李昊身边，低声问他：“请问，这店卖药吗？”

李昊吃了一惊，买家终于来了，可买家怎么知道“药”在他手中呢？李昊环顾四周，才发现整个珠宝店居然只剩他一个导购员了。

李昊小声地回答：“有。”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黑色礼盒递给买家。买家看到东西，眼睛里闪过一丝惊喜。他退到一边，另一个男人走上来，低声道：“我们要验货。”

这家伙难道是珠宝鉴定师？李昊知道老板去进A货的时候，会带上珠宝鉴定师，这样能对钻石进行估价。不同纯度和精度的钻石价格是不同的。李昊取出镊子，夹了一颗钻石给鉴定师。鉴定师取出培养皿收好钻石然后又取出各种化学试剂和显微镜。李昊有点头大，他虽然不太懂钻石，可鉴定钻石怎么会用到化学试剂和显微镜呢？

鉴定师取出了一个小玻璃锤子，在钻石上轻轻一磕，晶莹的粉末从钻石身上散落下来，鉴定师将粉末放入一根试管中，然后加入了几滴溶剂，小晶体在溶剂中立刻溶化了。这时候，他又用吸管吸取了少量的溶液放到显微镜下观察。

李昊有些蒙了，他对钻石了解不多，但他明白，钻石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晶体之一，而眼前的鉴定师，居然用一个玻璃锤子就把钻石给敲碎了一个角。紧接着，更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鉴定师用注射器吸取了溶液扎入自己的血管中。

原本还一脸严肃的鉴定师，在注射了溶液后，整个人兴奋了，翩翩然仿若入了仙境。李昊终于知道这次交易了，黑色丝绒礼盒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顶级钻石，而是高级毒品！

趁黑衣人不注意，李昊把手偷偷按在柜台里一个红色的开关上。这东西是报警器，珠宝店都会安装这种报警器，以防有人来抢劫。

这时，珠宝店的门突然开了，中午出去吃饭的导购员都回来了，原本安静的珠宝店突然热闹起来。

李昊有些心惊，他特别怕这群买家突然反悔，像电影里面的黑道一样突然拿枪杀人什么的。但买家却没做什么，只是继续交易，李昊把黑色礼盒给了买家，买家同样给了他一个黑色的礼盒。

李昊打开那黑色礼盒，觉得眼前一黑，又是10颗亮晶晶的钻石。但这10颗恐怕就真

的是钻石了。

目送西装男们离开了珠宝店，李昊终于松了一口气。

突然间，几声枪响，一群套着头套，手里端着冲锋枪的男人冲进了珠宝店，原本富丽堂皇的珠宝店，在几十发子弹之下，变得坑坑洼洼，支离破碎。

劫匪迅速占领了珠宝店，中午没有顾客，店员们都惊恐地蹲下身，抱紧头部。李昊也胆战心惊地抱头蹲下，这里没有人比他更害怕，刚刚他莫名其妙地进行了一宗毒品交易，这会儿又遇上了抢劫，要是这两件事情一起被捅到警察局，他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劫匪将柜台里的所有珠宝都装进了一个巨大的口袋，还把李昊怀里的那十颗鸽子蛋大的钻石也抢走了，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劫匪抢完珠宝，准备撤离。就在他们即将退出珠宝店的一瞬间，原本那群穿着西装的买家突然又返回了珠宝店！毒贩和劫匪碰头……李昊无法想象这是什么画面。

但奇怪的是，那些劫匪并没有用枪指着西装男们，反而毕恭毕敬地问："老板，出什么事了？"

"假的！这些钻石都是假的！"为首的西装男抓着黑色礼盒往地上一摔，钻石从盒子里甩出来，掉在大理石地板上四分五裂。几个钻石碎片崩到李昊面前，李昊用手偷偷一摸，是玻璃！

"陈宇呢？陈宇在哪里？"西装男大吼道，几个劫匪从办公室出来，提着一个颓然的中年男人。李昊认真一看，劫匪提着的人，正是金玉珠宝店的老板陈宇！西装男将枪对准陈宇的脑门，大吼："告诉我，货呢！货在哪儿？""客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啊！"陈宇战战兢兢地说。

"你以为你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实习生来交易，我就不知道幕后老板是你！"西装男眯着眼睛道，"南城梧桐街道的陈宇，表面上是做珠宝生意的，实际上却是一个大毒枭，专门将高级毒品制造成珠宝的样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交易换掉的货物就是你搞的鬼！"

"那么，周老板交易之后又找人抢劫我的珠宝店，连同交易的真钻也抢走，这难道就是经商之道？"陈宇冷笑道，"我素闻周老板做生意不老实，我只是留了一手而已，没想到误打误撞对上了。"

周老板，叫周爱国，是南城最大的毒品零售商。

"不可能！"周爱国吼道，"我分明目睹了交易的整个过程，你不可能有机会做手脚！"

"我当然做不到了，但如果是千变脸魔术师，那就不一定了。"

周爱国一愣，千变脸魔术师M，他也听说过。所以，在他根本没注意到的瞬间，M已经将毒品换成假珠宝了。周爱国冷冷地说："M给人办事有规矩，他要收一半的珠宝作为酬劳，你这一招玩得真大。"

"至少我赢了呀！"陈宇说。

"别傻了，你的命还在我的手里呢！"周爱国拿着枪笑着说。

"你确定吗？"话音刚落，几颗黑色的催泪弹从破碎的玻璃门中滑入珠宝店，整个珠宝店顿时弥漫着呛人的气味。烟雾缭绕中，根本看不清人影。周爱国捂着嘴，四下寻找陈宇的身影，却发现这个男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周爱国心中惊骇，立刻冲到后门想夺路而逃，但门口早已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警察们一拥而上，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上。

被 捕

直到周爱国被押到警车上，他才明白，这是一场不存在毒品的、纯粹的抢劫案。他至死都不能说出毒品交易的事情，抢劫犯罪，判刑不过三五年，而毒品交易那是死刑。

陈宇不愧是整个南城最大的毒品经销商，毒品世界最狡诈的老狐狸。他愿意花上百万去请珠宝大盗，也敢拉响警铃叫来附近的警察，正是他有着常人所不敢想的计谋，才能使这次的计划成功。

有谁愿意花钱去请人盗窃？又有哪个毒

枭敢叫来警察给自己护航？陈宇敢！不仅如此，他还敢赌，他赌周爱国为了自己的性命，绝对不会说出毒品交易的事情来。

在拘留所里，陈宇冲着周爱国笑了，这一场博弈，他赢了。就算李昊抖出一切，都没用，因为根本不存在毒品。没有证物，纯粹靠证人的一面之词，警察不能断案。

在警察局里，陈宇做完了最后的笔录，准备离开，突然间，两个警察将他拦了下来："不好意思，陈先生，我们刚刚抓到了新的嫌疑人，这个案子有了新的进展。"

"新的嫌疑人？"陈宇一愣。

"人称千变脸魔术师的珠宝大盗M。"警察冷冰冰地说。

"M被抓了？"陈宇的表情从得意瞬间变成了震惊。

一个穿着黑色帽衫的男人被警察押着进入了警察局。警方在珠宝店旁边的梨花巷子抓到M，并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个黑色礼盒，里面装着最新研制的高浓度新型毒品。

抓获珠宝店劫匪的是重案一组的成员，而抓到珠宝大盗M的是重案二组的成员。一起案子，两组队员，两个报警电话。第一个报警人是陈宇，另一个报警人是李昊。

然而这个案子，远远没有陈宇想得那么简单。周爱国和陈宇交易的钻石是假的。陈宇不知道这批真钻是什么时候被换成假钻的，正如周爱国也不知道他手中的毒品是什么时候被换成玻璃一样。

人称"千变脸魔术师"的M却在拘留所号啕大哭，声称自己只是个普通的流浪汉，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千变脸，更不知道什么毒品。

"今天上午有个男人给了我这个礼盒，还塞给我100块钱，让我待在梨花巷子里……"流浪汉抹着眼泪说，"我好奇心重，就打开了这个盒子，结果发现全是钻石。我就想，没准儿我可以带着跑路，所以我就往巷子里头跑，可我还没跑几步，就给警察抓了！我哪里知道那些钻石都是毒品啊！"

警方无法断定流浪汉到底是不是M。流浪汉一开始称自己是千变脸魔术师M，但后来又声称这是那个给他钱的男人让他说的。前后话语完全相反，警方也无法断案了。

而当陈宇得知真钻被换成假钻的时候，突然笑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作案手法。千变脸魔术师M，已经盗取了贵重的钻石，逃之夭夭了。

离　开

在陈宇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李昊来监狱看陈宇。陈宇一生无妻无子，珠宝店的人知道陈宇是大毒枭后，唯恐警方将他们和陈宇扯上关系，早早辞职另谋高就了，这位昔日的老板，当然能不见就不见。唯一来看陈宇的人，只有李昊。

6颗晶莹的钻石在陈宇面前一字排开，前面5颗光彩夺目，而最后1颗略微暗淡，少了一边角。

"老板，这是您要我偷的东西。"李昊说，"5颗是我的酬劳，剩下5颗是您的。至于这个新型毒品算是给您的小礼品吧。"

如果现在有警察在这里，一定会很震惊。他们满世界找的10颗真钻和1颗遗失的毒品，此刻就在这个狭小的监狱探视间里。

陈宇自嘲地笑了。珠宝大盗M偷了那么多珠宝。毒品伪装的珠宝，他一看就能知道是假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选李昊来进行交易？"陈宇突然问。

"我不知道。"李昊耸了耸肩，"我只知道，您绝对不会自己来交易。那么无论是谁，对我而言，不过是一张脸而已。"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陈宇道，"计差一筹，不得不服。"

放下6颗钻石后，李昊就走了。进来的狱警看到桌面上一字排开的6颗钻石时，立刻拉响了警铃，企图抓到这个神秘的大盗。可正如没有人知道M是如何将钻石和毒品带入监狱中一样，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离开的。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温泉惊魂



雪猴之死

年初，正是冬末春初，乍暖还寒的时节。日本一桥大学的学生勘解一郎和同学约好，一起前往鬼怒川泡温泉休闲度假。

抵达当晚，由于强台风的影响，鬼怒川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附近的溪流变成了泥石流，石块、沙砾径直冲向了用来隔断温泉水与鬼怒川的大坝。第二天一大早，人们发现原本独立于鬼怒川溪之外的数个温泉早已经被洪水淹没。勘解一郎和同学们见此情景顿感失望，只好怏怏而归，到酒店的餐厅里喝酒用餐。

勘解一郎信手推开窗户向远处眺望，只见原本蜿蜒的鬼怒川溪在前面不远处形成一个巨大的蓄水湖。这时，从旁边的山林之中窜出来一群猴子，这是一群日本特有的猕猴，在隆冬时节它们会因躲避严寒而到温泉里泡澡取暖，因此，又被称为“雪猴”。

突然，勘解一郎发现安安静静的猴群开始不安地骚动起来。离湖岸近的猴子纷纷跳上了岸，而在水中间的猴子也拼命开始向岸边游动。游在最后的是一只老猴子，不停地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哀叫。随着它哀嚎的声音逐渐减至无声，圆滚滚的脑壳最终消失在了薄雾弥漫的水面。正当勘解一郎准备扭头用餐时，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老猴消失的地方的湖水开始上下翻滚，仿佛就像是煮开了锅。原本已经沉入水底的老猴猛地一下又挣扎着从水里冒了出来。但随着它发出的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老猴再一次沉了下去。这一幕不由得让勘解一郎从心底打了一个寒颤，恍惚中，他好像看见沸腾的湖水泛出了殷红的血色。过了好半天，同学的喊声才把他从目瞪口呆的状态中拉了回来。等他再向远处望去，才恍然发现水面早已经没有了一丝波澜，甚至连那群雪猴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伙伴遇害

时间在推杯换盏中悄然流逝，待几个年轻人从醉酒中醒来时已是日落西山。落日的余晖映在平静的蓄水湖上，大家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不由自主来到水边。同学颂雅弯下腰，伸手试探了一下水温。经过一整天温

泉水的不断注入，不但原本略显浑浊的水已经变得清澈，此刻湖中的水温也升高到了30℃左右。颂雅跑回宾馆换下衣服向湖边走来。一想到自己上午亲眼目睹的老猴惨状，勘解一郎立即出言劝阻，但颂雅并不领情，她下水开始享受温泉的滋润。另外几名同学也纷纷效仿颂雅下了水，只剩下勘解一郎孤零零地待在岸上。

过了一会儿，湖中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于是，勘解一郎向水中走去。走进水中后不久，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脚踩到了什么硬物。勘解一郎顺手捞了起来，立刻吓得魂飞魄散，竟然是一个白森森的猴子的头骨。上午那一幕的恐惧感此刻被无限放大，他立刻呼喊同学们快点上岸。

然而此时，颂雅正闭目养神，对于岸上的喊声和周围同学们的动静浑然不知。突然，她感觉水里有什么东西在触碰自己的身体。随着她身体的移动这种触碰变得愈发猛烈。颂雅低头一看，只见一条黑褐色的鱼正死死地咬着她的小腿，一股鲜血弥漫开来。紧接着，一群一模一样的鱼闻到了血腥的味道，迅速向颂雅冲了过来。这群鱼随即便从她腿部的伤口开始，展开了疯狂的撕咬。此时，岸上的同学因不了解水中的情况不敢贸然下水营救，他们只能一边报警，一边在岸上焦急地跺脚却又无计可施。很快湖水就把颂雅淹没了，水面上一片血色。两天之后，警方在水底捞出了颂雅尸体的残骸。据警方介绍，颂雅的残骸上已经没有一丝人体组织，骨骼上留下了明显的咬啄痕迹。

食人鱼之谜

京都大学外来入侵物种研究所的小泉一木教授得知此事之后，立即带着助手连夜赶到鬼怒川。一连几天，他仔细地考察了鬼怒川溪以及周边温泉的情况，同时还申请对颂雅残存的骨骼进行了研究。小泉一木教授和助手找来一只山羊，在它的四肢上系上绳索然后将其抛向蓄水湖里。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水里的山羊开始尖叫并露出痛苦的表情。教授立即让岸边等待的人们迅速把山羊拉上岸来，只见羊身上伤痕累累，几条二三十厘米的纺锤形怪鱼仍死死咬在它的腿上。小泉一木教授用木棍把怪鱼从山羊身上捅了下来，只见这鱼体色发黑鳞片发白、宽体高背、下颚强壮突出并且有红色眼睛。“黑食！”教授脱口而出。

原来这种鱼学名叫白锯脂鲤，俗名黑色食人鱼、黑紫罗兰食人鱼或者红眼食人鱼，主要分布在南美洲的亚马逊流域、奥里诺科河流域、圭亚那、委内瑞拉、秘鲁等地。它们性情凶猛，喜欢成群结队地攻击水中的任何动物。黑色食人鱼群可以在数十秒内将人或者牛啃死或是食至白骨。不过，由于黑色食人鱼能存活的最低温度为16℃左右，所以，全世界各地均没有食人鱼物种入侵的案例。但此次在鬼怒川却为何会出现食人鱼杀死人类的事件呢？这些食人鱼又来自何方呢？小泉一木教授把目光投向了正在不断冒泡的温泉。经过他一段时间的研究发现，由于温泉水的不断注入，鬼怒川溪部分河段冬天的水温都维持在20℃以上，这就给黑色食人鱼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至于它们的来源，教授非常肯定地说是来自宠物鱼市场。

日本人一直都有逢年过节放生鱼类的传统。这种黑色食人鱼作为观赏鱼早就进入了日本市场，有些人买回去饲养一段时间后便将其放生到自然水域。加上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冲毁了堤坝，食人鱼便顺水来到了这里。这就是导致颂雅被食人鱼咬死的根本原因。

随后，在一木教授的指导下，当地政府将温泉的出水引到了其他的地方，待其冷却之后再排入鬼怒川溪。之后经过监测，鬼怒川溪连续20天水温都在10℃以下。这些凶残的黑色食人鱼最终走向了彻底灭亡。

选自《奇闻怪事》

图/段明

人算天算

◇文/白驰　图/段明



大学毕业以后，白小玲去省城晚报社做了一名记者。

同事们都说，像白小玲这样的美女记者，就该去做娱乐新闻，可白小玲却坚决要求去“案件聚焦”栏目组，她要求跑社会新闻，说是去这样的部门，对自己更具挑战性。

这天，栏目组得到消息，说当地石门乡发生了一起特大凶杀案，蒙面歹徒丧心病狂，趁胡老汉一家五口午睡的时候，用利器割断他们的喉管，然后逃之夭夭。警方分析，这是一起情杀案，凶手很可能是胡老汉的女儿胡莉莉的前男友，因恋爱不成，恶意报复，而胡莉莉本人却逃过了这一劫，因为那天她碰巧去了同学家。

正巧白小玲最近在做一个青少年犯罪心理的专题，一听这个案情，立刻决定去做进一步采访。中午十一点多，白小玲赶到县城汽车站，准备乘中巴车去石门乡。

此时正是中午吃饭时间，车上稀稀拉拉只有几个乘客，驾驶座旁边堆着一堵墙似的货物。白小玲瞅准车门前边有个两人座的空位，便过去靠窗坐了下来。根据多次外出乘车的经验，白小玲认为这个位子绝对是车上最安全的地方。说实话，漂亮的女孩子出门容易碰上无聊色鬼，借着人多拥挤对你动手动脚。而白小玲挑的这个位子，旁边只能坐一个人，离司机近，后面还有很多双眼睛盯着，危险自然小得多。

白小玲刚坐稳，一个干瘦老头走了过

来，手里还拎着一个装猪崽的蛇皮袋，气喘吁吁地问："姑娘，这儿有人吗？"

"没人，您坐吧。"白小玲客气地说。

当车厢里的空位子差不多都坐满了的时候，中巴车终于启动了。白小玲故意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和旁边老头聊起来，先是聊猪崽，聊着聊着，她就假装不经意地问道："石门乡最近是不是出了一桩人命案？"

"五条人命呢！"老头一听白小玲问这件事，不由深深叹了口气，"听说是那家女娃的对象干的。唉，那伢子真是作孽哟，好端端的一家人，全叫他给毁了。"

老头嗓门挺大，加上这车上有不少乘客是石门乡的人，一听坐在前面的白小玲和老头在说这事儿，他们后面也七嘴八舌议论开了，白小玲于是就竖起耳朵，仔细听着他们的议论。

不一会儿，中巴车过了大山口，路面开始高低不平起来，车子一路颠簸，把车上的人都颠得打起了盹。白小玲却丝毫没有睡意，只好无聊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从眼前闪过。

车又开了不知多久，白小玲看到前面路边站着个满脸大胡子的中年男人，冲着他们这辆中巴车不停地招手，太阳下面，他头上那顶白色的太阳帽特别显眼。于是车到他跟前的时候，司机便把车停了下来，大胡子拎着皮包跳上车，随后车子又醉蛇似的继续朝前开去。

那大胡子抓紧车门边的拉手，两只眼睛朝车厢里扫了一下。只听车厢最后一排有人招呼："这儿还有个空位，可以坐。"可大胡子没理会，他走到前面，弯腰对坐在白小玲旁边的老头说："大爷，跟您商量个事儿……真不好意思开口，您这么大年纪……可我晕车，后面颠得厉害，能不能请您到后面去坐？"

白小玲听了这话，心里老不舒服，可老头却很慷慨地说："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坐哪儿不都一样。"老头说着就站起身来，拎起蛇皮袋朝后排位子走去。

大胡子向老头道了声谢，就一屁股在白小玲旁边坐了下来，抱紧了手里的皮包，又伸长脖子朝车前看了看，然后便往椅背上一靠，打起瞌睡来。他既没看白小玲一眼，也不和白小玲搭讪，这倒让白小玲放心了许多。

睡意袭来，白小玲也想休息一下，可刚有点迷糊，就觉得什么东西在肩上碰了一下。她警觉地睁开眼睛，发现原来是坐在旁边的大胡子，脑壳正沉沉地往自己肩上靠，碰到以后又条件反射似的弹了回去，可没一会儿又靠了过来。以前坐车，白小玲曾经碰到过这样的男人，十有八九是装睡，其实是想占便宜。

白小玲于是拿起背包挡在肩上，可谁知大胡子脑壳碰到背包以后，竟然顺着往她胸前滑来。这下白小玲火了：看来这家伙不怀好意，否则那脑壳怎么跟长了眼睛似的？不行，得给这家伙点颜色瞧瞧。白小玲瞅准时机，在大胡子脑壳滑下来的瞬间，忽地往前一个探身，大胡子的脑壳于是便西瓜似的猛一沉，几乎撞在车窗上。这一撞，他猛地惊醒过来，看看自己的姿势，又看看白小玲愤怒的脸，好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哎……对不起，小姐，我实在是太困了。"大胡子连忙一脸歉意地解释，"这样吧，你坐到外面来，让我靠着窗子睡吧，免得影响你，行不行？"

白小玲看大胡子确实像是几天没睡好的样子，见他说话也很诚恳，心想：也好，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先换过来再说，看他还耍什么花头。于是，白小玲起身与他换了个位子。

“谢谢你啦！”大胡子点点头，瞟了白小玲一眼，挺肉麻地夸道，“小姐，你不光人长得漂亮，心眼儿也好！”

白小玲没搭理他，不过一时也不敢再睡，怕他再有什么花招。只见换过位子之后，那大胡子压低了帽檐，两手抱着手里的皮包，两眼似闭非闭，靠在窗边，再也没有对白小玲有什么非礼的举动了。白小玲这才松了口气，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把人家想歪了。

这时候，中巴车正开到一个三岔路口，迎面来了一辆装满钢筋的大卡车。那大卡车车速很快，和中巴车在交叉口交错时，它快速转弯的一瞬间，拖出在车厢后面那些长长短短的钢筋，突然蛟龙摆尾似的朝中巴车扫来，车上的乘客根本来不及发出一声惊叫，就听见哗啦啦……金属和玻璃的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待刺耳的急刹车声过后，中巴车在路边停了下来，这时车厢里已经乱作了一团，白小玲整个人摔在过道上，惊出一身冷汗。

惊魂过后，白小玲从地上爬起来，刚抬头，吓得失声尖叫起来：“啊——”很多人和白小玲一样，被眼前这恐怖的一幕惊得脸色惨白：一根手指粗的圆钢筋，捅破了车窗玻璃，不偏不倚插进大胡子的身体里。

司机已经吓得张大着嘴巴瘫在驾驶座上，站不起来了。

倒是原先坐在白小玲旁边的那个老头，只见他从车厢后面走上前来，伸手试试大胡子的鼻息，又看看他的眼睛，摇摇头说：“已经不行了。”他让司机赶紧打电话报案。

这时，车上的乘客都已经逃下车去，白小玲仍然惊恐地站在那儿，她想想自己和大胡子换座位前后不过十来分钟，如果不是自己猜疑，那现在被这根圆钢筋捅的应该是自己啊！眼看着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刹那间就这么没了，白小玲想哭。

“姑娘，别难过，这都是天意啊！”那老头像是看出了白小玲的心思，走过来劝她道，“你想想，他先要跟我换位子，然后又要跟你换，眼看就要到站了，这事儿不早不迟地发生了，神人也难料呀！”

白小玲说：“大爷，您说的不假，可是……我心里不安呀！”

大约二十分钟后，警察来了。一位警官拿过大胡子手里的皮包打开，想查找线索，却见皮包里有一把白亮亮的尖刀，还有一个捆得方方正正的纸包。警官取出纸包一看，吓了一跳，旁边眼尖的惊叫起来：“炸药！”

警官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他把纸包交给一个警察处理，自己盯着大胡子的脸细细打量。突然他眼睛一亮，从怀里掏出一张通缉犯的照片看了看，伸手在大胡子脸上摸摸，然后轻轻将他的胡子撕了下来，露出的竟然是一张白白净净的脸。

“他就是石门乡凶杀案的嫌疑人！”警官很肯定地说，“这家伙简直是疯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可能是想今天中午再次作案杀掉女友，如果被发现，就同归于尽。唉，真想不到，他第一次作案后竟然没逃走，还敢明目张胆地乘车再去石门乡。”

老头听了警官的分析，恍然大悟道：“这就对了，怪不得他想尽法子要换位子，他是想靠前、靠窗，好察看路上的情况。真是老天有眼，他死有余辜啊！”老头转身对白小玲说：“怎么样，姑娘，我说是天意吧，不然怎么一车人都没事，那玩意儿偏就这么准戳到他身上？这家伙是自己找死啊！”

真是奇了！这样的巧合真是没办法解释，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

选自《金故事》

抓贼

◇文/张卫红　图/彭建辉



张三是个瘦弱而且胆小的男人，这天他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2点。他没有带钥匙，为了不吵醒老婆，决定翻墙回家。

当他推开虚掩着的窗户，正准备跳进客厅时，突然，后边有人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嘘，别害怕，咱俩是同行！”拍他的是个胖子。

是小偷！张三的两条腿开始哆嗦。突然，他灵机一动：“伙计，咱俩合作一把，到手的财物平分行不行？”

“中！”胖子爽快地答应。两人进了屋，一起摸索着寻找钱物，半天都没有收获。最后，胖子说他有辆三轮车停在墙外，建议将电视机偷走。

张三配合他将电视机搬到三轮车上后，说：“我刚看到一部VCD，还在矮柜上摸着一个盒子，不知道是不是金银首饰，我胆子小，在这里望风，你进去偷吧。”

胖子不同意，非要张三去，还表示自己一定会等张三。说着，他拿出一把链锁，把三轮车锁住，将钥匙递到张三手里：“快去搬吧！”

张三没办法，只能飞快地跑进屋里，随后，他立即拨打110报警。胖子在外面等了好一会儿不见张三出来，心里犯了嘀咕，以为张三想要独吞财物，于是他赶紧溜了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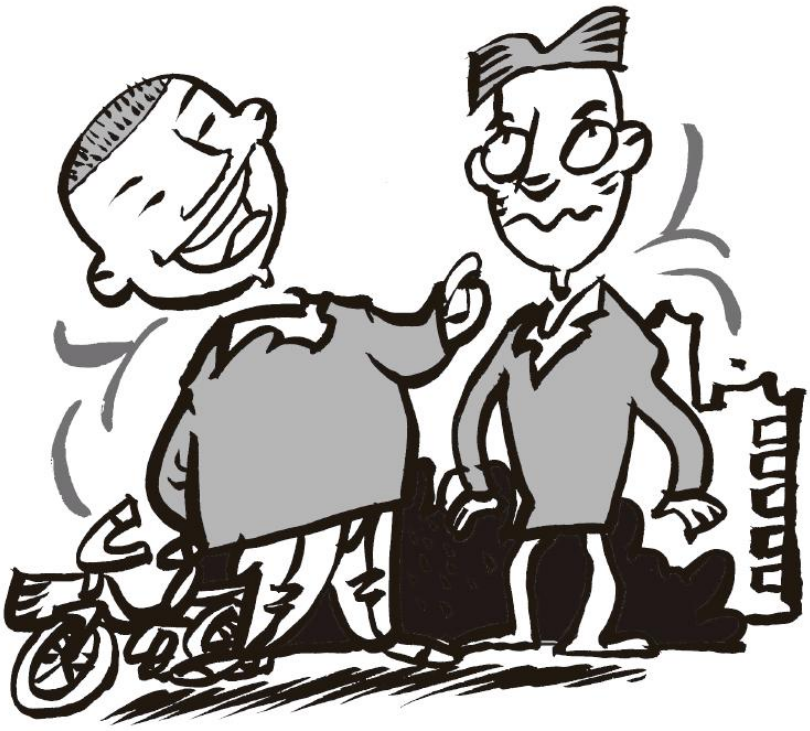
张三看到胖子进来，于是搬起VCD往外走。胖子问：“首饰找到没有？”“屋里太黑，看不清。”“让我摸摸你小子的兜，是不是把钱和首饰私自窝藏了？”

两个人拉拉扯扯，争执不休。突然，外面警笛大作，惊醒了张三的老婆，拉开灯，她看见张三和一个抱着VCD的陌生人，指着张三的鼻子大骂：“好啊你，赌输了钱不说，还把家里的东西往外倒腾，看我不跟你拼命！”直到警察抓住了胖子，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张三的老婆才如梦初醒，上上下下打量张三，确信他没有受伤时，一头扑进他的怀抱：“老公，以前我光知道你聪明，没想到你还是抓贼高手……”

选自《小小说选刊》

闹趣

◇文/大饼　图/彭建辉



同学小王的自行车锁坏了，于是他去买了一把新锁，准备下楼上体育课时换上，走到楼下才发现锁忘了带下来，无奈上课时间快到了，只好对着楼上的小李大喊：“喂，小李，帮我把那个车锁拿下来！”

“什么？把厕所拿下来？你自己不会上来吗？”

“哎呀，我来不及了！”

“那儿不是有个厕所吗？”小李朝着一个方向指了指。

“我知道那儿是有个车锁，可那个车锁是坏的。”

“嘿，你条件还挺高的，你将就着得了吧。”

“不行啊，稍微不注意就掉下去了。”

“那你小心点呗，我不管了。”

没办法，小王只好推车去上课。

下课回来后，小王不停地埋怨小李：“你小子，怎么帮个忙都不行吗？害得我上课时坐立不安。”

“谁叫你条件那么高，随便找个地方一放不就得了吗？”

“那怎么行，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这玩意儿还有人偷？”小李惊讶不已。

“那当然了，上次有个家伙盯了我很久，我虽然小心翼翼，最后还是被他给偷去了。”

“偷你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怎么没用呢，假如你下课太晚了，走路去食堂肯定买不到饭，有了它，你就不用饿肚子了呗！”

小李瞪着眼睛看了小王半天，最后嘲讽地说：“看来你从来没饿过肚子吧？”

小王拍拍肚子，得意地说：“那当然了，每次我都吃得饱饱的！”

选自《特别文摘》

文艺青年相个亲

◇文/黄久辉　图/彭建辉

三鱼是个大龄剩女，为此没少被爹妈押着去相亲，可是每一次三鱼都感觉对方缺点什么。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爹妈只有干着急的分。

西木是三鱼的闺蜜，为了散心，两人相约去苏州游玩。到了苏州，天已经黑了，两人便在一家靠河边的小旅馆休息。

刚进屋时，西木就对三鱼说："我怎么感觉这屋里凉飕飕的，阴气十足。"三鱼安慰西木说："可能是靠近河边的缘故。"睡到半夜，西木突然大喊了一声，惊醒了三鱼。三鱼推了推西木，问她怎么了？过了好久，西木才说："刚才我梦到一个穿黑衬衫的男人直接朝你走去，那个黑衣人发现我看他，就对我说，他和你的缘分就要来临。我看到他要吻你，而我手脚不能动弹，只好喊出来，然后就醒了。"听西木这么一说，三鱼嬉笑道："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帅哥对我垂涎，你羡慕又嫉妒，才把人家吓跑的？"两人嬉闹一会儿，气氛缓和许多，便又安静地睡去了。

第二天起来，三鱼打开窗户，看到外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河对面是一排白墙黑瓦的房子。不远处，青石台阶一直延伸到水里，乌篷船从远处缓缓而来。岸上所有的一切清晰地倒映在水里，美极了。三鱼立刻梳洗打扮，准备去欣赏美景。

三鱼和西木要游玩的园林就在小旅馆的附近。一进园林大门是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一边是高大的垂柳，另一边是一排房子，青砖灰瓦，红柱朱门。三鱼撑开油纸伞，在垂柳下碎步慢行了一段，然后笑得前仰后合，问西木自己像不像古时候大户人家的小姐。

继续往里走，是一条游廊，游廊在目光尽头延伸开去。西木对三鱼说："好好的走廊，设计得弯弯曲曲。"三鱼笑着说："你以为像城市里设计的走廊都是笔直一条线？这就像爱情，曲曲折折才有味道，直来直去有什么意思？"

穿过游廊，就是一条木质的水上走廊，两边安装有木质扶手。走在上面，穿过芦苇荡，绕过荷花群，看着水里的金鱼游来游去，三鱼深深地沉醉其中。三鱼不断地摆造型，让西木给她拍照片。正玩得兴起，三鱼不小心撞上了一个人，她连忙说："对不起。"走了好远，三鱼才对西木说："刚才那个人好帅啊，我感觉被电到了。"西木神秘兮兮地说："你没看到他穿着黑衬衫吗？"三鱼想起昨晚西木做的梦，再朝那个黑衬衫男子离开的方向看去，对方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继续向前走，是一座拱桥，拱桥有个很别致的名字，叫鹊桥。西木对三鱼说："传说两个不认识的人在上面走一遭，就能走出缘分呢。你去走走看，说不定能遇到意中人呢。"

三鱼虽然不信西木的话，但还是慢慢地走了过去。刚好有一条小船从桥下穿过，三鱼一眼就看到那船上站立着的就是那个黑衬衫男子。此时此刻，那个黑衬衫男子也正看着一袭长裙、凭栏而立的三鱼。就在小船从桥下穿过的那一刻，三鱼感到一阵心痛，难道真是有缘无分？

两人又沿着青石河岸走了一会儿，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来。那把油纸伞



遮挡阳光还行，但是根本无法挡大雨。西木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亭台说：“我们去那儿避雨吧。”两人刚跑到亭台，那个黑衬衫男子也同时跑到亭台避雨。三鱼的心顿时扑通扑通地乱跳。三个人站在亭台的三个方位看雨，连绵的雨滴落入水中，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三鱼转动着油纸伞，黑衬衫男子远眺不远处的高塔。西木小声怂恿三鱼：“主动一点呗，打个招呼。”三鱼摇摇头：“太唐突。”

雨渐渐停了，黑衬衫男子先走了。西木在一旁揶揄三鱼：“活该单身。”三鱼说：“真有缘分又岂会错过？”西木不耐烦了：“你这不是错过，你这是自己不主动。算了，没法说你了，我不陪你走了，早该穿个平底鞋出来，穿高跟鞋真是受罪。”说着，西木就把高跟鞋脱了，坐在亭台椅子上，死活不走了。

雨后的空气骤然变得清新起来，三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三鱼看着不远处的房子，风雨过后，烟雾迷蒙，顿时又来了兴致。她嘱咐西木别乱走，她逛一会儿就回来。看着三鱼渐渐走远，西木拍了一下栏杆，暗暗笑道：“小样儿，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

三鱼走近那座房子，正有雨水从廊檐上滴下，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爬山虎布满了山墙。走到一个小夹道处，旁边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两个字：随缘。来这儿之前三鱼就听说这个园子里有一条路，只能通过两个侧身而过的人。在那条路上相遇的人，没准就是这一生在等待的人。

通道曲曲折折，路面坑坑洼洼，墙面脱落处布满青苔。在通道最中间的位置，三鱼和黑衬衫男子不期而遇。通道狭窄，两人相对而立。过了好一会儿，黑衬衫男子才说出两个字：“你好！”

一年后，三鱼和那个黑衬衫男子要结婚了。趁着新娘子去卫生间的空当，新郎对西木说：“谢谢表姐。”西木摆摆手，说：“别露馅儿了，给文艺女青年相个亲真不容易，累死老娘了。”

选自《喜剧世界》

勾魂骨

◇文/许建立　图/段明

剪纸化鱼虾

靳州城的八柳社，来了个搭台做戏的瘸腿老头。他的戏很出奇，凭手上一把剪刀，把纸剪成鱼虾，每剪一条就放入一个荷花缸里，不一会儿，缸里就漂满纸剪的鱼虾。看缸里的鱼虾差不多够数了，老头便拿出一块布，遮盖住了鱼缸口。待他揭开布，一缸的纸鱼虾，全变成活蹦乱跳的了。

瘸腿老头的戏，从不收门票，只是在戏末，他会拿出一枚骨头打磨成的扳指，让观众里是瘸子的人，戴上骨指走几步。瘸子的人数毕竟不多，老头在八柳社演了半个月，也才遇到三个瘸子，那些都不是他要找的人。

这天，张子危正在靳州城的三槐殿清扫烛灰，一个香客盯住他的瘸腿说，八柳社的鱼虾戏很好看，你不妨去看看，特别的是，人家演戏不是图利，而是在寻瘸子。至于为什么寻瘸子，那人也说不上来。张子危就很好奇，决定去看下。

八柳社果然热闹，那个瘸腿老头，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只可惜也瘸了腿，败了相。不过老头子满面红光，两眼炯然，正在认真地表演剪纸呢。看客喊着，剪红鲤，剪白鲢，有个孩童脆脆的声音喊着剪螃蟹和龙虾。老头灵动的手法，比一个姑娘家还灵巧，一一满足了他们。

这时，老头盯住了瘸腿的张子危，扬着手上的白纸问道："年轻人，你想要什么鱼？"张子危愣了一下，尴尬地说，要不就剪只乌龟吧。他的话，惹得旁边的人一顿大笑。

老头果然剪了一只乌龟，背上还文着个八卦。他把纸龟投进缸里，扯上块布盖上，道声："诸位，看仔细了，活龟来也！"

随后手一抖，把布掀开，浪花四溅，一缸的活鱼活虾。老头把手探入缸里，逮出只缩头乌龟来，连龟背上的八卦都分毫不差。奇哉！

按照惯例，张子危是个瘸子，要戴上那枚骨指走几步。老头拿出骨指后，张子危瞪大了眼睛，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子危还是接过骨指，把它套在手指上，瘸着走了一圈。他认为在大庭广众之下，老头是在出他的丑，便快快地回到三槐殿。

几天后，那个瘸腿的老头来了，靠在门板上大口喘气，看到张子危在清扫烛灰，便说："年轻人，老朽姓孙，叫孙不乐，不在八柳社做戏了，不知可否在你这庙里头借住？"张子危本想拒绝，看在他也是瘸子的分上，便答应了。

当晚，半夜三更时，张子危蓦地醒了，便难再入睡。不知为何，他最近老是做梦，梦到儿时的一场大洪水，他和母亲顺水漂流，被好心人所救的事。那是他六岁时的事了。他一直痛恨，是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前年，母亲生病去世后，他才来到靳州城，原以为可以有一番建树，却因无一技之长，又瘸了腿，只得住在三槐殿。他在黑暗中见隔间灯火还未隐去，难道那个会剪纸化鱼虾的孙不乐还没有入睡吗？他决定去看看。

灯下人影声

房内亮着灯，有人语声从房内传了出来。张子危记得纸糊的左窗破了一个小洞，好奇心使然，他悄悄靠近那个纸窗，从破洞

里往里瞧。

孙不乐倒在床上睡着呢，不过他的瘸腿却伸出床板外，搁在一条板凳上。原来有两个薄薄的纸皮人儿，在瘸腿上忙活着。纸皮人的衣服很像是狱差的衣服，一个写着甲，一个写着乙！甲差说："哎呀，主公真是折俺们的寿啊，好好的腿不走路，偏要瘸着腿走。他白天里瘸一步，晚上俺们就得给他揉一下，你看我的手，都揉红了，呜呜！"乙差说："主公瘸着腿自然有他的道理，你也别发牢骚！你揉几下了？""一千下了，现在才是三更天，离天亮还早着呢。"乙差出主意道："要是明儿个让主公有头驴骑着代步，明晚咱就自由了。你小子去看看隔壁那个瘸腿书生，如若在呼呼大睡的话，你就把他的另一条好腿的足魂勾出来，变成一头驴，牵到殿门外去拴着；如若半夜了还在苦读诗书，就饶了他，快去。"张子危听到这话，吓得脸都白了，他赶忙溜进房间，捻亮灯火，拿着本书在灯下翻着，眼光却不敢去瞄窗户，到底那个甲差有没有来监视他，就这样坐到鸡鸣白。

孙不乐起床了，瘸着腿在殿内参看神像。张子危低着头走过去，不敢去看孙不乐。他昨晚在灯下坐了一宿了，书倒是没有读进去，可骨子里真把孙不乐当怪物了：会不会是妖精呢？三槐殿内不是参供着擒妖降魔的诸神吗？在大殿内竟发生这等邪门的事，他不得不对孙不乐的法力害怕。

看他想侧身而过，孙不乐精神抖擞地说："年轻人，你看起来脸色那么差，昨晚是不是熬夜了？要注意身体啊！"

张子危只得搪塞过去，不过他觉得有必要问孙不乐："对了，老丈，你的腿真的是瘸的？"孙不乐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盯了张子危一会儿，笑道："你听说了？"张子危却摆手道："不不不，我随便问问。"

这时，孙不乐拿出骨指，他看张子危的表情，多了一层慈爱。张子危不解地问道："请问，你在找瘸子，跟这个骨指有关系吗？"孙不乐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受人所托，或许只是徒然。你戴上这枚勾魂骨后，有什么感觉？"张子危摇了摇头。孙不乐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记得令尊的样子吗？"没想到张子危一听，满脸愤怒道："我没有父亲！别跟我提抛妻弃子的人，他不配当我父亲！"张子危不再理会孙不乐，就去清扫殿堂了。

哪来的驴子

有一天，张子危依庙祝的嘱咐，要去香山一带采买香烛。香山那儿有一种沉香树，很适合做香烛的材料。张子危以前并没有去过香山，不认识路，在街上问了几个人，最后一个叫陈阿大的人，说他认得路，也正想去香山做买卖，张子危就跟他一起上路了。

走了一个时辰，陈阿大说的香山还没到，张子危便有些吃不消，毕竟，他是个瘸子。陈阿大索性指着郊区的一处荒弃的破道观，提议在那儿歇下脚。

张子危全无防备，以为陈阿大是好心帮他，实际上，陈阿大图他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既然要去采买，身上必定带着银子。张子危的褡裢确实挺沉的，银两估计不少。陈阿大是个赌徒，哪会去香山做生意呢。

陈阿大来到破观后，瞒着张子危，偷偷取出藏在墙角的一条麻绳，趁张子危坐下休息时，突然用绳扣套中张子危的瘸腿，麻绳穿过上梁，用力一拉，把张子危给倒吊了起来。

张子危被倒吊着，嘴上只得说："那些乃是功德箱的钱财，若贪去的话，必遭厄运！"陈阿大打开褡裢，脸上早已乐开了花，"告诉你，爷可不信邪，只得委屈你在这破观里，有没有人来搭救你，要看你的造化了。"

张子危就如同一条鱼一样，被悬在梁下。倒流的血让张子危脸色红涨，万般难受。他的瘸腿有如拉锯般地疼痛，是绳扣越

束越紧的缘故。他痛得晕了过去。

张子危苏醒过来的时候，伏在一头驴背上，驴子驮着他，牵驴的人是孙不乐。孙不乐说：“年轻人，老朽这几天就一直宿在道观，今日倒是撞见这起凶案。”张子危说了一通多谢搭救的话，冷不防见他的臂弯套着自己被抢去的褡裢，料想孙不乐还真有办法，连陈阿大那种穷凶极恶之人，也能中了他的招。

这一趟路程，因有了驴子的帮忙，香烛成捆成捆地绑在驴背的两边，在夜色落幕前驮回了三槐殿。



父亲的信物

当夜，孙不乐又留宿在三槐殿。张子危心里头一直有个难解的谜，今晚他没有睡，想等到三更天的时候，再去偷窥孙不乐。

果然，张子危从窗纸破掉的纸洞看去，两差役仍旧分侍在瘸腿的两旁揉捏着，嘴上喋喋不休。甲差说：“主公也真是苦心，前几天就知道瘸子有个劫难，便守在那个破观里。”乙差说：“瘸子不知哪儿修来的福德，主公这么照顾他。还勾出陈阿大的足魂，变成了驴子给他骑。”甲差正要再说，却嗅了嗅：“我好像闻到外头有人在呼吸，不会有人在偷听吧？”张子危来不及躲开，只见两片纸人，不知哪来的力气打开门，架起他，就如同飞起来一般，不一会儿，他就被绑到了一把椅子上，动弹不得。嘴里被喂入了一种像酒一般的液体，他脑子陷入了昏迷状。只隐隐约约，见灯光下人影绰绰，他的瘸腿被两片纸人扛着。对，那个孙不乐，这会儿可不瘸了，正拿着一把剔骨刀，对准张子危的瘸腿，狠狠地剔下去……

天已大亮，张子危睁开眼，他正睡在床上。难道昨晚真是一场梦吗？他拼命想坐起来，发现他的腿根本就不能动，正缠着厚厚的棉布。边上压着一页纸，镇着勾魂骨。

看着纸上的字，张子危不禁眼眶泛湿。

原来，孙不乐说，张子危自幼是瘸子，张父发誓遍访天下名医，也要学得医治儿子瘸腿的医术。哪知一去就是数年，老家却遭遇了一场洪水，从此失去了联系。多年后，张父不仅医术高明，连跑江湖的幻化之术也是习得出神入化。这一次，为了寻找张子危，张父化名孙不乐，他自知无脸面见儿

子，做足了戏场，只是为了避免张子危的恨意滋生。所谓的勾魂骨只是噱头。张子危明明记得，母亲也有同样的一枚骨指，不过不叫勾魂骨，是清贫爱情的见证。当年父母成婚时，因为穷，张父利用一段鹿骨磨出了两枚骨指，当作爱情的信物。幼年走失，多年未见，哪怕张子危长大成人，孙不乐在八柳社一眼就认出了儿子。父子其实是连心的……

张子危休息了七天后，他拆下裹在腿上的棉布后，发现最里层包裹着他腿的，却是两张驴皮做成的皮人，一个写着甲，一个写着乙。这两个小小的皮人，一下子击中了张子危柔软的内心。他儿时最喜欢看母亲在灯下扯张幕布，玩着两个纸剪的人，透过薄薄的幕布看过去，母亲玩的纸剪的人，在灯下会被放大到真人般大小。他想这两个皮人，也该是孙不乐因思念儿子时剪成的吧。

过后不久，张子危在一个赌馆的门口，见到陈阿大。陈阿大没了往日的贼精，瘫痪在地，一身脏衣服，头发也乱成一团糟，看到并不瘸的张子危，惊恐道：“那个孙不乐，遭天杀的，那天我一出破观，就中了他下的套。他说要从我足下借走足魂，帮你医治瘸腿，便拿出一把剔骨刀，我就疼晕了，醒来腿就瘸了！如今你腿好了，果然用了我的足魂。你还我足魂来。”陈阿大歇斯底里大叫起来。

张子危哼哼了两声，陈阿大这种道德败坏之人，心早就瘸了。孙不乐让他瘸了腿，还算便宜了他呢。

选自《上海故事》

考虑周到

◇文/余人



小宋是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这天，他刚查完病房回到办公室，护士小静急匆匆跑了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宋医生，你赶快躲一躲吧！”小宋惊讶地问：“怎么了？”

小静说：“你以前的一个患者拎着铁锤到医院来了，看样子是冲你来的！”

小宋吃惊不小，虽说他上班时间不算长，但对医闹可不陌生，拎着铁锤找到医院来，这不是要自己的命吗？来不及多想，小宋就跑出了办公室，藏了起来。过不多久，只见一个中年男子拎着铁锤来到办公室，一进来就瓮声瓮气地问：“宋医生呢？”

小静战战兢兢道：“你找宋医生有事儿？”

中年男子把眼一瞪，说：“没事儿我会来找他？他在哪儿？”

小静骗对方说：“宋医生今天请假了，不在医院。”

中年男子不相信地说：“请假？上次我来，他说这几天都在医院里的，咋会请假？”

小静说：“临时家里有事儿，你有事我可以转告他。”

听到这话，中年男子把锤子放到桌子上，又从口袋里拿出两枚钉子，小静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卷着的布，打开一看，那竟是一面写着“妙手回春，医德高尚”的锦旗……

小宋重新回到办公室后，中年男子一见，连忙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地说：“宋医生，我给您送锦旗来了。”

小宋哭笑不得，问：“大叔，你送锦旗，干啥拎个铁锤？”

中年男子挠挠头说：“我怕医院里没工具往墙上钉锦旗，就连锤子钉子都捎来了。”

选自《中华传奇》

荷仙

◇文/邢东　图/周欣欣



叶晓荷是一名大三学生，长得青春靓丽，浑身上下充满了朝气。她的男友罗蒙是她的同班同学，也是一表人才，两个人凑到一起，真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最近几天，叶晓荷突然变得沉默了许多，每天下了课总是匆匆忙忙离开学校，连个影子都找不到。罗蒙是什么样的人，这变化他早就看在了眼里，他几次找叶晓荷，想问她出了什么事儿，可叶晓荷总是躲躲闪闪的。直到前天，叶晓荷终于主动给罗蒙发了条短信，让他傍晚的时候到郊外的荷花淀找她。

罗蒙对荷花淀一点儿也不陌生，去年他和晓荷的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荷花淀边。那时候荷花还没有盛开，水面上浮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荷叶，有成百上千枝荷花箭挺出水面，顶着小巧玲珑的花骨朵。那时的叶晓荷，还扎着马尾辫儿，就像含苞待放的荷花一样，在荷花淀边一站，真是相得益彰，把个罗蒙看得目瞪口呆，弄不清是荷花把晓荷映衬得那么超凡脱俗，还是晓荷让荷花更加风姿绰约。

罗蒙很快赶到了荷花淀的码头边，果然，叶晓荷正在那里等着他。见到罗蒙，叶晓荷指了指码头边的一条小木船，罗蒙伸出手，拉着晓荷一起上船，可他明显地感觉到晓荷的手先是挣扎了几下，最终才无奈地握住了自己的手。两个人一起上了小船，向荷花淀深处划去。

现在正是荷花盛开的季节，宽大的荷叶有些已经高过人头，不时可以看到一两只莲蓬从荷叶间露出来。罗蒙轻轻地划着船，静静地看着叶晓荷的脸庞，猜不透她究竟想干什么。

“罗蒙，我们分手吧！”叶晓荷的一句话，差点儿让罗蒙从小船上掉下去，相处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分手呢？

看着罗蒙一脸的惊愕，叶晓荷淡淡一笑，说：“罗蒙，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那里有生我养我的父母，我现在需要钱，我必须要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这个要求，我自己满足不了，你也满足不了。”

罗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本那么清纯的叶晓荷，怎么能说出这么俗气的话来？罗蒙定了定神，对叶晓荷说：“晓荷，请你相信我，给我三年的时间，三年，仅仅三年就足够了，我可以凭自己的本事打出一片天地，到时候，你孝敬父母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的。”

晓荷摇了摇头，说：“对不起罗蒙，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和一个老板达成了协议，他负担我后两年的学习生活费用，并且包下我母亲癌症手术的治疗及营养费。而我付出的，只是……”

叶晓荷的话没说完，罗蒙一个耳光就扇了过去，带着风声的巴掌在接近晓荷的面颊时，猛地停了下来，因为叶晓荷根本就没有躲闪。罗蒙气得手直哆嗦，他指着叶晓荷说：“不错，我穷，可我至少没有那股子铜臭味儿！晓荷，求求你，别做这样的傻事，你会毁了自己的一辈子的！”

叶晓荷脸上一点儿表情也没有，她的嘴里轻轻吐出了十几个字：“他只要我的青春，而我，只要我的母亲活着。”

罗蒙彻底绝望了，他发疯一样地挥舞着船桨，想尽快划出这片令他伤心的荷花淀，可划了半天，直到月亮升起来了，小船还在荷花丛中转悠。罗蒙站起身来，向四周望去，突然发现四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荷花——他们迷路了。

叶晓荷也愣住了。虽然这片荷塘有几十亩，但她和罗蒙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怎么会迷路呢？她仔细辨认了一下方向，夺过罗蒙手里的桨，朝一个方向划了过去。过了半个小时，当晓荷感到手腕酸痛的时候，她和罗蒙惊奇地发现：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叶晓荷心里一沉，天这么黑了，估计已经没有游人了，在这里困上一夜，滋味儿肯定不好受，她把求助的眼神投向罗蒙，可罗蒙除了一脸的怒气，什么表示也没有。

晓荷正着急的时候，突然听见前面有唰唰的水声，她抬头向前望去，惊喜地发现从前面的荷叶丛中，露出了一条小船，船上坐着的是一个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姑娘，手里擎着一枝盛开的荷花，船舱里堆着一些莲蓬和菱角，一看就是个采莲女。

叶晓荷喜出望外，连忙朝那个姑娘招手，那个姑娘也看到了晓荷和罗蒙，把小船划了过来。两条船靠近了，叶晓荷才看清楚，对方大概十八九岁的样子，皮肤白白的，脸蛋粉粉的，就像刚出水的荷花一样。姑娘咯咯笑着，对叶晓荷和罗蒙说：“不好意思啊，今天月圆风清，天高云淡，正是谈情说爱的好时候，我打扰了你们一对才子佳人的好心情，不过，我可不是故意的啊。”

叶晓荷脸微微一红，说：“没有，没有，我们俩迷路了，划不出去了，你能不能把我们带出去？”

姑娘听了，又笑了起来：“迷路？你们会在这里迷路？船上那个大小伙子是干什么吃的，怎么垂头丧气的？哈哈，我可不管，我还有活儿要干，你们自己想辙吧。”说完，她轻轻一点手里的竹篙，小船唰地一下向远处划去，只留下一路悠长的歌声：“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听着这歌声，罗蒙头脑一下清醒了许多，他拿起船桨，顺着姑娘歌声传来的方向划了过去，时间不长，他们就看到了码头，而姑娘的歌声也消失了。

两个人下了船，打了一

辆出租回学校，一路上，两个人谁也不说话，面对已经走到绝路的爱情，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第二天下午，叶晓荷被一辆奔驰接了出去，开车的是本市正泰公司的郑老板，一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子。他看到叶晓荷沉思不语，面容清丽，心中暗暗得意，洋洋自得地哼唱起来：“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门外鼓声声……”

叶晓荷从心眼儿里厌恶这个郑老板，自打认识了他以后，他就像一只大头苍蝇一样，死死盯住自己不放，还通过电脑高手找到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不断给自己献殷勤。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说下大天来，她也不会和郑老板坐到一辆车上来。

正沉思着，奔驰车突然停了下来，郑老板打开车门，很笨拙地弯下腰，做了个“请”的手势，晓荷从车里出来，一抬头，愣住了，郑老板把她拉到了荷塘边！

“你怎么……”叶晓荷问。

郑老板呵呵一笑，说：“晓荷，既然你的名字里带着‘荷’字，我想你一定喜欢荷花，所以才带你到这里来玩，培养培养感情嘛！”说完，郑老板租了一条小船，拉着晓荷跳了上去。

荷花开得很旺盛，整个荷塘弥漫着一股股清香，不过郑老板似乎没有感觉到这一切，他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紧紧盯着晓荷。不久，船就到了荷塘深处，郑老板把桨停下来，嘿嘿笑着朝晓荷凑了过来，沉重的呼吸中带着令人厌恶的烟气。

晓荷厌恶地往旁边躲了躲，可船上的空间有限，她的肩膀还是被郑老板给扳住了，郑老板使劲儿把她的身子转过来，凶巴巴地对她说：“晓荷，你不要忘了，从今天开始，如果你不顺从我，你母亲那笔救命的款子就到不了位。”

晓荷的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她慢慢地闭上眼睛，任凭那肮脏的呼吸声离自己的脸颊越来越近。突然，郑老板停了下来，慌慌张张地蹿到了船尾，拿起桨，手忙脚乱地划了起来。晓荷睁开眼睛一看，发现郑老板的脸色变得蜡黄。顺着郑老板眼睛看的方向，只见从荷叶中间，一条一米多长的水蛇正朝着小船游了过来，水面被犁开一道柔美的水纹，这水纹在郑老板眼里却像一柄雪亮的长刀，他手里的桨已经一点儿章法也没有了。小船直在原地打转，好在水蛇并没有爬到船上来，而是顺着船舷游了过去。郑老板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妈的，这是什么鬼地方？刚有了点儿情调，全让这鬼东西给搅了。”看得出，郑老板对那条蛇心有余悸，他使劲儿划着船，想冲出荷花淀，谁知越是着急，越找不对方向。郑老板扯着嗓子喊了几声，周围根本没有人应答，他站起身来，抡起船桨，朝着周围挺立的荷花箭扫去。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周围的荷花倒下去了一片，可抬眼望去，那些翠绿的荷叶又围了上来，不一会儿他们就又迷失在荷花丛中了。

郑老板出了一身臭汗，看到晓荷坐在船头无动于衷，恶狠狠地骂道：“都是为了你，我才会这么倒霉，要是我出不去，我的家产和企业就都完了，还不快呼救！你想困死在这里啊！”

叶晓荷咬了咬嘴唇，说：“是你把船划到这里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混账！”郑老板站起身来，用船桨指着晓荷说：“要不是你主动勾引我，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浑身泥味儿的乡下丫头？我是谁？你算啥？给你个十万八万的，连自己都卖了！”

叶晓荷噌地一下站起身来，一记耳光抡在了郑老板的脸上：“你胡说，是你逼着我这样做的！”

郑老板哪里受过这气，他摸了摸发烫的半边脸，骂了一声，高举着船桨冲了过来，叶晓荷把眼睛一闭，静静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可就在这时候，不远处突然

传来一阵歌声：“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听到歌声，叶晓荷的眼睛一亮——又是那个采莲女！郑老板高举的船桨也落了下来，他扯开嗓子，对着歌声传来的方向喊道：“有人吗？快救命啊！”

随着荷叶的晃动，一条小船从荷花的缝隙中出现了，划船的还是那个采莲女，她依然穿着那件粉红色的连衣裙，笑盈盈地问道：“哈哈，怎么，一对野鸳鸯找不到窝了？”

叶晓荷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低下头去。郑老板嘿嘿笑着，说：“美女，麻烦你把我带出去，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采莲女咯咯一笑，说：“你怎么报答我？”郑老板忙不迭地掏出自己的钱包，说：“我有钱，都给你！”

采莲女点了点头，说：“这还凑合，不过，我的小船只能搭载一个人，你走了，那个姑娘怎么办？”她指着叶晓荷问。

郑老板哼了一声，说：“你就别管这么多了，把我救出去，我给你的钱顶得上你三年的收入，还不行？”

采莲女笑着答应了，她把小船划过来，让郑老板跳过去，然后轻轻一点竹篙，小船就划开了。采莲女回头对叶晓荷说：“晓荷姑娘，我们走了，你自己找路出去吧。”

叶晓荷狠狠瞪了采莲女一眼，这年头，谁不爱钱？采莲女的船已经渐渐消失在密匝匝的荷叶中间，风中传来郑老板讨好的话音：“姑娘，你到我公司去吧，我一定让你吃好喝好，过上比采莲好百倍的日子……”紧接着就是采莲女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天越来越黑，叶晓荷害怕起来，她掏出手机，给罗蒙发了一条短信：“我在荷塘，我迷路了，来接我。”

发完短信，叶晓荷突然发现自己坐的小船自己动了起来，顺着水流向前漂去，前面的荷花箭和荷叶都主动给她让开了一条路，小船七拐八拐，居然从荷塘里钻了出来。岸边码头上，罗蒙正向这边张望。

上了岸，叶晓荷一头扎进罗蒙的怀里，问：“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罗蒙憨憨地笑着说：“我看见你上了车，不放心，就叫了辆出租赶了过来，可惜，出租车跟不上奔驰，我才来晚了。对了，那个大老板呢？”

叶晓荷摇了摇头说：“我们在荷塘里迷路了，他跟着上次给我们指路的那个采莲女走了。”

正说着，荷塘边租船的老汉走了过来：“采莲女？这都什么时候了，哪里还有人去采莲？”

罗蒙说：“怎么没有？前天我们在荷塘里迷路，也遇到了那个采莲女，长得白白净净的，穿着一身粉红色连衣裙，手里还拿着一枝盛开的荷花呢！”

租船的老汉一听，笑了，说：“你们两个年轻人，谎话都说不圆，荷花都是白天开的，你们要是看见了夜晚盛开的荷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遇到荷花仙子了。呵呵，年轻人，太爱做梦了。”说完，老汉摇着头走了。

“荷花仙子？”叶晓荷和罗蒙都愣住了，莫非自己遇到的真是荷花仙子？可她怎么会去救郑老板那样的人呢？

第二天，市里传开一个惊人的消息：昨天半夜，市里最大民营企业的老总郑大福，稀里糊涂地被人扔在了荷塘最深处，弄得两脚全是污泥，脸上身上被周围几十枝高耸的荷花箭划得伤痕累累。警方介入了调查，郑大福交代说：他只是在荷塘里迷路了，搭上了一个采莲女的船想出来，在船上，他和采莲女开了个不荤不素的玩笑，谁知采莲女一生气，转眼就不见了，船也沉进了水底，弄得他在荷塘里泡了半宿。至于那个采莲女，他根本就不认识，除了知道她美得动人心魄以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她手里总擎着一枝盛开的荷花……

绝不放过你

◇文/曾子健　图/段明



张军来到南山村，他找到南山村的王二狗，塞给他一把钞票。王二狗拍拍胸脯说：“张老板，不出三天，我就给你办好，包你满意！”

接下来两天，张军一直在村外数里地的乌鸦山上逛，有人提醒他说：“张老板，乌鸦山邪气，埋的都是死人！”张军微微一笑，并未放在心上。

第三天，王二狗带着一个水灵灵的女人来到张军面前。王二狗对女人说：“以后你就跟着张老板。”女人轻轻“嗯”了一声。张军呵呵一笑，将一块红色的翡翠戴在了她胸前。当夜，他们就住在了一起，可是次日一早，张军便发觉买来的女人不见了！

小半天后，王二狗带人在乌鸦山上找到了女人的尸体。女人死得很奇怪，原本清秀的脸蛋，现在一片乌黑，她胸前那块红色的翡翠，显得异常诡异。南山村一下子炸了窝，人们都说，是鬼进村抢走了女人。

张军沉默半晌后，掏出一沓人民币，递给王二狗，低声说道：“替我安排下，好好安葬她！”

出殡安排在第三天，安葬地点自然是乌鸦山。一直到天黑，才总算忙活完。离开乌鸦山的时候，张军提醒王二狗说：“数一数多少人，每人发200块钱！”

王二狗小心地数了一遍，共是11个人，除去张军就是10个人。分了钱，众人便回村去了，王二狗走在最后面，无聊的他又数起了人数，依旧是11人。

可就在当天半夜，王二狗突然发出一声尖叫，惊醒了半个村庄的人。看着赶来的村民，王二狗满脸惊恐地说道：“多了一个人……”原来，在回村的路上，王二狗忘记数自己了，也就是说，有12个人回了村！

南山村再一次炸了窝，村民们搜遍了整个村庄，却没搜出任何可疑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就在第二天早上，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刚埋下去的女人不见了！坟墓被挖开了，棺木被打开了，边沿上是触目惊心的爪印。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看这场景，竟是女人自己打开了棺木，挖开泥土爬出来了！爪印往山上延伸，然后戛然而止，消失了！

张军号啕大哭：“为什么，为什么你的命就这么苦啊！”张军在南山村呆的这些天，没少救济村里人。如今见他这个样子，谁心里都不好受，于是纷纷上来劝他。止住了哭，张军突然说道：“不行，我一定要找到她！”众人这下傻眼了，挖开这座山？坚决不行！这不是挖大家的祖坟吗？

接下来数天，张军好似丢了魂，不吃也不喝。王二狗急得跑东家串西家，一家家去游说：“我们就移下祖坟，让他找个明白吧，不然那女人会饿死在我们南山村的！”

终于，南山村的人们做了决定——移祖坟！张军感激得差点跪在村里人面前，他不但承担了全部费用，还跟村里签了个合同，一次性补了村里几万块钱。

坟墓都迁走了，张军从城里调来一批专业人员，开始折腾这座荒山。一开始，大家都去打听进展，时间一长，那批专业人员就不再理会他们了，张军和王二狗也消失不见了。村民这才醒转过来，他们上当了！

原来，这是座矿山，里面埋的全是金矿。可是他们又毫无办法，因为张军跟村里签了合同，拥有这座山的使用权五年！发大财的张军再也不去南山村了，他带着王二狗，逍遥在大城市里。可是这一天，一个消息突然传到南山村，让他们去城里领尸，是王二狗的！

原来，张军带着王二狗去一家娱乐中心，调戏服务员时，被对方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中，两人当场死亡。

村长考虑了一夜，还是去了城里，接待他的警察对他说："这个案子很离奇，杀死他们的女孩子不但胆子小，力气更是小得惊人，跟她杀人时的表现根本不相称……"

村长唏嘘不已，可当看见那个被告时，他不禁怔了一怔，随即好像明白了什么。因为他看见，那个女孩脖子上挂着一块刺眼的翡翠，血红血红的颜色。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埋女人时，她脖子上挂的，就是这样一块翡翠！

选自《中华传奇》

造梦旅馆

◇文/王祉璎　图/山公

抬眼，湛蓝的天空飘着绮丽的云彩，与远处的湖泊交相辉映，美不胜收。传说中的造梦旅馆，就坐落于这片仙境中。

造梦旅馆只在晚上六点到午夜十二点接待客人。此刻，蓝丽丽暂停赶路，靠在树上小憩。

天色渐沉，暮色变暗，造梦旅馆亮起红黄蓝三种灯。蓝丽丽忐忑不安地推开大门，昏黄中，一个穿复古长袍的女人站在前台迎接她。

"你好，我姓蓝，之前预订过房间。"蓝丽丽小心翼翼地说。

"蓝小姐，欢迎入住！我是造梦师洵美，你的房间是303。"

"我需要做什么准备吗？"看着年龄相仿的造梦师，蓝丽丽直接说。

"来这儿的人都是有所求，但有所求就得有所回报。"

"那……怎么回报？"

"我给你制造梦境，但你醒后必须答应我提出的要求。你需要准备的就是必须考虑清楚！"

"没问题。"蓝丽丽坚定地回答，并急切地问，"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告诉我你所求的梦境。"

"我想回到十八岁那年重新开始，拥有美丽的容貌、优渥的生活、健康的父母。"

"OK，我已经为你登记好了，你去房间吧，入梦从零点开始。我得提醒你，一旦入梦便无法更改……"

午夜的钟声响起，房间里亮起红灯，蓝丽丽只觉得眼皮沉重，然后陷入黑暗中，再次睁开眼时阳光明媚，她躺在另一张床上。

蓝丽丽环顾眼前的卧室，摆设华丽而梦幻。她跳起来照镜子，一张青春漂亮的面孔；冲下楼，衣着考究的父母正坐在餐桌前等她吃早饭。

她太高兴了，现实中，她不仅容貌普通，父亲也过世得早。

饭后，蓝丽丽去上学，走进校园，她就是大家的焦点，只要她经过，同学们纷纷回头看她。因为她不仅是公认的校花，而且是学习成绩好的优等生，身上笼罩着光环。

在当年念高中时，蓝丽丽暗恋一个叫彭清宇的男孩，她将这份感情写在日记里。高三那年国庆节，她去图书馆自习时，竟将日记本落在了那里，被同学捡到，知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说蓝丽丽是丑人多作怪，根本不配喜欢彭清宇。有一次，几个女孩子甚至还动手推搡她，正当她无力还击时，有人伸出援手，抬起头发现竟是彭清宇。

从此，蓝丽丽有了心结，郁郁寡欢。而更惨的是，相依为命的母亲却在这时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现在，时间再次来到那年国庆节……

蓝丽丽精心打扮后带着日记本去图书馆自习，她不再选择仅能看到彭清宇背影的座位，而是坐到他对面，一个小时后起身离开，故意将日记本遗落。



捡到蓝丽丽日记本的人换成了彭清宇。他羞涩地将日记本还给她，还红着脸说不小心看到了里面的内容，他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念同一所大学……

意料之中——事情顺理成章，他们考上同一所大学，门当户对，毕业后就结婚了。意料之外——事情没有水到渠成，婚后蓝丽丽怀孕时查出卵巢癌，孩子没保住，她也带着遗憾离世。彭清宇第二年便再婚……

醒来，蓝丽丽内心很是悲怆，痴痴地坐在床头。

造梦师淘美来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蓝丽丽不停地问。

“你心中所求的实现过了，接下来你要兑现承诺！”淘美笑笑，并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你要的回报是什么？”

“和你交换人生，我成为你，而你，成为新的造梦师，直到下一个造梦的人来，你才能获得自由。”

夜幕降临，穿着复古长袍的蓝丽丽站在旅馆前台，等待着未知的造梦人来和她交换人生……

选自《故事会文摘版》

回乡

◇文/莫言　图/段明



1982年秋天，我从保定府回高密东北乡探亲。因为火车晚点，车抵高密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通往乡镇的汽车每天只开一班，要到早晨六点。举头看天，见半块月亮高悬，天清气爽，我便决定不在县城住宿，趁着明月早还家，一可早见父母，二可呼吸田野里的新鲜空气。

这次探家我只提一个小包，所以走得很快。穿过铁路桥洞后，我没走柏油公路，因为柏油公路拐直角，要远好多。我斜刺里走上那条废弃数年的斜插到高密东北乡去的土路。土路因为近年来有些地方被挖断了，行人稀少，所以路面上杂草丛生，只是在路中心还有一线被人踩过的痕迹。路两边全是庄稼地，有高粱地、玉米地、红薯地等，月光照在庄稼的枝叶上，闪烁着微弱的银光。几乎没有风，所有的叶子都纹丝不动，草蝈蝈的叫声从庄稼地里传来，非常响亮，好像这叫声渗进了我的肉里、骨头里。

路越往前延伸庄稼越茂密，县城的灯光早就看不见了。县城离高密东北乡有40多里路呢。除了蝈蝈的叫声之外，庄稼地里偶尔也有鸟或什么小动物的叫声。我忽然感觉到脖颈后有些凉森森的，听到自己的脚步声特别响亮与沉重起来。

我有些后悔不该单身走夜路，与此同时，我感觉到路两边的庄稼地里有无数秘密，有无数双眼睛在监视着我，并且感觉到背后有什么东西尾随着我，月光也突然朦胧起来。我的脚步不知不觉地加快了，越走得快越感到背后不安全。终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去。

我的身后当然什么也没有。

继续往前走吧。一边走一边骂自己：你是解放军军官吗？你是共产党员吗？你是马列主义教员吗？你是，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有鬼吗？有邪吗？没有！有野兽吗？没有！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我依然浑身紧张、牙齿打战，儿时在家乡时听说过的鬼故事“连篇累牍”地涌进脑海：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前边有货

郎挑子的嘎吱声，细细一看，只见到两个货挑子和两条腿在移动，上身没有……一个人走夜路碰到一个人对他嘿嘿笑，仔细一看，是个女人，这女人脸上只有一张红嘴，除了嘴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是“光面”鬼……一个人走夜路忽然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吃青草……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冷汗一直流着，把衣服都溻湿了。

我高声唱起歌来：“向前向前向前——”

自然是一路无事。临近村头时，天已黎明，红日将出未出时，东边天上一片红晕，村里的雄鸡喔喔地叫着，一派安宁景象。回头望来时路，庄稼是庄稼，道路是道路，想起这一路的惊惧，感到自己十分愚蠢可笑。

正欲进村，见树影里闪出一个老人来，定睛一看，是我的邻居赵三大爷。他穿得齐齐整整，离我三五步处站住了。

我忙问：“三大爷，起这么早！”

他说：“早起进城，知道你回来了，在这里等你。”

我跟他说了几句家常话，递给他一支带过滤嘴的香烟。

点着了烟，他说：“老三，我还欠你爹五元钱，我的钱不能用，你把这个烟袋嘴抵给他吧，就算我还了他钱。”

我说：“三大爷，何必呢！”

他说：“你快回家去吧，爹娘都盼着你呢！”

我接过三大爷递过来的冰冷的玛瑙烟袋嘴，匆匆跟他道别，便急忙进了村。

回家后，爹娘盯着我问长问短，说我不该一个人走夜路，万一出点儿什么事就不得了。我打着哈哈说：“我一心想碰到鬼，可是鬼不敢来见我！”

母亲说：“小孩子家嘴不要狂。”

父亲抽烟时，我从兜里摸出那玛瑙烟袋嘴，说：“爹，刚才在村口我碰到赵家三大爷，他说欠你五元钱，让我把这个烟袋嘴给你抵债。”

父亲惊讶地问：“你说谁？”

我说：“赵家三大爷呀！”

父亲说：“你看花了眼了吧！”我说：“绝对没有，我跟他说了一会儿话，还敬他一支烟，还有这个烟袋嘴呢！”

我把烟袋嘴递给父亲，父亲竟犹豫着不敢接。

母亲说：“赵家三大爷大前天早晨就死了！”

选自《微型小说选刊》

穷亲戚

从前，有甲乙两个秀才同路而行，忽然看见远处有一个富翁坐在轿子里，甲急忙把乙拉到一旁说：“那富翁是我亲戚，见到我，一定会下轿招呼，彼此费事，避开为好。”说完向岔道走去。

走着走着，路上又碰到了一个贵人，甲对乙说，这贵人是他的好友，把乙拉开，在路旁回避。

待贵人走过去后，又来了一个乞丐。乙急忙把甲拉到一旁躲避说：“这个穷乞丐是我亲戚，又是好友，要是不回避一下，彼此都不好意思。”甲惊奇地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亲友？”乙笑着说：“富翁、贵人都被你认作亲友去了，剩下个穷乞丐，只好我认了。”



选自《特别文摘》

找马奇遇

◇文/晨曦　图/段明



民国年间，北方一个村庄里有户村民叫李守田，这人有个绰号又叫李枣马。家有耕田百余垧，为了耕种、秋收、打场或拉车什么的用，他养了不少好马。他爱马如子，马的品种也与众不同，多以枣红马为主，他养的马又个个膘肥体壮，绰号便由此而来。李枣马在方圆几十里那可是远近皆知，无人不晓。

冬闲时节一到，老李便把马散放到野外去，据说这样放养的马体质好毛色亮。一天，他放出去的马匹晚上回来一清点，竟然少了两匹，经过确认为一红一黑，正是老李的心爱之马。老李得知后特别心疼，晚饭没吃好不说，一宿翻来覆去睡不着，左右寻思着，这两匹马究竟去哪儿了？会不会被什么人偷去卖掉了？还是杀掉了？最坏最糟糕的可能都预测了个遍。次日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出山，李枣马便急匆匆吃了口饭，饮好了马，又给马备好了半麻袋的草料，骑上一匹高头枣红大马，一扬鞭一溜烟地出了村，朝东南方向的大草甸子飞奔而去。

那年冬季北方干旱，时至深冬，大地却不见雪花飘落，草甸子一片枯黄，西北风一刮，翻起一道道波浪沙沙作响。天气特别干冷，西北风吹到脸上就像刀削一般，没过多久主人的脸便冻得有些紫萝卜色了。马走得快全身也都结满了霜，主人的脚冻得像猫咬似的，不得不下马徒步前行。边走老李边向广袤的四野不停地眺望、搜寻。偶尔也能发现一群低着头吃草的羊或零星的马匹、老牛什么的，走近一看却都不是。偶尔脚下还会蹚起一只受惊的大耳朵兔子，兔子一跃而出迅捷地跑掉了。老李也无心去观赏这些，有

时他也会十分无奈地回过头来问大枣红马：“你说你的两个兄弟会在什么地方啊？”大枣红马只是乖乖地听，眨着大眼，似乎也能感知到主人此时的急切心情。

走出去差不多有小半天了，行程约摸也有二十里路开外了，村庄早就被身后那片黄色的草海淹没得无影无踪。眼看着时间已近中午时分，可就是不见这两匹马的踪影。找得马都累了、饿了，鼻子里不时地“突、突”打着响鼻，喘着粗气，刨着地，说啥也不想再往前走了，不断地向主人点头示意，忽而又将头高高扬起，拽着马缰绳直向后坐去。其实，老李早就领悟到马的意图，无奈，只得把马背上的草料卸了下来喂马。老李靠着马站着，看着马咀嚼草料那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他却什么吃的都没带。北方冬闲时节都吃两顿饭，不带那也正常，老李心想晚饭前能赶到家便是了。

马吃了个小半饱，老李只好赶紧上路继续找马。走得已快日落西山了，正当老李有些灰心丧气之时，前面却出现一个有简陋栏杆作围挡的马窝棚，老李下马前去探个虚实。不看则已，一看却令老李惊喜万分，原来丢失的那两匹马就在这栏杆里面。老李一眼就从马群中把这两匹马认了出来，然后发出一声特有的吆喝声，只见那两匹马转过头来竖起了耳朵，朝着吆喝声寻视，也一眼便认出了主人，将头高高扬起，前蹄扒向了栏杆，朝天发出几声颤抖的吼叫。老李骑的马也认出了同伴，真是息息相通，三匹马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吼叫，老李那个高兴就甭提了。经过交涉，得知这两匹马是落了单才混入到这马群里来的，老李不知说啥才好，只是连连拱手鞠躬道谢，随后把两匹马带上笼头便纵身一跃，上马转过头来向家奔去了。

眼看天色已晚，经过一天的跋涉，老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感觉却是精疲力竭。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既渴又饿，离家又这么远，越走天越黑，幸好走了不多时，月亮从东南山的背面爬了出来，这才勉强辨别方向。

不知走了多久，前面隐隐约约出现了零星的昏暗灯光，定睛看时却是几户荒凉得近乎破败的庄院。老李心里有些疑惑：这是走到哪儿来了呀？于是，他下了马，心想不如先进去讨口饭吃再说，便走进了其中一座庄院。庄院里荒凉不说，除了枯黄的蒿草和高高的芦苇，连拴马的桩子也找不到，只有一棵不高不矮的独树，像是榆树。老李把马缰绳往树干上一系，还剩点草料想再喂喂马，可那三匹马的耳朵马鬃直立，鼻子里直往外喷着粗气，说什么都不肯吃。老李纳闷，寻思着四处也没有狼啊，怪了，这马是怎么了？不管它，先找口饭吃填饱肚子再说，想罢推门便进了屋内。这屋内一披头散发的中年白衣女子，手持擀面杖，看样子正在做晚饭。没等主人说话，老李便把路过此地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的意思是，实在饿得不行只想找口饭吃。那女子心领神会，便用擀面杖指了指面案上的面饼。她的意思是说吃这个可以吗？老李连连点头致谢：“好，好。”看样子做的是面片。

过了好一阵子却不见面片汤端上来，老李在屋里有些着急，毕竟路途尚远还要赶路，便扒着门缝向厨房看去。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那披头散发的女子把大腿放入了灶坑当柴火烧，烧得“吱吱”直冒油不说，还发出怪异的气味。老李连忙逃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马的跟前，解开马缰绳，一个箭步跨上马，扬起鞭子朝空中甩出一个炸响，大喊一声：“驾！”等老李的马跑出几十米远再回头看时，眼前昏暗而又清冷的月光下呈现的却是一片极荒凉的高高低低的坟丘，唯有坟头上蒿草芦苇及那棵弯弯的榆树依旧在寒风中战栗着。刚才那座庄院一转身的工夫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了去向。老李自是毛骨悚然，惊出一身冷汗，此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才到的家。

老信差迷走金竹寺

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叫老陈的信差，由成都到重庆，经“五驿、四镇、三街子、七十二塘”，共计一千零八十里官道，一路晓行夜宿，走到石桥铺，眼看天色已晚，虽距重庆城仅20余里，但因疲乏只得找客栈歇下。

客挤，没铺位，店主安排他与一僧人搭铺。此僧系一游方和尚，仙风道骨，说他从华岩寺来，在与老陈言谈间交予一封信，烦劳顺便送去，信封上写着：“交渝城朝天门外金竹寺长老收”。次日晨，老陈“鸡鸣早看天”，发觉搭铺的和尚早已不见踪影。

信差的“公司”在陕西街，离朝天门很近。老陈由石桥铺到此走完20多里路，向老板交割完公事，穿街走巷一路溜达，到了下午才想起送和尚那封信。“朝天门外金竹寺”，在哪里？怎么走？东问西问，一直打听到天黑都无人知道。老陈是个实在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不但去了朝天门，还从左面千厮门、右面东水门仔细寻找一遍。奇怪，既叫寺，当然是一座庙宇，应当十分醒目，怎么不见半点踪影？竟没任何一个人知道呢？

此时已是深夜，梆声已敲二更，城门早就关了，只好在城门外寻一处小客店，凑合着到后半夜，疲倦至极，他正抱铺盖进屋，忽见黑黢黢的前方有灯笼闪亮，有个人正由码头上面逐级而下，灯笼上映出三个大字：金竹寺。呀！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老陈兴奋地丢下铺盖就朝那灯笼跑过去，这才看清楚是个小和尚。“请问宝刹在什么地方？”“看，那不就是金竹寺吗！”老陈顺指处一望，张大的嘴巴再也合不拢了。

近在眼前，一座巍峨宏伟的庙宇，矗立在一处凸起的小山顶上，锃亮的铜瓦，紫红的庙墙，山门悬额题写“金竹寺”三个鎏金大字。门外有一宽阔月台，通过一座石拱桥，连接着由朝天门码头伸延下来的又长又陡的石梯。寺内珠灯明朗，隐约有钟钹鼓磬声传出。怪呀！怎么这样宏大的一座寺庙竟没人知道呢？老陈紧随提灯笼的小和尚，心里一边嘀咕，一边掏出信拜托交给长老。左看右瞧，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只恨少生了一双眼睛。寺院周围亮晃晃的，是啥？是一蓬蓬茂盛的竹子，老陈顺手折断一根作杵路之用……

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回到小客店的，老陈已记不得了。面对店主，他以责备口气问，明明金竹寺就在你客店下面，我已去过并交了信回来了，为何你老是“夹毛驹”一问三不知？岂不是有意欺生吗？店主一脸惊骇：

你去过？金竹寺？在我客栈下面？伙计你是脑壳头放火炉发烧吧？我给你讲，我一家三代在朝天门住了一百多年，就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一座庙呢？你怕是扯把子、冲壳子吧？！不信你回头看，寺庙究竟在哪里？老陈一回头，骇得三魂飞走两魂，朝天门外江水茫茫，哪见有什么金竹寺？！

信差老陈不服，说我去过，我真的去过那里啊！哪个舅子才哄人！他面对众人，拿出从庙里折下的那根竹子。众人一看，眼睛瞪得如同灯笼，这哪里是一般的竹子？分明是一根纯金的竹子啊！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一碗米粉

◇文/佚名

小王在胡同里开了一家小吃店，店主、厨师和服务员，都是他一个人。

这天上午9点多钟，店里吃早餐的顾客都走光了，他拿起抹布准备打扫卫生，门却被推开，进来一个女孩，从她的灰头土脸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乡下妹子。

女孩坐下来后要了一碗米粉。吃完后，女孩说：“大哥，我身上的钱都用光了，你如果相信我的话，我过两天就过来还；你如果不相信的话，我就把身份证押你这里。”直觉告诉小王，这个女孩子不是坏人，于是他说：“算了，你走吧。”女孩起身抢过抹布说：“我来帮你，这样我就不欠你的了。”女孩把小店的桌子椅子擦得油光锃亮。

看着能干的女孩，小王心中更加怜悯起来。刚好他的店里想找个帮手，于是就将女孩留了下来。女孩很高兴，可是没干几天，就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预支一千块钱，她的弟弟还等着钱上学。小王干脆地说：“没问题。”

于是，小店里多了一个服务员。令小王意想不到的是，女孩会做很多坛子菜，什么辣椒萝卜、剁辣椒、干豆角，正宗的农家口味。再配上他做的味鲜香浓的米粉、包子、臭豆腐等小吃，小店的生意日渐红火。



小王有了一笔积蓄后，又租了个大一些的门面，请了几个人，开了一家大些的饭店。他负责采购，她负责大堂。生意依然非常红火。后来，他们两人相爱了，结了婚。小王就是我的二哥，女孩自然就是我二嫂。

有一次二嫂说：“三弟，你二哥是个好人，那年要不是他收留了我，我当时吃完那碗米粉是准备去隔壁的舞厅陪舞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的家里太需要钱了。”

我很是惊讶，想不到这个角色的互换竟然只差了那么两步路。要是二嫂不到二哥的店里吃这碗米粉，她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有时，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竟然如此容易和简单。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看剑

◇文/啸歌九天　图/段明

“这把剑如何？”这已经是这个青衣人第三次询问了。

琳琅阁中的老者只是凑在油灯下仔细察看着。

自从他踏进剑阁，已经约摸半炷香的时间了，但青衣人只是静静伫立在一侧，并无半分不耐烦的神色。

终于，老者把剑递还给他，青衣人接剑后，还剑入鞘。

青衣人淡淡问道：“如何？”

老者捋了一下胡须，反问道：“你要多少银子？”

青衣人犹豫了片刻，低语道：“还是您出个价吧。”

老者手举着油灯，缓步移到大厅的另一侧，点亮了一个烛台——火焰升起，照得青衣人的面庞忽明忽暗。

老者悠悠道：“你不会不知道我琳琅阁的规矩。”

青衣人点点头：“我知道。想来琳琅阁当武器，必须说出所带兵刃的来历，可我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不过一介布衣，只是需要些银子，所以才来琳琅阁。”

老者眯起了眼睛：“天下当东西的地方多了去了，给价比这里公平的，恐怕只会更多。”

青衣人叹了口气：“好吧。其实……这柄剑，是有人托我来当……他，不方便露面。”

老者笑道：“哦？看来阁下和江湖中某位高人的关系非比寻常啊！”

灯火照映下，青衣人的神色倏忽就变了，他尴尬一笑，掩盖了窘迫的神色：“阁主开什么玩笑。这剑，又不是出自名家之手的宝剑，怎会是江湖中某位高人的剑？”

“抽出你的剑来看看。”

寒光出鞘，在昏黄的灯火中，剑上风霜满面，且锈迹斑斑，几道伤痕闪烁着荧荧的幽光——任何人都能看出，这的确是一柄极普通的剑。

老者弹了一下剑脊，只是一阵略有回音



的脆响。

老者淡淡地说道："这么普通的一柄剑，若不是主人非凡，又怎能到我琳琅阁？"

青衣人眼角浮出一丝讥诮，反问道："一柄普通的剑，就来不得你琳琅阁吗？"

老者不动声色，苍老的手指拂过那剑上几道新旧不一的伤痕："离剑尖三寸，是一道又深又窄的凿痕，痕迹很新，周围剑身还有些被火灼烧过的痕迹。若我没猜错，这处凿痕应该是三月前磕开了九龙门独门的暗器飞火六芒星所致；剑脊中央，两道交错在一起的刀痕，夹杂着些铁锈，应该是一年前挡下了西域红衣僧的鲨齿长刀造成的；至于这斑驳的红色锈迹上这道浅浅的紫色，应该是三年前破异香阁的毒瘴时留下的……"

老者背对着青衣人向前走去，似乎是自言自语道："这样一柄剑，会是普通人的剑吗？"

青衣人的目光越来越冷。

老者缓缓转过身来："要和这些时间线一一对上，在这偌大的江湖，我只能想到一个人……"

烛火在青衣人的瞳仁中跳动了一下："谁？"

"剑魔，余沧落。"

几个字一出，大厅瞬间沉默。

老者放下了手中的油灯："这就是剑魔的剑。"

老者的身影遮住了烛火，一片阴影爬上了青衣人的脸，大厅陷入了片刻死寂的黑暗中。在那晃动的幽暗中，似乎有轻微的骨节响动。

青衣人诡异一笑："阁主莫非是看走了眼？剑魔会托人来典当自己的剑吗？"

老者轻声道："当然不会。剑魔的剑，从不离手。"

青衣人死死盯着老者的脸。

琳琅阁是刀兵休憩之处，天下无人敢收的异刀魔剑，都只能送到琳琅阁来——说是典当，来者中极少有人是因为银子，只是手上的刀剑和胸膛中的这颗心，真的是倦了。

所以，来琳琅阁交换的，就是自己兵器的来历和自己的身份。

可是，江湖中不是所有人都能说出自己是谁。

烛焰在无风的夜中忽然晃动起来，越来越剧烈，青衣人和老者的身影也在摇曳着。

凛冽无形的杀气。

青衣人不甘心，冷冷问道："给我一句准话吧，这柄剑，你们是收还是不收？"

老者觉得，似乎只要伸出手就能触摸到那股凛冽的杀气。

他都知道，但是此刻，剑却在别人手里。

但是他还是坚定地看着青衣人的眼睛："阁下若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剑便永无休憩之日！因为只有你卖剑，我才能买剑。"

"你真想知道？"青衣人冷笑起来，那柄早已生锈的剑上已经结出了冰霜，更是显得幽暗无光。

老者向前走了一步，低低说了一声："这是你自己的剑！"

这一句话，如平地一声惊雷，比刚才的"余沧落"三个字更让人心惊胆战。青衣人此时才恍然大悟：这老者刚才只不过是在猜测他的身份，而他刚刚把剑气凝在剑刃上，只是顺水推舟般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多年的江湖生涯让青衣人疑心骤起，他凝神望着老者的脸——和剑一样，那也是一张极普通的脸，一样风霜满面。

谁能凭着剑上几道伤痕就判断出自己是谁？这几句胡言乱语，能哄骗了谁？

莫不是自己的仇人？可是……

青衣人知道江湖中那些最高深的易容术，更何况，他深夜拜访，这老者年纪也大了，又如何认得出他来？

他手上的剑在颤抖。

"我是余沧落。"沉吟了片刻，青衣人

淡淡地说道。

出乎他的意料，老者脸上依旧如波澜不兴的古井，缓缓点了点头。

烛火在这瞬间不再晃动，而他心中的杀意，却也随着脸上的暗影消弭了。

青衣人怔了片刻，直到老人捧出一个木匣，把他的剑小心翼翼地放入匣中，然后封存。

青衣人舒了一口气，像是抛却了江湖中那些腥风血雨的时光。他一言不发，默然看着木匣，过了片刻，便如释重负般转身离去。

青衣人走后，一个年轻人急忙来到大厅，见老者安然坐着，才放下心来，刚刚门外的他，已经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年轻人不解道："师父，您就不怕那剑魔出手？"

老者道："怎么不怕？"

"那您……"

老者笑了："他如果心里还有杀意，交出剑来又如何？他如果心中无杀意，手上有剑又如何？他既来了，我就得彻底把他心中的剑收过来。"

"哦……"年轻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老者把装有剑的木匣塞到年轻人手中："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吧……"

选自《今古传奇武侠版》

自投罗网

◇文/张静娟



贺六办了个假证，在乡下开了个小诊所。这天，来了个穿金戴银的胖子，说是肚子疼。贺六像模像样地诊断一番，说："是肠胃炎，输液吧！"

胖子拉起袖子躺在床上，任凭贺六给他扎针输液。扎好针，胖子竟呼呼地睡着了。贺六觉得无聊，就进里屋玩起了电脑。

过了半小时，贺六打开门去看胖子，谁知胖子竟张着嘴一动不动。贺六把手往他鼻子那儿一放，竟没了呼吸！贺六吓坏了，看来是自己用错了药，闹出了人命！他赶紧锁上门跑了。

贺六边跑边想，要想不被人发现，只有把胖子的尸体埋了，可这样一来自己的罪可就更重了……想来想去，贺六咬咬牙去自首了。

警察听了贺六的供述，忙跟着贺六来到诊所察看情况。可打开门后，却发现那胖子正躺在床上打呼噜，睡得正香呢。警察奇怪地看了看贺六，指着胖子说："这就是被你治'死'的患者吗？"

贺六摸摸头，疑惑地说："刚才他真的没了呼吸，我以为是输错了药……"

贺六正说着，只见胖子的呼噜声骤然停止，随即便张着大嘴巴定格在那里，又没了呼吸。

警察鄙夷地看了贺六一眼，说："亏你还自称医生，这不是呼吸暂停综合征吗？不过，就算没出人命，你非法行医还是要追究的。"

贺六一听，顿时傻眼了。他正懊悔不已，床上的胖子被吵醒了，睁开眼睛看了看，突然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苦着脸哀求道："警察同志，我认罪……"接着叽里呱啦地坦白起来。

原来，那胖子是个潜逃的罪犯，看到警察站在他床边，还以为是贺六报警抓他呢！

选自《特别关注》

壁虎漫步



◇文/刘金龙　图/段明

一

“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一名须发半白的老者正在松林中追逐着一名少年，少年看上去十三四岁，手里抓着一只野兔，一张稚嫩的脸庞充满朝气。

“师父，你每次都让我放了兔子，然后自己抓住了烤来吃。我不放！”少年一边跑一边嘻嘻笑道。这师徒二人身法极快，一般人只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一晃，就从身边过去了。

“好哇，兔崽子，师父我哪次亏待你了，少给你吃了。”老者听起来有些嗔怒，可脸上丝毫没有生气的表情。“我罗隐怎么这么倒霉，含辛茹苦把你养大，让你来气我。”

“对了，师父，咱们罗隐门所有的武功我都学会了，连最厉害的轻功壁虎漫步我也学成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下山啊？”少年一边跑一边再次提出要下山，这已经是他第十七次向师父提起了。

“就你还想下山？壁虎漫步你还差得远呢，就在这罗隐山上给我乖乖呆着吧。”罗隐尊者再次回绝了少年下山的想法。

“可我明明就练成了壁虎漫步，你看你现在都追不上我了。”少年不甘心师父让他继续留在山上，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江湖梦，想要用自己的武功惩恶扬善、扶危济困，去做一番事业。

“上次带你去国相府，让你偷几只烧鸡来，说好了要孜然味的，可你竟偷了椒盐味的，你说你能办成什么事儿？”

“师父，那国相府里当天的烧鸡只有椒盐味的，怪我喽？”少年不知自己摊上

这么个师父该是喜是悲。

“还有，上次带你去西边相邻的雍国，你倒好，抓着人家的士兵，硬说是他假扮黄鼠狼偷吃了山脚下张大婶家的鸡，差点让师父把老命留在军营里。”罗隐尊者一件一件地数落着。

“师父，我们学武功不就是要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吗？那两个士兵明明就是偷鸡的人，我好不容易逮到他们。”少年哪里肯服输，嘴里说着，脚下跑着。

“你还说，差点误了大事。”罗隐尊者继续满山追，师徒二人都使出了壁虎漫步的功力，跑了大半天也不见累。

二

“啊……”少年突然发出一声惊叫，并且瞬间停住了身影。罗隐尊者毫无防备，眼看着就要撞到少年身上，嘴里兀自叫喊道：“什么事儿大惊小怪？”在身体将要接触少年的一刹那，一个轻飘飘挪位，就站到了一边。

少年指着地上说道：“师父，你看那人。”

罗隐尊者在停住的瞬间早已看到了，蹲下身来将那人扶起，只见他满身是血，已近昏迷。罗隐尊者出手如电，在那人身上点了几个穴道，帮其暂时止血。那人清醒过来，看到面前一老一少，问道：“我在哪里？你们是谁？”

罗隐尊者答道：“这里是罗隐山。”

少年接口道：“这是我师父罗隐尊者。”

那人欢喜道：“原来是罗隐前辈，前辈侠名远播，这样我就放心了。”

罗隐尊者问道：“看你这服饰，应是前方战士，不知为何……”

那人说道：“我本是边疆李将军手下一名士兵，李将军得知国相勾结雍国，不日雍国将出兵与国相里应外合攻打我大夏，李将军派我们几个回去给皇上和吴将军报信，希望能够阻止国相奸计，救我大夏百姓于水火之中。不料，途中被国相派出的高手截杀，只有小人一人侥幸逃脱，却迷路到了这里。”

罗隐尊者沉思道：“吴将军的大名我听说过，他是一员大将，可听说他被皇上削去了兵权，是怎么回事？”

那人叹道：“皇上就是听信了国相的谗言才免去了吴将军的兵权，现在边疆又吃紧，不知道李将军能支撑多久。”那人说完，又晕了过去。

三

罗隐尊者沉思道：“看来他是无法去送信了，边疆有雍国虎视眈眈，朝内有国相狼子在侧，两边都很紧急。”

少年朗声道：“师父，不如让我去送信吧。我施展壁虎漫步功，相信很快就能将信送到皇帝手里，只是他不相信怎么办？”

罗隐尊者将那名士兵抱起，向山里的茅屋跑去，少年跟在身后。到达茅屋后，罗隐尊者将士兵安顿好，给他服下两粒大还丹，伤口敷上金疮药，从怀里拿出几个信封，递给少年，郑重叮嘱道：“这些是为师上次带你去国相府拿到的国相和雍国往来勾结的亲笔书信。”又拿出一张羊皮地图，说道：“这是为师带你去雍国军营拿到的他们的布兵图。”

“师父，原来你早就知道国相和雍国勾结。”少年说完吐吐舌头。

“不搜集到证据能搬倒这个通敌卖国的国相吗？雍国兵精将锐，不部署战略如何保住我大夏？”罗隐尊者敲敲少年的脑门。

“师父，那还等什么？快让我去送信啊！”少年也是热血沸腾，跃跃欲试。

“小兔崽子，这次你一个人去送信，一定要小心，务必亲手将信送到皇上或是吴将军手里。”罗隐尊者抱了抱这个从小养大的徒弟，“为师将这位将士安顿好后，也要赶往边疆，协助李将军。”



罗隐尊者再三叮嘱后便让少年下山了，自己则往相反的方向而去。

少年施展壁虎漫步功，风一般下山而去，远远听到师父的声音传来："你已经练成了壁虎漫步功，只差这一个引子，等你将信安全送达，师父便准你下山闯荡江湖。"

四

两日后，军营里，罗隐尊者正在和李将军谋划下一步的守卫计划，突然，一名少年风一般溜进军营，守门的士兵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只觉得一个人影飘过。

"兔崽子，你这么风风火火，事儿办得如何？"罗隐尊者对着面前憨头憨脑的徒弟问道。

"师父放心！我不只将信送到了皇上和吴将军的手上，还带来了皇上的信物，吴将军率大队人马不日将抵达边疆。"少年说着将一件东西从怀里拿出来。罗隐尊者和李将军一看，这不是大夏的通行令吗？旁边还有一枚手印，李将军仔细一看，问道："国相的手印怎么也在你这里？"

少年便将送信的经过简单讲来。那日，他先将信件等物品送到吴将军的府邸，拜见了吴将军。因有书信等物证，再加上罗隐尊者的大名，拜访很是顺利。吴将军听少年将经过简单讲述完，便明白大夏和皇上危在旦夕。吴将军匆忙穿上军服往皇宫奋力赶去，他要向皇上请命，出征协助李将军，并提醒皇上。而少年则先行一步到了皇宫里。

少年在皇宫里左穿右插，轻易就绕开森严的守卫到了大殿。这皇宫他早已随师父进出了无数次，寻常守卫别说是抓住他，就是看见都很难。

当少年到达大殿时，大殿内空荡荡的，并无人影，反而听到偏殿有声音。少年向偏殿移步，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皇上，交出传国玉玺和兵权，退位让贤吧！"

少年大吃一惊，难道自己来迟了？从偏殿门缝里看到一名身穿龙袍的人坐在座位上，正是当今皇上，而一个士兵打扮的人则站在皇上身边，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皇上的脖颈上，台下是几个大臣，其中说话的正是国相。

糟糕！国相抢先一步，少年知道形势刻不容缓，眼看着皇上落到了国相手中，若不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少年来不及多想，施展壁虎漫步功，无声无息从偏殿顶部到达皇上所在位置，那名挟持皇上的士兵察觉异样，立马将匕首向皇上脖子抹去。少年出手如电，将手中物件弹出，弹开匕首，将其震落一旁，顺手将那人点了全身四处大穴，踢到旁边。

待到大家看清楚时，只见少年已站在皇上身边，而那名士兵模样的人则一动不动躺在地上，而旁边和匕首掉落在一起的竟然是一根鸡骨头。原来刚才少年随手弹出去弹开匕首的，就是这根鸡骨头。

很快，吴将军也带领士兵们赶到。原来国相收到雍国消息，派出武林高手相助国相夺权，而那名士兵装扮的人就是雍国派出的高手，装扮成大夏的边疆报信士兵，由国相带着混入皇宫来挟持皇帝。

五

"小兄弟，多亏你及时赶到。"吴将军将假士兵和国相等人捉拿后，对少年客气道。

"你救了朕，你想要什么赏赐，朕都答应你。"皇帝毕竟是天之骄子，惊吓过后仍淡定从容。

"皇上，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孜然烧鸡？我师父最爱吃了，我想孝敬他老人家。"少年摸着头，憨厚地请求道。

皇上听到这个请求简直是哭笑不得，只得大方答应道："这个自然，只是，你就没有别的想要的赏赐吗？"

少年歪着头想了想，一本正经说道：“求皇上速速让吴将军领兵前去支援李将军，我师父说了，吴将军是大大的忠臣，只有他能解救大夏之危。”

这话被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如此大义凛然地说出来，皇上心中不是滋味，“朕误信了小人谗言，现在就恢复吴将军兵权，让他即刻领兵出发。”

“好！那我先去给师父送孜然烧鸡去了。”少年一抱拳便要离去。

“等一下，你将这个拿着，可以顺利出入大夏任何地方。”虽然少年没有要求什么，皇上还是给了顺水人情，送少年大夏的通行令。不过，即使没有通行令，凭人家的本事又有哪里能拦得住呢？

“还有，你将这奸贼的手印带给李将军，让他安心守卫边疆，国相已被关押待审，吴将军前去增援，让他利用此手印见机行事。”皇上命人将国相手印交给少年。

六

“太好了，我大夏有救了！”李将军听少年讲述完送信的经过，激动不已。

“师父，快来吃烧鸡。”少年从怀里掏出一大包东西悄悄递给罗隐尊者，师徒二人全然不顾李将军的激动。

“我说兔崽子，你这回没让师父失望啊！”罗隐尊者一边吞咽着烧鸡一边说。

“师父，我都没舍得吃，每次都只是拿出来闻一闻。”少年咂巴着嘴巴。

“我不是说这个，我说你这回呀，是真正地领悟了壁虎漫步了，师父放心你下山了。”罗隐尊者舔舔油腻的手指，看得出来，他为这个徒儿感到自豪。

“师父，我真的可以去闯荡江湖了？”少年掩饰不住惊喜。

“当然，不过你得先帮助李将军和吴将军退敌，等把雍国的蟊贼打回他们老家去，再去闯荡江湖吧。”

选自《东方少年》

没白费功夫

◇文/乔凯凯

早年，我曾跟着一个叫“二叔”的远房亲戚学做木工的手艺。

一天中午，二叔对我说：“抓紧做五个小板凳，明天一早就要。”他已经提前帮我锯好了板凳面和板凳腿，只要用刨子把它们刨光滑，再在上面打眼、开槽，最后组装在一起就可以了。

开始做第三个小板凳的时候，刨子坏了，我去工具箱里找其他刨子，但翻遍了都没找到。二叔见了，只是说：“把刨子修好再做。”



我从来没有修过刨子，要修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到时候刨子不一定修好，任务也很可能完不成。我在心里暗骂二叔不近人情，却不得不拿起坏掉的刨子，靠着二叔只言片语的指点，自己用心琢磨起来。花了一个多钟头，我终于修好了那把刨子。

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之后，我很快就做好了剩下的小板凳。二叔看着我的“成果”，难得地露出了笑容，他说：“下次工具坏了时，一定要自己去修理。你记住，咱们做木匠的，没有白费的功夫。”事后我想，大概在修理时，我了解到了刨子的结构，知道怎么用更上手，速度自然就快了。

选自《故事会》

谁来杀我

◇文/李远见　图/段明



夜色如墨，天地间除了点点星光，似乎便只有五十余丈外危崖之上的茅屋中泄出的几丝灯光。

五十丈的距离并不算远，这伙黑衣人敢逼近到这个距离，胆气自然不小。然而，他们也只敢逼近到此为止，不敢再贸然前行一步。因为茅屋中居住的是闻名天下、令人谈之色变的“鬼叟”。

二十年前，江湖中出了一位行侠仗义的老者，由于他轻功盖世、倏忽去来，宛如鬼魅一般，因此有“鬼叟”之称。

鬼叟堪称大侠，却也得罪了不少豪强之士，他们想方设法对付鬼叟，欲杀之而后快。谁知，鬼叟却神秘失踪了。江湖中素来就有“斩草除根”之说，这些年来他们一直都在探听鬼叟的下落，终于得到确切消息：鬼叟隐居在“危崖”之上。所以，便有了今夜众人齐聚此地斩杀鬼叟的行动。

众人等待良久，见屋内无丝毫动静，不由佩服鬼叟真能沉得住气，敌人都攻到跟前了，居然还不出手！蓦地眼前一亮，房门开启，一人缓缓而出，立在门前。

众人顿时紧张起来，毕竟鬼叟威名赫赫，谁也不敢小觑。随即想到，己方人多，并且俱是高手，就算鬼叟二十年来苦练不辍，只怕也难以抵挡众人的合力攻击，因此也用不着怕他。于是，他们一起向前逼近鬼叟。

忽然有人叫道：“他已练成金刚禅功！”他见鬼叟头顶光秃，联系到武林传说，禁不住失声惊呼。

金刚禅功乃武林绝学，练成者具有金刚不坏之身，全身刀枪不入，没想到鬼叟

已练成绝世神功！众人皆惊，今夜之事定难善了。

然而，鬼叟的行为却令人费解，只见他向前行走数步，忽然双手合十，口中念道："阿弥陀佛。"

一语出口，众人惊诧莫名！

——鬼叟居然不是练成了绝世神功，而是出家做了和尚！

只听鬼叟道："众位施主夤夜前来看望贫僧，贫僧感激不尽。怎奈夜寒屋狭，恕贫僧难以招待，各位就请回吧。"

众人险些被气歪鼻子，为首的霸王孙天喝道："呔，鬼叟，就算你变成了秃驴也休想便将昔日的恩怨放下。你不要装糊涂，识相的不如就自我了断了吧。"

鬼叟再念一句"阿弥陀佛"道："鬼叟早已皈依佛门，现在世上已无鬼叟，只有僧人三戒。"

"何为三戒？"

"戒贪、戒嗔、戒杀。"

"如此说来，你不能生气，也不能杀人了？"

"正是。"

"若是别人要杀你呢？难道你会坐以待毙？"

"不错。施主有所不知，这些年来，我为昔日杀孽日日忏悔，只盼有人将我杀死，好让我早日解脱。现在好了，你们来了，请问，谁来杀我？"

众人心中高兴：看来大仇今夜可报。不过，以三戒的身份地位，如果谁杀了他，那么在江湖中必定是声名大振。他们禁不住都起了独占这份好处的念头。

三戒又道："贫僧了无挂碍，甘愿一死来偿还昔日的冤孽。各位施主，你们谁来杀我？"

杀一个不还手的人，似乎不是英雄所为。众人有些踌躇，仍无人出手。

三戒叹口气，又是一声"阿弥陀佛"，道："贫僧昔日也曾有些威名，谁杀了我，谁在江湖中的地位就会大大提高，甚至会名扬天下。谁来杀我？"

追魂刀越众而出："我来杀你！"宝刀锵然出鞘，刀光在暗夜中如一泓秋水般明亮。

"慢着！"忽听恶虎道，"杀三戒何劳阁下动手，免的污了你的宝刀。还是让在下代劳，一拳毙了他。"

"呵呵，二位莫争，让我一枪戳死他就是。"索命枪道。

"不行！"千手怪客挡在索命枪身前。在这时，大家都想成就自己的名声，绝不肯让别人轻易占了这份便宜。

索命枪怒对千手怪客："你凭什么拦我？你以为我会怕了你吗？"

对方阴恻恻一笑："兄弟知道你索命枪的厉害，但是今夜却不会让给你的。"

索命枪一咬牙，嗖的一声，手中长枪奔对方便刺。蓦地，一声惨号："你的暗器有毒……"对方桀桀怪笑："谁让你惹我的，你自认倒霉好了。"岂料他的怪笑瞬间变成了惨叫："是谁砍我……"

追魂刀道："是我。我最恨别人用毒！"他眼看着二人毙命，正要转身，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分明听到自己的脊椎断裂之声，是恶虎给了他致命的一拳。

作为领头之人，霸王孙天倒还沉得住气，怒道："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自相残杀不成！"出手间，已将恶虎击毙掌下。他本想制止混乱局面，却有两支长剑一前一后刺在了他的身上，他们是恶虎的人，自然要为恶虎报仇。但持剑的二人瞬间也被人杀死。黑夜之中，杀气腾腾，几十个人互相残杀，浓郁的血腥味道在空气中传播，使得暗夜更加可怖。

三戒和尚摸一下光头，叹口气："唉，又是一伙自私自利的家伙，看来天下不为名利者少见，我这和尚还是继续做下去的好。"他慢慢地踱回茅屋，关上了门。

选自《清风剑》

公益广告

绿水青山

PROTECT THE EARTH

就是

金山银山



欢迎订阅2020年

民间故事选刊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订阅代号：18-28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邮编：050000 社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87046170 87088404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05>